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雷蒙德·卡佛

内容简介

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这本自选集几乎包括了卡佛所有最重要的短篇小说，被誉为是“最卡佛”的卡佛小说集。本书总结了卡佛的写作生涯，见证了他堪比海明威、韦尔蒂、塞林格、契佛等当代美国名家的文学成就.....这部自选集是来自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声明

本书内容系书仓用户从网络中收集，利用书仓在线制作、转换服务生成，存放于书仓，仅

供个人收藏、学习使用。

其制作、收藏者承诺不把此内容用于商业用途。

也请借阅者勿公开传播以及应用于商业用途。

书仓网仅止为个人或者机构提供在线内容制作、转换、存储等服务。

书仓网上所有非 epubsys 帐号下的内容均为个人使用行为。

「书仓」

书仓 (shucang.com) , 旨在为读者弥合数字时代电子化阅读中的各种障碍 , 从而让个人获得随时、随地、随意阅读与拥有数字内容的惬意体验。

目前, 书仓网提供的功能有 :

1、在线的电子书**制作**工具 ; 2、在线电子书**转换** ; 3、在线电子书、文章**存储**分享 ; 4、在线**阅读** ; 5、**手机在线**阅读 ; 6、支持各种不同阅读软件、阅读器的电子书**下载** ;

可以处理的格式包括 epub、mobi、chm、txt、doc、pdf 等。

在线版 : <http://www.shucang.com>

手机版 : <http://shucang.com/m>

目录版 : <http://www.shucang.com/s/index.php>

注 : 比如 iphone/itouch 的 stanza , 已经把书仓放在默认书库中 , 如果没有看到 , 可以手工添加目录版地址。

第一部分 1. 没人说一句话（1）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

第一部分 1. 没人说一句话（1）

我能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话。听不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但他们在争吵。过了会儿，争吵声没有了，她哭了起来。我用胳膊捅了捅乔治。我以为他会醒来，对他们说点什么，好让他们觉得内疚而停下来。但乔治就是这么一个混球，他开始又踢又叫。

“别捅我，你这个狗娘养的，”他说，“我告你的状去！”

“你这个笨狗屎，”我说，“你就不能聪明一回？他们在吵架，妈在哭。你听。”

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听了一会儿。“我才不管呢，”他说完转过身去，面朝墙接着睡他的觉。乔治是天底下最大的混球。

后来，我听见父亲离开家去赶公共汽车，出门时他使劲摔了一下前门。她曾告诉我说他想把这个家给拆了，我不想听这个。

过了一会儿，她进来叫我们去上学。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古怪，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我肚子不舒服。已经是十月的第一周了，我连一次课还没旷过呢，她能说什么？她看着我，但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乔治醒了，在听。我从他在床上的动作就知道他醒着。他在等着事态的发展，好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

“好吧。”她摇了摇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在家里待着吧。但不许看电视，记住了。”

乔治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病了，”他对她说。“我头疼。他整夜都在捅我踢我，我一夜都没睡。”

“够了！”她说，“乔治，你得上学去！不许你待在这儿，整天和你哥打架。现在就起床穿衣服。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今天早上不想再干一仗了。”

乔治等她离开房间后，才从床脚处爬出来。“狗娘养的，”他说，一下子把我的被子掀开了。他躲进了卫生间。

“我会宰了你的，”为了不让她听见，我压低声音说。

我在床上一直待到乔治上了学。当她准备去上班时，我说我想学习，让她为我在沙发上铺个床。茶几上放着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

(edgar rice burroughs , 1875—1950) : 美国小说家。擅长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是人猿泰山 (tarzan) 这个角色的创造者。的书，那是我的生日礼物，还有我的社会学课本。我不想看书，希望她快点离开，我好看电视。

她在冲抽水马桶。

第一部分 2. 没人说一句话（2）

第一部分 2. 没人说一句话（2）

我等不及了。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我去了厨房她放大麻烟的地方，从烟盒里抖出三根来，把它们放在了碗碟柜里，然后回到沙发上，开始读《火星公主》。她从房间里出来，瞟了一眼电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书是打开着的。她在镜子前拢了拢头发，进了厨房。她出来时，我忙低下头看书。

“我要迟到了。再见，甜心。”她没提看电视的事。昨晚她曾说过，要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她真是一点上班的心情也没有。

“什么都别烧，你不需要开炉子煮东西。饿了的话，冰箱里有金枪鱼。”她看着我，“但你要是肚子不舒服的话，最好什么都别往肚子里放。不管怎么说，你都不需要点炉子。听见没有？吃点药，甜心，希望你的肚子到了晚上就好了。也许今晚我们都会觉得好点了。”

她站在门廊那儿，转着门把手。她看上去像是要说点其他的什么。她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裙子，系着黑色的宽腰带。有时她说这是她的套装，有时又说这是她的工作服。打我记事起，这套衣服不是挂在壁橱里，就是挂在晾衣绳上，要不就是在晚上被手洗，或在厨房里被烫平。

她从星期三工作到星期天。

“再见，妈。”

我等着她发动车子，她在让车子预热。听见她开走后，我爬了起来，把电视声音开大，然后去取大麻。我抽了一根，一边看一个与医生护士有关的电视剧，一边手淫。稍后，我换了一通频道，就把电视关了。我没了看下去的心情。

我读完了塔斯·塔卡斯塔斯·塔卡斯（tarstarkas）：埃德加·莱思·布劳夫斯的幻想小说《火星公主》（《aprincessofmars》）里的一个角色。爱上一个绿色的女人、结果亲眼看到她第二天被那个嫉妒的姐夫砍掉脑袋这一章。这大概是我第五次读这一章了。而后，我进他们的卧室查看。除了避孕套，我并没想着要专门去找什么，我曾经到处翻了个遍，也没找到过一个。有一次，我在一个抽屉靠里面的地方发现一罐凡士林。我知道它肯定和那件事有关，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研究了一番标签，希望能看出点什么，比如是干什么用的，或怎样使用这一类的描述。但是没有。标签上仅有这几个字——纯凡士林。但看了这几个字已足以让你硬了起来。极好的幼儿园救助用品，背面的标签是这样说的。我试图找出幼儿园——秋千、滑梯、沙箱、悬空梯——和他们在床上做的事之间的关系。我曾多次打开这个罐子，闻闻里面的味道，看被用掉了多少。这次，我没有碰那个纯凡士林。我是说我只是看了看它是不是还在那儿放着。我翻了几个抽屉，也没指望找到什么。看了看床底下，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眼壁橱里面放零用钱的罐子。里面只有张五块的和一张一块的，没有零头。拿了的话，他们肯定会发现的。过后，我觉得我该穿上衣服，走着去桦树溪。鳟鱼季节还剩下一个多礼拜，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去钓鱼了。大家都在等着猎鹿和打野鸡季节的到来。

第一部分 3. 没人说一句话 (3)

第一部分 3. 没人说一句话 (3)

我找出我的旧衣裳，把羊毛袜子套在我平时穿的袜子外面，仔细地给靴子串上鞋带。我做了几个金枪鱼三明治和双层的、夹了花生酱的饼干。给军用水壶灌满水，把它和猎刀一起挂在腰带上。出门时，我决定留张纸条。我写道：“好多了，去桦树溪。很快回来。雷。3：15。”那是四个小时以后的时间，比乔治从学校回来的时间提前大约十五分钟。离家前，我吃了一个三明治，又喝了一杯牛奶。

外面天气很好。虽然是秋天，但除了夜里外，并不太冷。夜里，人们会在果园里点上熏烟罐，早晨起来，你的鼻子上会有一圈黑色。但没人说什么。熏烟是为了防止没长大的梨子被冻坏，这样做就没事了。

去桦树溪，你得走到我家门前这条路的尽头。在它和十六街相交的地方，左拐上十六街，爬到坡顶，过了那片墓地后，下坡到雷尼克斯，那儿有家中餐馆。在那个十字路口，你可以看到机场，过了机场就是桦树溪。十六街在十字路口变成了景观路。你沿着景观路走一会儿，就会遇见一座桥。路的两旁都是果园。路过果园时，有时你能看见野鸡沿着田垄奔跑，但你不能在那儿打猎，因为一个叫马苏斯的希腊人有可能给你一枪。我估计走路的话，整个路程大约要花四十来分钟。

我在十六街上刚走了一半，一个开着红色车子的女人在我前方的路边停了下来。她摇下乘客那边的窗子，问我是否要搭车。她瘦瘦的，嘴边长着些小小的青春痘，头发被发卷卷了上去。但她的穿着还是挺时髦的。她穿了件棕色的毛衣，里面的奶子看上去很不错。

“逃学呢？”

“我猜是。”

“要搭车吗？”

我点点头。

“快进来，我还有急事。”

我把飞蝇竿飞蝇竿（flyrod）是用于飞蝇钓鱼（flyfishing）的渔竿。与通常的钓鱼方法不同，飞蝇钓鱼者站在不同深度的浅水里，或者坐在船上，在头顶不停摇动渔竿，带动鱼线作圆周旋转。鱼线末端是诱饵（鱼钩隐蔽在其中），诱饵是不同大小的假飞虫，比如蜻蜓，用来钓不同尺寸的鱼。摇动鱼线时，河里的鱼以为是昆虫在水面上空飞翔，所以会跳出水面去吃。和柳条鱼篓放到后座上。后座和地板上放了很多梅尔店的购物袋。我想找点话说说。

“我去钓鱼，”我说。我脱掉帽子，把水壶转到身前，靠着窗口坐了下来。

“哇，你不说我肯定猜不出来。”她笑着说。她把车开上了路。“去哪儿？桦树溪？”

我又点了点头。我看着我的帽子。这是我叔叔上次去西雅图看冰球赛时给我买的。我实在想不出还能说点什么。我吸着腮帮子看着窗外。你总在设想被这么一个女人选中。你肯定你俩会为对方发狂，她会把你带回家，让你和她疯狂做爱。想到这我不由得硬了起来。我把帽子移到我的膝盖处，闭上眼睛，努力去想棒球的事。

“我总说有一天我会去钓鱼的，”她说。“都说它能让人放松。我是个紧张型的人。”

我睁开眼。我们停在了十字路口。我想说，你真的很忙吗？你想从今天早上开始吗？

但我不敢看她。

“这儿行吗？我得转弯了。对不起，今天早上我有点急事。”

“没事，这就可以了。”我把我的东西拿了出来。我戴上帽子，说话时，又把它脱了下来。

“谢谢。再见了。也许明年夏天，”但我没能把话说完。

“你是说钓鱼吗？没问题。”她像其他女人那样，冲我晃了晃几根手指头。

第一部分 4. 没人说一句话（4）

第一部分 4. 没人说一句话（4）

我开始往前走，想着刚才该说而没说的话。我现在能想出许多话来了。我当时是怎么了？我用飞蝇竿抽打着空气，又使劲吼了两三声。其实我该邀请她一起吃午饭来打开局面。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下子，我们就在我房间的被单下躺着了。她问我是否可以不脱毛衣，我说我不介意。她也不想脱裤子。那也没关系，我说。我不在乎。

一架正在降落的私人小飞机低飞过我的头顶。离桥只有几步远了，我能听见流水的声音。我飞快地冲下堤坝，拉开裤子拉链，冲着溪水尿出五尺多远。这肯定创了个纪录。我慢慢地吃着三明治和夹了花生酱的饼干，把水壶里的水喝掉了一半。我准备就绪了。

我琢磨着该从哪儿开始。自从我们搬来后，我已在这儿钓了三年鱼了。父亲过去常开车带我和乔治来。他在一旁抽着烟等我们，他给钩子穿上鱼饵，接上被我们弄断的鱼线。我们总是从桥那边开始，然后往下游走，每次我们都能钓到几条鱼。鱼季刚开始时，会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能钓到允许的上限在美国的许多州，有法律规定每次钓鱼最多只能钓几条。这里说的钓到了上限是指钓到了允许的条数，有钓了不少的意思……我理好线，先在桥下甩了几竿。

我一会儿在岸边，一会儿在一个大石头的后面甩竿。但什么都没钓到。有一个地方的水纹丝不动，水底铺满黄色的叶子。我从上面看下去，只见有几只小龙虾举着它们难看的大钳子，在那儿爬来爬去。鹌鹑从灌木丛里飞出来。我扔了根树棍子，一只公野鸡从十尺远的地方咯咯叫着跳了出来，吓得我差点把鱼竿给扔了。

小溪不太宽，水流也不急，几乎走到哪儿溪水都不会漫进我的靴子。我穿过一个到处都是牛粪的草地，来到一个出水的大管子跟前。我知道管子下方有个小坑，所以很小心。到了可以垂钓的地方后，我跪了下来。鱼钩刚碰到水面就被咬了，但我还是让它给跑了。我感到它带着钩子打了几个滚，然后就挣脱了，鱼线反弹了回来。我重新装了一个三文鱼蛋，又试着甩了几竿。但我知道我已经触了霉头了。

我登上堤坝，从一个柱子上钉着“禁止入内”牌子的栅栏下面爬了进去。机场的一条跑道从这里开始。我停下来查看一些从路面裂缝里长出来的野花。你可以看到轮胎接触跑道的地方以及留在花上面的油腻的滑痕。我从另一侧下到小溪，一边钓一边往前走，直到来到水潭跟前。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三年前我第一次来这儿钓鱼时，溪水就在堤坝顶端下方一点的地方翻腾，水流急得根本没法钓鱼。现在的水面比堤坝低了六英尺。溪水翻着浪花，沿着深不见底的水潭顶部的一条细小溪流往前流。再过去一点，小溪的底部开始往上升，水又变浅了，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上次来的时候，我钓到两条大约十英寸长的鱼，一条看上去有这两条两倍那么大的鱼却给溜了（那是条硬头鳟，我爸在听了我的描述后告诉我说）。他说它们在早春涨水的时候来这儿，但大多数不等水位降下来就又游回河里去了。

我往鱼线上加了两个坠子，用牙齿把它们咬合。然后，我装了一个新鲜的三文鱼蛋，把它抛向浅滩，水流经过那里流向水潭。我让水流带着它往下走。我能感到坠子在岩石上面轻轻叩碰，这和鱼上钩时的抖动不一样。鱼线绷紧了，水流在水塘的尽头把鱼蛋带出了水面。

走了这么远却什么也没钓到，这让我觉得窝火。我把鱼线都扯了出来，又甩了一竿。我把竿子靠在一根树杈上，点着了倒数第二根大麻。我抬头看着峡谷，开始想那个女人。因为我要帮她搬食品和杂货，我们去了她家。她丈夫在国外。我抚摸着她，她颤抖起来。

我们在沙发上法式接吻时，她说她要去卫生间。我跟在她后面，看她褪下裤子，坐在马桶上。我已经硬得不行了，她招手让我过去。正当我要拉开裤子拉链时，听见小溪里传来“扑通”一声。我抬头一看，就看见我鱼竿的尾部在那儿晃个不停。

它不是特别的大，也不怎么挣扎。但我还是遛了它好一会儿。它侧着身，在下方的溪水里躺着。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它看上去很奇特。我收紧线，把它拎到岸边的草地上，它在那儿扭动起来。它是条鳟鱼，但它是绿色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它的两侧是绿色的，夹着黑色的鳟鱼斑，稍带绿色的头，和像是绿色的肚子。它的绿是一种苔藓的绿。就好像它被苔藓裹了很久，苔藓的颜色都掉在它身上了。它很肥，我奇怪刚才它为什么不使劲挣扎。我怀疑它是不是有病。我又研究了它一会，就结束了它的痛苦。

第一部分 5. 没人说一句话（5）

第一部分 5. 没人说一句话（5）

我拔了几把草放在鱼篓里，把它放在草上面。

我又甩了好几次竿，估计肯定有两三点了。我觉得我该往桥那边走了。我想回家前在桥下再钓一会儿。我决定等到夜里再去想那个女人。但想着夜里将会来临的“硬”，让我现在就硬了起来。而后，我觉得我不应该老这么做。大约一个月前，一个没人的周六，我手淫后马上抓起本《圣经》，对着它赌咒发誓说我再也不做这件事了。但我把精液沾在《圣经》上了，我的赌咒发誓只持续了一两天，就又是一切如故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没有钓鱼。我走到桥下时，看见草地里有辆自行车。我四下看了看，见一个和乔治差不多大的小孩正沿河岸往下跑。我向他走去。他转了个弯，向我走过来，眼睛却盯着河水看。

“嗨，干吗呢？”我喊道。“出什么事了？”我猜他没听见我的话。我看见他的鱼竿和钓鱼袋都在岸上放着，我丢下我的东西，向他跑过去。他看上去像只耗子，我的意思是他长着龅牙，胳膊细细的，那件破旧的长袖衫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天哪，我发誓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条鱼！”他大喊大叫道。“快点！看！看这儿！它在这儿！”

我向他指的地方看去，心跳噌的一下子上去了。

它有我的胳膊那么长。

“天哪，哦，天哪，你看啊！”男孩说。

我盯着它看，它在一个伸到水面的树枝的阴影下面歇着。“全能的上帝啊，”我对着鱼说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们该怎么办？”男孩说。“我真该带着我的枪。”

“我们去捉住它，”我说。“天哪，你看！我们把它弄到浅滩上去。”

“那你愿意帮我吗？我们一起干！”男孩说。

大鱼已顺着水流往下漂流了一点，它在清澈的溪水里不慌不忙地摆着尾巴。

“ok，我们怎么弄？”男孩说。

“我可以到上游去，沿着小溪往下走，把它往下赶，”我说。“你在浅滩那儿等着，它想从那儿通过时，你把它屎给我踢出来。我不管你怎么弄，你给我把它弄到岸上来。然后，抓牢它，别撒手。”

“ok，妈的，你看它！看，它动起来了！它想往哪儿跑？”男孩尖叫道。

我注意到鱼又开始向上游游动，并在靠岸的地方停了下来。“它哪儿也去不了了，它已无处可逃了。看见没有？它吓得屎都拉不出来啦。它知道我们在这儿。它在转悠，想找个出口。看，它又停下来了。它哪儿都去不了。它自己知道。它知道我们会逮着它。它知道自己快完蛋了。我上去把它往下赶。它过来时你抓住它。”

第一部分 6. 没人说一句话（6）

第一部分 6. 没人说一句话（6）

“我真希望我带着我的枪，”男孩说。“对付它肯定绰绰有余，”男孩说。

我往上游走了几步，然后着溪水往下走。我一边走一边注视着前方。突然，鱼一下子从岸边蹿开，在我面前转了个身，激起一片水花，飞快地向下游冲去。

“它过来了！”我喊道。“嗨，嗨，它过来了！”但鱼在到达浅滩前，转身往回游。我一边拍打水一面大声叫喊，它又转了回去。“它过来了！抓住它，抓住它！它过来了！”

但那个蠢货找了根树棍子，这狗日的，鱼游上浅滩后，男孩用根棍子来驱赶它，而不是像他该做的那样，把这个婊子养的踢死。鱼变得疯狂起来，它转了个向，侧着身子，一下子就蹿过了浅水滩。它逃掉了。这蠢货朝它扑过去，摔了个正着。

他浑身透湿地爬上岸。“我打着它了！”男孩大声喊道。“它肯定受伤了。我已经抓住它了，但没抓牢。”

“你什么也没抓住！”我喘不过气来。我很开心他摔到溪里。“还差老大一截子呢，狗日的。你拿着那根棍子干吗？你应该踢它。它现在早跑出十万八千里了。”我想吐口水。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们没逮到它。我们很可能再也逮不到它了，”我说。

“该死的，我打着它了！”男孩尖叫道。“你没看见？我打着它了，我的手已经碰着它了。你离它有多远？另外，到底是谁的鱼？”他看着我。水顺着他的裤子流到他的鞋子上。

我没再说什么，但还是想了想那个问题。我耸耸肩。“好吧，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俩的鱼。这次要抓住它。谁都别犯臭，”我说。

我们向下游涉去。我的靴子里进了水，但这孩子从头湿到了脚。他用他的龅牙咬住嘴唇，不让牙齿打战

第一部分 7. 没人说一句话（7）

第一部分 7. 没人说一句话（7）

那条鱼不在浅滩下面的水流里，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都见不着它。我们互相看了看，担心鱼往下游游了很远，已游进某一个深潭里了。但就在这时，这该死的家伙在靠岸的地方上下翻腾起来，它的尾巴甚至把泥土都带到了水里，它又游走了。它游过另一个浅滩，大尾巴露在水的外面。我见它在靠岸的地方慢慢地游着并停了下来，尾巴有一半露出水面，轻轻地摆动着用以抵挡逆流。

“你看见它没有？”我说。男孩四下张望。我抓住他的胳膊，用他的手指指着。“就在那儿。好，现在听好了。我会去河岸中间的那条小溪。知道我说的地方吗？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发信号。然后你往下游走。好不好？这次，如果它掉头的话，你千万不能让它从你身边溜掉。”

“好，”男孩说，用龅牙弄着他的嘴唇。“这次一定抓住它，”男孩说，一脸被冻坏的样子。

我上了岸，放轻脚步，向下游走去。我从岸上再次滑到水里，涉着溪水往前走。但我看不见这个巨大的婊子养的，我有点紧张。我觉得它很可能已经跑掉了。再往下游那么一点，它就会游进一个水潭，那我们就再也逮不着它了。

“它还在那儿？”我喊道。我屏住气。

小孩挥了挥手。

“预备！”我又喊道。

“开始！”小孩叫喊着回应。

我的双手抖个不停。溪水大概有三英尺宽，两旁是土岸。水虽然浅，但水流很急。小孩向下游走来，水漫到他的膝盖处，他向前扔着石块，一边拍打溪水一边叫喊。

“它过来了！”小孩摆动他的胳膊。我看见这条鱼了，它径直冲我游来。看见我后它想掉头，但已来不及了。我跪下来，在冷水里摆好姿势。我用胳膊和手把它一下子舀了起来，抱着它站起身来，把它从水里扔了出去，我和它一起摔倒在岸上。我把它紧贴着我的衬衫抱着，它在那儿乱扭乱跳，直到我的手沿着它滑溜的身体移到它的两鳃。我把一只手从鱼鳃捅进去，一直捅进它的嘴里，从下巴那儿把它给卡住。我知道我终于制服它了。它还在不停地扑腾，非常的不好抓。但我抓牢了它，我不会让它逃脱的。

“我们逮着它了！”男孩一边泼着溪水一边叫喊。“老天在帮我们，我们逮着它了！它可真不一般！你看它！哦，天哪，让我拿着它，”男孩大声喊道。

“我们得先把它杀死，”我说。我用另一只手卡住它的脖子。我用尽全力把它的头往后扳，小心提防着被它的牙齿划着，我感到了鱼身发出的嘎吱声。它慢慢地抖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动了。我把它放在地上，我们研究起它来。它至少有两英尺长，出奇的瘦，但比我钓到过的任何一条鱼都要大。我又抓住了它的颚。

“嗨，”小孩说，但他弄明白我的意图后，就没再说什么。我把血洗掉后，把鱼放回了原处。

“我太想拿给我爸看了，”小孩说。

第一部分 8. 没人说一句话（8）

第一部分 8. 没人说一句话（8）

我们浑身湿透，打着抖。我们看着鱼，不时地碰它一下。我们撬开它的大嘴，触摸它的牙齿。它的两侧都有伤疤，发白的伤口有二十五美分硬币那么大，松泡泡的。头上靠嘴和眼睛的地方有刻划的痕迹，我猜这是跟石头碰撞或打架造成的。但它真是瘦，瘦得和它的长度太不相称了，你几乎看不出它侧面的粉色条纹，它的肚子灰白松弛，而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又白又鼓。但我觉得它还是蛮不错的。

“我想我得走了，”我说。我看了眼远处山头的云彩，太阳正从那儿往下落。“我得回家了。”

“我想也是。我也一样。我冻死了，”小孩说。“嗨，我要拿着它，”小孩说。

“我们去找根棍子，从鱼嘴那里穿过去，我俩抬着它，”我说。

男孩找来一根树棍。我们把它从鱼鳃那里往里穿，一直穿到鱼到了棍子的正中间。而后，我们一人拿住棍子的一头往回走，看着鱼在棍子上来回晃动。

“我们拿它怎么办？”小孩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是我逮住的，”我说。

“是我们俩。另外，是我先看见它的。”

“那倒是，”我说。“好吧，你想扔硬币来决定还是怎么着？”我用空着的手摸了摸，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而且，如果我输了的话怎么办？

不过小孩说，“不，不扔。”

我说，“好吧，我无所谓。”我看了看男孩，他的头发立着，嘴唇发紫。必要的话我制伏他应该不成问题，但我不想打架。

我们来到我们放东西的地方，用一只手把那些东西捡起来，谁都不松开拿棍子的手。我们走到他放自行车的地方。我抓牢棍子，防止他玩什么花样。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个办法。“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两半，”我说。

“你什么意思？”男孩说，他的牙齿又打起战来。我能感到他抓紧了树棍。

“切开它。我有把刀。我们把它切开，一人拿一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做。”

他揪着他的一缕头发，看着鱼。“就用那把刀？”

“你有刀吗？”我说。男孩摇了摇头。

第一部分 9. 没人说一句话（9）

第一部分 9. 没人说一句话（9）

“就是，”我说。

我抽出树棍，把鱼放在男孩自行车旁边的草地上。我拔出刀来。在我比划着该从哪儿切时，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过。“这儿？”我说。男孩点了点头。飞机在跑道上轰鸣，从我们的头顶上腾空而起。我开始切鱼，见到内脏后，我把它翻了个个，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扒了出来。我不停地切着，直到还剩下肚子上的一块皮连着。我用手抓住两边，把它撕成了两截。

我递给小孩尾巴那部分。

“不干，”他说，摇着他的头。“我要那一半。”

我说，“这两个一模一样！该死的，你等着，我马上就要发火了。”

“我不管，”男孩说。“既然它们都一样，我就要那个。反正它们都一样，是不是？”

“它们是一样的，”我说。“但我要这半个，鱼是我切的。”

“我要这个，”小孩说。“我先看见它的。”

“用的是谁的刀？”我说。

“我不要尾巴，”小孩说。

我四处看了看。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在钓鱼。有架飞机在嗡嗡作声，太阳正在落山。我全身发冷。小孩抖得很厉害，他在等着。

“我有个主意，”我说。我打开鱼篓，给他看那条鳕鱼。“看见没有？是条绿色的。这是我见过的惟一条绿色的鱼。不管谁拿头那一半，另一个就拿尾巴和绿色的鳕鱼。这公平吗？”

小孩看了看绿色的鳕鱼，把它从鱼篓里取出来，抓在手里。他研究着那两个半条的鱼。

“只能这样了，”他说。“ok，那就这样吧。你拿那一半，我的肉比你的多。”

“我才不管呢，”我说。“我去把它洗干净。你住在哪儿？”我说。

“亚瑟路那边。”他把绿色的鳕鱼和他的那一半鱼放进了一个脏兮兮的帆布包里。

“问这干吗？”

“那在哪儿？是靠近球场那儿吗？”我说。

“是的，问这干什么？”那小孩看上去很害怕。

“我住得离那儿不远，”我说。“我想我可以坐在车把上。我们俩可以轮流踏车。我有根大麻烟，如果还没被弄湿的话，我们可以抽。”

第一部分 10. 没人说一句话 (10)

第一部分 10. 没人说一句话 (10)

但这个小孩只在那儿说“我冻死了。”

我去小溪里洗我那半条鱼。我把它巨大的头按在水里，扒开它的嘴。水流流进它的嘴里，从它身子剩下的部分流了出来。

“我快冻死了，”小孩说。

我看到乔治在街道另一端骑着车。他没看见我。我绕到房子的后面去脱掉我的靴子。我解开鱼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打开鱼篓的盖子，面带笑容地正步走进家。

我听见他们的声音，透过窗户往里看了看。他们坐在桌旁，厨房里到处是烟。我看见烟是从炉子上的一口平底锅里冒出来的。但他们谁都没注意到。

“我对你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孩子们知道什么？你等着瞧吧。”

她说：“我什么都不用瞧，如果我那么想的话，我情愿等他们先死了。”

他说：“你怎么了？你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开始哭泣。他把烟在烟缸里使劲摁灭，站了起来。

“埃德娜，你知道这口锅烧起来了么？”他说。

她看了眼锅，把椅子往后一推，一把抓住锅的把手，一下子就把锅给摔到水池上方的墙上。

他说：“你昏了头了吗？看看你都干了些啥！”他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把锅上的东西往下擦。

我打开后门。我咧开嘴笑着。我说，“你们肯定猜不到我在桦树溪钓到了什么。看看吧，看这里，看这个。看我钓到什么了。”

我的腿在打抖，几乎都站不稳了。我把鱼篓送到她面前，她终于往里看了看。“噢，噢，我的天哪！这是什么？一条蛇！这是什么？快，快拿出去，别等我吐出来。”

“拿出去！”他尖声叫道。“没听见她说的？把它从这里拿出去！”他叫喊着。

我说：“但是，爸，你看看这是什么。”

他说：“我不想看。”

我说：“这是一条桦树溪里的超巨大的硬头鳟。看呀！它可以吧？它是个庞然大物！我像个疯子一样在溪里上蹿下跳地追赶它！”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癫狂，但我停不下来。“还有另外一条，”我急急忙忙地说着。“一条绿色的。我发誓！是条绿的！你有没有见过绿色的鱼？”

他往鱼篓里看了一眼，嘴张开了来。

他叫喊着：“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扔出去！你究竟是怎么了？赶快把它从厨房拿出去，扔到该死的垃圾箱里去！”

我走到外面，往鱼篓里看了看。里面的东西在门灯下发着银色的光，把鱼篓塞得满满的。

我把它取了出来。我拿着它。我拿着一半的它。

第二部分 1.自行车、肌肉和香烟（1）

第二部分 1.自行车、肌肉和香烟（1）

埃文·哈密尔顿停止抽烟已有两天了，对他来说，两天来嘴里说的和脑子里想的，似乎都和烟有关。他在厨房的灯光下看着自己的手。他闻了闻手指头和指关节。

“我能闻得到它，”他说。

“我知道，就像是从你身体里流出来的一样，”安·哈密尔顿说。“我停了三天后还闻得到，甚至在洗完澡以后。真讨厌。”她正在把晚餐端上桌。“我真替你难受，亲爱的，我知道你正忍受着什么。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安慰的话，第二天是最难熬的。当然，第三天也不容易，但再以后，如果能坚持那么久的话，你就过了这个坎了。你这么认真地戒烟真让我高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碰了一下他的胳膊。“现在，如果你去把罗杰叫回来，我们就开饭。”

哈密尔顿打开前门。天已经黑了下来。已经是十一月初，白天变得清冷和短暂。车道上，一个他不认识的大男孩骑在一辆配置齐全的小自行车上。他身体前倾，屁股刚刚离开座子，脚尖点着人行道站着。

“你是哈密尔顿先生？”男孩说。

“是的，我是，”哈密尔顿说。“怎么了？罗杰出事了？”

“我估计罗杰现在在我家，正和我妈谈话呢。奇普也在那里，还有个叫加里·伯曼的男孩。和我弟弟的自行车有关。我不是很清楚，”男孩说，拧着车把手，“但我妈让我来找你们，罗杰的一个家长。”

“他没事吧？”哈密尔顿说。“好的，那当然，我马上跟你走。”

他回到家里穿鞋子。

“找到他了吗？”安·哈密尔顿说。

“他遇到了点麻烦，”哈密尔顿答道。“和自行车有关。外面有个男孩，我没听清楚他的名字。他让我们俩中的一个跟他去他家。”

“他没事吧？”安·哈密尔顿说，脱掉她的围裙。

“没事，他没事。”哈密尔顿看着她，摇摇头。“听上去像是小孩之间的争吵，男孩的母亲也掺和进去了。”

“你想让我去吗？”安·哈密尔顿问道。

他想了一会儿。“想，我倒是情愿你去。但我去吧。等我们回来再开饭。不会很久的。”

第二部分 2.自行车、肌肉和香烟（2）

第二部分 2.自行车、肌肉和香烟（2）

“我不喜欢他天黑了还出门，”安·哈密尔顿说。“不喜欢。”

男孩坐在自行车上，在摆弄手刹车。

“多远？”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时哈密尔顿说。

“在阿巴克尔球场那边，”男孩回答，见哈密尔顿看着他，加了句，“不远，过两条街就到了。”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麻烦？”哈密尔顿问道。

“我不太确定。对整个事情不很清楚。他和奇普还有加里·伯曼本该在我们度假时用我弟弟的自行车，我估计他们把它给撞坏了，是故意的。但我不是很清楚。不管怎样，他们正在谈这个。我弟弟的车子找不到了，是他们最后用的它，奇普和罗杰。我妈正在设法弄清楚车子到底在哪里。”

“我知道奇普，”哈密尔顿说。“另外一个男孩是谁？”

“加里·伯曼。我猜他是新搬来的。他爸下班后马上就会过来。”他们拐了个弯。男孩独自骑在前面，保持着一点点的距离。哈密尔顿看见一个果园，然后他们又拐了个弯，进了一条死胡同。他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街，更不用说认识街上住着的人了。他看着周围这些不熟悉的房子，为儿子会有这么大的个人活动范围而感到震惊。

男孩拐上一条车道，下了自行车，把车靠着房子。男孩打开前门后，哈密尔顿跟着他穿过客厅来到厨房，看见儿子和奇普·霍利斯特以及另外一个男孩坐在桌子的一侧。哈密尔顿仔细看了看罗杰，然后他转向桌首坐着的矮胖的黑发妇人。

“你是罗杰的父亲吗？”妇人对他说。

“是的，我叫埃文·哈密尔顿。晚上好。”

“我是米勒太太，吉尔伯特的母亲，”她说。“很抱歉让你过来，我们有点问题。”

哈密尔顿在桌子另一端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四处看了看。一个九到十岁的男孩，哈密尔顿估计是那个丢了自行车的，坐在妇人的旁边。另一个男孩，十四五岁的样子，坐在滴水板上，晃悠着两条腿，看着另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男孩。那个男孩还在想着刚从电话里听到的什么，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他拿着香烟，够到水池边上。哈密尔顿听见了烟在水杯里嗤灭的声音。带他来的男孩抱着胳膊靠在冰箱上。

“找到奇普的家长了吗？”妇人对这个男孩说。

“他姐说他们买东西去了。我去了加里·伯曼家，他父亲说他一会儿就过来。我留了地址。”

“哈密尔顿先生，”妇人说，“让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上个月我们去度假，奇普想借吉尔伯特的自行车，这样罗杰就可以帮奇普送报纸。我估计罗杰自己车子的轮胎瘪了还是怎么了。喔，结果呢……”

第二部分 3.自行车、肌肉和香烟（3）

第二部分 3.自行车、肌肉和香烟（3）

“加里卡我的脖子，父亲，”罗杰说。

“什么？”哈密尔顿说，仔细看着他儿子。

“他卡我的脖子。我这儿有印子。”他儿子拉下 t 恤衫的领口，给他看自己的脖子。

“他们在外面的车库那儿，”妇人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吗，直到科特，我家老大，出去看了。”

“是他开的头！”加里·伯曼对哈密尔顿说。“他骂我是个白痴。”加里·伯曼看着前门。

“我的车值六十块，伙计们，”叫吉尔伯特的男孩说。“你们可以赔我钱。”

“没你说话的份，吉尔伯特，”妇人对他说。

哈密尔顿呼了口气。“继续往下讲，”他说。

“喔，结果呢，奇普和罗杰用吉尔伯特的自行车来帮奇普送报，然后这两个，还有加里，他们说的，轮流滚它。”

“你说的‘滚它’是什么意思？”哈密尔顿说。

“滚它，”妇人说。“就是把它沿着街用力向前推，让它摔倒在地上。后来，请注意——他们几分钟前刚承认——奇普和罗杰把车子带到学校，把它往球门柱上摔。”

“这是真的吗，罗杰？”哈密尔顿说，又看着他的儿子。

“有些是真的，父亲，”罗杰说，垂下目光，用手指在桌子上刮来刮去。“但我们只滚了一次。是奇普干的，然后是加里，再后来我也干了。”

“一次已经太多了，”哈密尔顿说。“一次就已经等于很多次了。罗杰，我很吃惊，对你很失望。还有你，奇普，”哈密尔顿说。

“但你看，”妇人说，“今晚有人在撒谎，或者说没把他知道的全说出来，实际的情况是自行车还没有找到。”

厨房里的大男孩们一边笑，一边逗还在打电话的男孩。

“我们不知道车子在哪里，米勒太太，”叫奇普的男孩说。“我们已经跟你说了，最后一次见着它是我和罗杰把它从学校带回我家。我是说，那是倒数第二次。最最后的一次是第二天早上我把它带到这里来，放在房子的后面了。”他摇摇头。“我们不知道它去了哪里，”男孩说。

“六十块，”叫吉尔伯特的男孩对叫奇普的男孩说。“你可以每星期付我五块钱。”

“吉尔伯特，我警告你，”妇人说。“你看，他们声称，”妇人继续说道，眉头皱了起来。“车子是在这里丢掉的，在房子后面。但他们今天晚上不是很诚实，这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他们。”

第二部分 4.自行车、肌肉和香烟（4）

第二部分 4.自行车、肌肉和香烟（4）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罗杰说。“每一句都是。”

吉尔伯特向后靠在椅子上，冲着哈密尔顿的儿子摇头。

门铃响了起来，坐在滴水板上的男孩跳下地，走进客厅。

一个肩膀宽阔、剃着平头和有着双锐利的灰眼睛的男人一言不发地走进厨房。他瞥了妇人一眼，就站到加里·伯曼椅子的背后。

“你一定就是伯曼先生了？”妇人说。“见到你很高兴。我是吉尔伯特的母亲，这位是哈密尔顿先生，罗杰的父亲。”

男人对哈密尔顿点了一下头，但没有伸出手来。

“这都是怎么回事？”伯曼对他儿子说道。

坐在桌旁的孩子们马上开始说起来。

“别吵！”伯曼说。“我在和加里说话。会有你们说话的机会。”

男孩开始讲他的故事。他父亲仔细地听着，时不时地眯着眼琢磨一下另外两个男孩。

加里·伯曼说完后，妇人说：“我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我不是在为难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们知道，哈密尔顿先生，伯曼先生——我只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她死死地看着罗杰和奇普，他们正冲着加里·伯曼摇头。

“你说的不是真话，加里，”罗杰说。

“爸，我可以单独和你说话吗？”加里·伯曼说。

“我们走，”男人说，他们进了客厅。

哈密尔顿看着他们离去。他感到应该去阻止他们，阻止这种隐秘。他的手掌湿了，他伸手去上衣口袋里掏烟。然后，深深地吐了口气，他用手背在鼻子下面抹了一下，说，“罗杰，除了你已经说过的，你还知道什么？你知道吉尔伯特的车子在哪儿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发誓。”

“你最后一次见到车子是什么时候？”哈密尔顿说。

“是我们把它从学校带回家，留在奇普家的时候。”

“奇普，”哈密尔顿说，“你知道吉尔伯特的车子现在在哪儿吗？”

“我发誓我也不知道，”男孩回答说。“我们把它从学校带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把它带到了这里了，把它放在了车库的后面。”

“我觉得你说过是放在房子的后面，”妇人飞快地说。

“我是想说房子！这是我想说的，”男孩说。

“你后来有没有再回来骑过它？”她说，身子前倾。

“没有，我没有，”奇普答道。

“奇普？”她说。

“我没有！我不知道它在哪里！”男孩大叫。

第二部分 5.自行车、肌肉和香烟（5）

第二部分 5.自行车、肌肉和香烟（5）

妇人抬起肩膀又把它们放下。“你怎么知道该信谁，又该相信什么？”她对哈密尔顿说。“我只知道，吉尔伯特丢了一辆自行车。”

加里·伯曼和他父亲走进厨房。

“滚车子是罗杰的主意，”加里·伯曼说。

“是你的！”罗杰说，从他的椅子上跳起来。“是你要这样做的！后来你想把它带到果园去把它拆了！”

“你闭嘴！”伯曼对罗杰说。“跟你说话时你才能说，年轻人，先别开口。加里，我来处理这件事——两个无赖弄得人晚上不能在家待着！现在，你们中哪一个，”伯曼说，先看看奇普，然后是罗杰，“如果知道这个孩子的车子在哪儿，我奉劝你们现在就说出来。”

“我觉得你过分了，”哈密尔顿说。

“什么？”伯曼说，他的额头暗了下来。“我觉得你最好把你自己的事管管好！”

“我们走，罗杰，”哈密尔顿说，站了起来。“奇普，你要么走要不就留下。”他转向妇人。“我不知道今晚我们还能做什么。我打算就这事再和罗杰谈一谈。但如果说到赔偿，我觉得既然罗杰参与了对车子的虐待，到时他会付三分之一的钱。”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妇人回答道，跟着哈密尔顿走过客厅。“我会和吉尔伯特的父亲谈一谈——他外出了。再说吧。或许最终也只能这样了，但我会先和他爸谈一谈。”

哈密尔顿侧过身，好让孩子们先走到外面的阳台上，他听见身后的加里·伯曼说：“他骂我是白痴，爸。”

“他骂了，是吗？”哈密尔顿听见伯曼说。“要我说，他才是个白痴，他看上去就是个白痴。”

哈密尔顿转身说道：“我觉得你今晚非常的过分，伯曼先生。你为什么不控制一下自己？”

“我告诉过你别多管闲事！”伯曼说。

“你回家去，罗杰，”哈密尔顿说，湿了湿嘴唇。“听我的话，”他说，“走！”罗杰和奇普上了人行道。哈密尔顿站在门口，看着伯曼，他正和他儿子穿过客厅。

“哈密尔顿先生，”妇人紧张地开口说道，但没把话说完。

“你想干什么？”伯曼对他说。“小心点，别挡我的道！”伯曼蹭了一下哈密尔顿的肩膀，哈密尔顿从阳台上跌到多刺的灌木丛里。他简直不相信眼前的事情。他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向站在阳台上的男人猛冲过去。他们重重地摔倒在草坪上。他们在上面滚着，哈密尔顿把伯曼压在身下，用膝盖狠狠压他的二头肌。他抓住伯曼的领子，把他的头往草地上撞。妇人哭喊道：“天哪，快拉住他们！看在老天的分上，快给警察打电话！”

哈密尔顿停了下来。

伯曼向上看着他：说，“放开我。”

第二部分 6.自行车、肌肉和香烟（6）

第二部分 6.自行车、肌肉和香烟（6）

“你们没事吧？”男人们松开时她冲他们喊道。“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说。她看着他们，他们隔开几步，背对着站着，都在喘粗气。大男孩刚才都挤在阳台上看，现在结束了，他们看着这两个男人，等着，然后开始假装打架，用拳头捅对方的胳膊和肋骨。

“你们这帮孩子都回屋里去，”妇人说。“我从没想到会这样，”她说，把手放在心口上。

哈密尔顿在冒汗，当他猛吸一口气时，肺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嗓子里像是塞了一团东西，让他有一阵无法下咽。他开始往回走，儿子和那个叫奇普的男孩走在他的两边。他听见摔车门的声音，引擎发动了，车灯扫过走着的他。

罗杰抽泣了一声，哈密尔顿用胳膊搂住男孩的肩膀。

“我得赶紧回家了，”奇普说，并哭了起来。“我爸会找我的。”他跑走了。

“对不起，”哈密尔顿说。“很抱歉不得不让你看到这些，”哈密尔顿对儿子说。

他们一直往前走，到了他们那条街上时，哈密尔顿拿开了他的胳膊。

“如果他拿起一把刀，爸？或者一根棍子？”

“他不会那么做的，”哈密尔顿说。

“但他如果那么做了呢？”他儿子说。

“人在生气时会做些什么确实很难说，”哈密尔顿说。

他们往家走去。当哈密尔顿看见被灯光照亮的窗户时，他有点感动。

“让我摸一下你的肌肉，”他儿子说。

“现在不行，”哈密尔顿说。“你现在就进去吃晚饭，然后赶紧去睡觉。告诉你妈我没事，我要在阳台上坐一会儿。”

男孩看着他的父亲，从一条腿晃到另一条腿，然后向家里飞奔，开始大喊，“妈！妈！”

他坐在阳台上，背靠着车库的墙，伸展着双腿。额头上的汗已经干了。他感到衣服里面湿冷湿冷的。

他曾经见到过一次他父亲——一个脸色苍白、说话慢声慢调、耷拉着肩膀的男人——卷到类似的事件里。那次很糟糕，两个人都受了伤。事情发生在一个餐厅里，另一个男人是个农场工人。哈密尔顿很爱他的父亲，能够回想起很多和他有关的事情。但现在他只在想那次斗殴，好像所能想到的与那个男人有关的事情就只有这一桩。

妻子出来时他还在阳台上坐着。

第二部分 7.自行车、肌肉和香烟（7）

第二部分 7.自行车、肌肉和香烟（7）

“我的老天爷，”她说，用手捧住他的头。“进家洗个澡，吃点东西，然后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东西都还热着呢。罗杰已经上床了。”

但他听见儿子在叫他。

“他还没睡着，”她说。

“我去一小会儿，”哈密尔顿说。“过后我们也许喝上一杯。”

她摇摇头。“我还是无法相信。”

他走进男孩的房间，在床脚坐了下来。

“已经很晚了，你还没睡，所以我进来道个晚安。”哈密尔顿说。

“晚安，”男孩说，手放在脖子后面，胳膊肘向上支着。

他穿着睡衣，身上散发着一股清香味，哈密尔顿深吸了一口气。他隔着被子拍了拍儿子。

“从现在起你老实一点。再也别去那种地方了，别再让我听见你损坏了一辆自行车和其他任何个人物品。清楚了吗？”哈密尔顿说。

男孩点点头。他把手从脖子后面拿出来，开始在床单上捡什么东西。

“好了，”哈密尔顿说，“我要道晚安了。”他倾身亲吻儿子，但儿子说开了。

“爸，爷爷和你一样壮吗？他和你一样大的时候，我是说，你知道，你……”

“在我九岁的时候？这是你要说的吗？是的，我猜他是很壮，”哈密尔顿说。

“有时我几乎都想不起他来了，”男孩说。“我不想忘记他或怎样，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父亲？”

见哈密尔顿没有马上回答，男孩接着往下说。“你小的时候，你和他像你和我一样吗？你爱他超过爱我吗？还是一模一样？”男孩很突然地说了这些。他在被子下面动了动脚，向别处看去。见哈密尔顿还是没有回答，男孩说，“他抽烟吗？我还记得一个烟斗一样的东西。”

“他去世前开始抽的烟斗，真是这样的，”哈密尔顿说。“他抽了很长时间的香烟，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变得很沮丧，就戒了。再后来，他换了个牌子又抽了起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哈密尔顿说。“闻一闻我的手背。”

男孩拿起他的手，闻了闻，说，“我什么都没闻到，父亲，是什么？”

哈密尔顿闻了闻手，又闻了闻手指。“我现在也闻不到了。”他说。“刚才还在那儿，现在没了。”也许是被吓跑了，他想。“我想给你看样东西。算了，太晚了。你赶快睡吧，”哈密尔顿说。

男孩侧过身来，看着他父亲向门口走去，手放在了灯开关上。男孩这时说道，“爸，你会觉得我在发神经，但我真希望你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你。我是说，和我现在一样大的

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但我有时会觉得孤单。就像是一——就像是刚一想这些事，我就已经开始想你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是不是呀？不说了，请别把门关上。”

哈密尔顿让门开着，稍后改了主意，他把门带上了一半。

第三部分 1.学生的妻子（1）

第三部分 1.学生的妻子（1）

他在给她念里尔克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一个他崇拜的诗人的诗，她却枕着他的枕头睡着了。他喜欢大声朗诵，念得非常好——声音饱满自信，时而低沉忧郁，时而高昂激越。除了伸手去床头柜上取烟时停顿一下外，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诗集。这个浑厚的声音把她送进了梦乡，那里有从围着城墙的城市驶出的大篷车和穿袍子的蓄须男子。她听了几分钟，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他接着大声往下念。孩子们已经睡着很久了，外面，不时有辆车在潮湿的路上擦出些声音。过了一会他放下书，转身伸手去关灯。突然，她像被吓着似的睁开了眼睛，眨了两三下。她发愣的明亮眼珠上眨动着的眼睑，看上去出奇的黯淡和厚实。他注视着她。

“在做梦？”他问道。

她点点头，抬手摸了摸两鬓的塑料发卷。明天是星期五。伍德隆公寓所有四到七岁的孩子一整天都归她管。他用手臂支撑着身体看着她，同时用闲着的那只手把床单抻直。她脸上皮肤光滑，颧骨突出；这颧骨，她有时会对她的朋友说，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他有四分之一的内兹佩尔塞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血统。

接着她说：“给我随便弄点儿三明治，迈克。在面包上放点黄油、生菜和盐。”

他没做什么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想睡了。但当他睁开眼睛时，她还醒着，正注视着他。

“南，你睡不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很晚了。”

“我想先吃点东西，”她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腿和胳膊都疼，还饿。”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翻身下了床。

他给她做了三明治，用托盘端过来。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笑了笑，接过托盘时往背后塞了个枕头。他觉得她穿着这身白色的睡衣，看上去像是医院里的病人。

“真是个有趣的梦。”

“梦见什么了？”他说，上床朝他那边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他瞪着床头柜，等了一会儿。然后慢慢闭上眼。

“真想听吗？”她说。

“当然，”他说。

她舒服地靠在枕头上，抹掉嘴唇上沾着的一个面包屑。

“嗯，好像是一个冗长的梦，你知道的，那种里面有各种复杂关系的梦，但我现在记不全了。刚醒来时还清楚，现在有点模糊了。迈克，我睡了有多久？其实，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好像是我们在某个地方过夜。我不知道孩子们都在哪儿，但只有我们俩待在某个类似小旅馆的地方。在一个陌生的湖边。那儿还有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他们提议用摩托艇带我们出去兜一圈。”她笑了起来，回忆着，身体离开枕头向前倾。“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在上船的地方。结果船上只有一排座位，在前排，有点像张条凳，只够坐三个人。你和我就谁该牺牲自己挤在船的后面争了起来。你说该你，我说该我。但最终还是我挤进了船的后面。那地方真窄，我腿都挤疼了，我还担心水会从船边上漫进来。后来我就醒了。”

第三部分 2.学生的妻子（2）

第三部分 2.学生的妻子（2）

“真是个不一般的梦，”他应付了一句，昏昏欲睡地觉得自己该再说点什么。“你还记得邦妮·特拉维斯吗？佛瑞德·特拉维斯的老婆？她说她常做彩色的梦。”

她看了眼手中的三明治并咬了一口。她咽下去，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里面，伸手拍打身后的枕头时，用腿平衡着托盘。她舒心地向后靠在枕头上。

“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提尔顿河过夜吗，迈克？就是第二天早上你钓到条大鱼的那一次？”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还记得吗？”她说。

她记得。过去几年里她很少想到它，最近却常想起它来。那是婚后的一两个月，他们出去度周末。坐在一小堆篝火旁，冰凉彻骨的河水里泡着一个西瓜，晚饭她做了炸午餐肉、鸡蛋和罐装豆子，第二天早晨，还是用那只烧黑了的平底锅做了烤薄饼、午餐肉和鸡蛋。两次做饭她都把锅给烧糊了，咖啡怎么也煮不开，但这是他们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她记得那晚他也给她朗诵了伊丽莎白·勃朗宁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1861)，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和《鲁拜集》《鲁拜集》，著名的古波斯四行抒情诗集。里的几首诗。他们盖了那么多的被子，她的脚在下面动都动不了。第二天早晨他钓到一条巨大的鳟鱼，河对面路上的人停下车来，看他怎样把鱼弄上岸。

“哎，你到底记不记得了？”她说，拍着他的肩膀。“迈克？”

“记得，”他说。他往他那边稍微移了移。他觉得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楚了。记住的只是仔细梳理过的头发以及那些对人生和艺术半生不熟的见解，他其实很想忘掉这些。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南，”他说。

“我们刚上完高中，你还没去上大学，”她说。

他等着，然后用胳膊把自己撑起来，转过头，目光越过肩膀看着她。“三明治快吃完了吗，南？”她仍然在床上坐着。

她点点头，把托盘递给他。

“我把灯关了，”他说。

“要是你想的话，”她说。

他再次栽倒在床上，双脚向两边伸展，直到碰到了她的脚。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图放松自己。

“迈克，你还没睡着，是吧？”

“没有，”他说。“没睡着。”

“那好，别在我前面睡着，”她说。“我不想一个人醒着。”

第三部分 3.学生的妻子（3）

第三部分 3.学生的妻子（3）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她那儿稍稍靠近了一点。她把手臂搭在他的身上，手掌平放在他胸口，他抓住她的手指，轻轻地捏了捏。只一会儿工夫他的手就落到了床上，他叹了口气。

“迈克？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我的腿好疼，”她说。

“天哪，”他轻声说道。“我刚才都睡着了。”

“嗯，我希望你能揉揉我的腿，再和我说会儿话，我的肩膀也疼。但腿特别疼。”

他转过身来，开始揉她的腿，然后又睡着了，手还放在她的臀部。

“迈克？”

“怎么了？南，告诉我怎么了。”

“我想要你帮我把全身都按摩一下，”她说，转身面朝上。“今晚我的手臂和腿都疼。”她屈起膝盖，把被子拱起一个包。

黑暗中他快速地睁开眼，又闭上。“哈，成长的疼痛？”

“哦，天哪，正是这样，”她说，扭动着她的脚趾头，高兴自己终于把他从睡眠中拉了回来。“我十岁、十一岁时就长到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真该看看当时的我！那时我长得那么快，腿和胳膊一天到晚都在疼。你没这样过？”

“没怎么样过？”

“你有没有感到过自己在长？”

“不记得了，”他说。

他最终用胳膊支撑起自己，划了根火柴，看了看钟。他把枕头凉的那一面翻上来，又躺了下来。

她说：“你困了，迈克。我希望你愿意聊一会儿。”

“好吧，”他说，没有动。

“你只要抱着我，让我睡着了。我睡不着，”她说。

她转向她那一侧，面对着墙，他转过身来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

“迈克？”

他用脚趾头碰了碰她的脚。

“跟我讲讲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想不起来，”他说。“愿意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他说。

“如果你保证告诉我的话。愿意保证吗？”

他又碰了碰她的脚。

第三部分 4.学生的妻子（4）

第三部分 4.学生的妻子（4）

“好吧……”她说，仰面舒服地躺着。“我喜欢好的食物，像牛排和脆炸薯泥那样的东西。我喜欢好看的书和杂志、在夜里乘火车和坐在飞机上的那些时光。”她停住了。“当然，没有按照喜欢的顺序排。如果要按顺序排的话我得想一想。但我喜欢坐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刹那，你会有一切都无所谓的感觉。”她把腿搁在他的脚踝上。“我喜欢晚上睡晚点，第二天早上赖在床上不起来。我希望我们能经常那样，而不是偶尔的一次。我还喜欢做爱，喜欢在不经意时被爱抚。我喜欢看电影，过后和朋友一起喝啤酒。我喜欢交朋友。我非常喜欢简妮斯·亨德里克斯。我希望每周至少去跳一次舞。我希望总有漂亮的衣服穿，希望在孩子们需要时不用等就可以给他们买衣服。劳里现在就需要一套过复活节的衣服。我也想给加里买一套新的西服或类似的衣服。他够大的了。我希望你也有一套新西服。其实你比他更需要一套新西服。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住房，不再每年或隔一年就得搬次家。这是最大的希望了，”她说，“我希望我俩能过一种诚实的生活，不用去担心钱和账单之类的东西。你睡着了。”她说。

“没有。”他说。

“我再也想不起什么了。该你了。告诉我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好多东西。”他咕哝了一声。

“嗯，告诉我嘛。我们不就是说说而已吗，是吧？”

“我希望你别烦我了，南。”他又转到他那一侧，手臂伸出床沿。她也转过身来，紧贴着他。

“迈克？”

“天哪，”他说。接着又说：“好吧。先让我伸伸腿，我好醒过来。”

过了一会她说，“迈克？你睡着了？”她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但没有回应。她靠着他的身体躺了好一会儿，试图入眠。起先她很安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地靠着他，均匀地小口呼吸。但她睡不着。

她努力不去听他的呼吸声，那让她觉得不舒服。呼吸时他鼻子里发出一种声音。她试图调节自己的呼吸，让呼气 and 吸气合上他呼吸的节奏。但没用。他鼻子发出的这种细小的声音让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他的胸膛也发出一种吱吱声。她又翻了个身，用屁股抵着他的屁股，把手臂一直伸到床的外面，手指尖小心翼翼地抵住冰冷的墙。床脚处的被子被拉起来了，腿在移动时能感觉到一股气流。她听见两个人走来，在上隔壁公寓的楼梯。有人在开门前发出一个嘶哑的笑声。然后，她听见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她又翻了个身。隔壁有人冲抽水马桶，稍后，又冲了一次。她又翻了个身，这次面朝上，尝试放松自己。她想起了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的文章：如果身体所有的骨头、肌肉和关节都能完全放松的话，睡眠一定会降临的。她长长地呼了口气，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臂伸直放在身体的两侧。她尽量放松自己，试图想象自己的腿悬在空中，沐浴在某种薄雾般的什么东西里面。她翻身面朝下躺着。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来。她想着嘴唇前面的床单上卷放着的手指。她伸出一根手指来放在床单上。她用拇指摸了摸食指上的结婚戒指。她翻到自己的侧面，又翻到正面。她开始感到恐惧，在一种莫名的焦虑中，她祈祷能够入眠。

求你了，老天，让我睡吧。

她努力要睡着。

“迈克，”她小声说道。

没有回应。

第三部分 5.学生的妻子 (5)

第三部分 5.学生的妻子 (5)

她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孩子翻身时碰到了墙。她听了又听,但再没有其他的声音了。她把手放在左胸,感到心跳传到她的手指上。她趴在床上,头离开枕头,嘴贴在床单上,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儿,然后爬到床脚处,从那儿下了床。

她在卫生间洗了脸和手。她刷牙,一边刷一边从镜子里端详自己的脸。她把客厅的暖气调高了点。然后,她在厨房的桌旁坐了下来,把脚收进睡衣里面。她又哭了。她从桌子上放着的一盒烟里拿了一根点着。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卧室去拿她的浴袍。

她去查看孩子们。把儿子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肩膀。她回到客厅里,坐在那张大椅子上。她随手翻开一本杂志试着往下读。她盯视着上面的照片,又试着往下读。不时有辆车从外面的街上开过,她会抬起头。每当车子开过时,她都要听着,等着,然后再低头读杂志。椅子边的架子上有一沓杂志,她把它们都翻了一遍。

曙光初现时她站了起来。她来到窗前。小山冈上无云的天空开始变白。树木和街对面那排两层高的公寓楼在她的注视下显露出它们的形状。天空变得更白了,山冈后面的光线在急剧增多。除了因为孩子中的这个或那个而早起外(她不把这些算上,因为她从来没往外看,只是匆忙地回到床上或去厨房),她一生中没见过几次日出,而那几次还是在她小时候。她确信没有一次像这样。她从未在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画里了解到日出会是这么的可怕。

她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打开门锁来到阳台上。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空气又湿又冷。周围的景象渐渐显露出来。她一点点地看过去，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对面山顶电台发射塔尖上闪烁的红灯。

她穿过幽暗的寓所回到卧室。他在床中央躺着，被子缠在肩膀处，头的一半压在枕头下面。沉睡中的他显得绝望，紧咬牙关，胳膊直挺挺地伸过她这边的床。在她的注视下，房间变得非常明亮，床单在她眼前越来越白。

她湿了湿嘴唇，发出了一点粘滞的声音，跪了下来。她伸出手摊在床上。

“上帝啊，”她说。“上帝，你会帮助我们吗，上帝啊？”她说。

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厄尔·奥伯是个失了业的推销员，他妻子多琳晚上在镇边上一家通宵咖啡屋当女招待。一天晚上，厄尔正喝着酒，突然就冒出了去那家咖啡屋转一圈、吃点东西的念头。他想看看多琳工作的地方，还想看看能不能从那儿蹭点儿白食。

他坐在柜台前，看着菜单。

“你来这儿干什么？”多琳看见他坐在那儿，问道。

她把一份菜单递给厨子。“厄尔，你想来点儿什么？”她说，“孩子们都好？”

“他们很好，”厄尔说，“我要杯咖啡，再来一个二号的三明治。”

多琳写了下来。

“有机会吗？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对她说，眨了眨眼。

“没有。”她说，“这会儿别跟我说话，我忙着呢。”

第三部分 6.学生的妻子（6）

第三部分 6.学生的妻子（6）

厄尔喝着咖啡，等着三明治。两个身穿西装的男人，领带松着，领口敞着，坐到了他的身边，要了咖啡。多琳提着咖啡壶走开后，其中的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瞧那屁股，我简直无法相信。”

另一个笑了。“我见过更棒的，”他说。

“我正是这个意思，”第一个说，“不过有些蠢货就喜欢她们的那玩意儿肥。”

“我可不是，”另一个说。

“我也不喜欢，”第一个说，“我刚才就是这意思。”

多琳把三明治摆在厄尔的面前。三明治边上放着炸薯条、凉拌卷心菜和酸黄瓜。

“还要什么？”她说。“来杯牛奶？”

他没说什么。见她还在那儿站着，他摇了摇头。

“再给你来点咖啡，”她说。

她提着壶回来，为他和另外那两位加了咖啡。而后，她拿起一个盘子，去盛冰淇淋。她拿着把勺子，弯腰去舀桶里的冰淇淋。白色的裙子一下子贴住了她的臀部，并沿着她的大腿慢慢往上滑，露出了粉色的紧身裤和结实、灰白的大腿，上面有些茸茸的细毛，血管毕露。

那两个坐在厄尔身边的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抬了抬眉毛。另一个咧嘴一笑，眼睛从杯子上方直勾勾地盯着多琳看，她正用调羹往冰淇淋上浇巧克力糖汁。当她开始摇起沫奶油罐时，厄尔站了起来，他丢下饭菜，朝门口走去。听见她在喊他，他没有回头。

他去孩子们那儿看了看，然后进了另一间卧室，脱了衣服。他盖上床单，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一种无名的烦躁涌到了他的脸上，并蔓延到他的肚子和腿上。他睁开眼睛，脑袋在枕头上转来转去。后来，他转到侧面睡着了。

早晨，把孩子们送去上学后，多琳走进卧室，拉起百叶窗。厄尔已经醒了。

“你自个儿照照镜子吧，”他说。

“什么？”她说，“你在说什么？”

“照照镜子瞧瞧你自己。”他说。

“让我瞧什么？”她说。不过她已经朝梳妆台上的镜子望过去，把头发从肩头拨开。

“怎样？”他说。

“什么怎样？”她说。

“我不想多说，”他说，“不过我想你最好考虑一下节食。我说的是真的，不开玩笑，我觉得你可以减掉几磅。别发火。”他说。

“你说什么呀？”她说。

“我刚才说了，我觉得你应该减掉几磅。就几磅。”他说。

“你过去从来没说过，”她说。她把睡袍撩过臀部，转身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肚子。

“过去我没觉得这是个问题，”他说，斟酌着字句。

第三部分 7.学生的妻子 (7)

第三部分 7.学生的妻子 (7)

睡袍仍然堆在她的腰上，多琳背对着镜子，转过头来看自己。她用一只手托起半边屁股，又把它放下来。

厄尔合上了眼睛。“也许我想错了，”他说。

“我想我可以减一点。不过很难。”她说。

“你说得对，是不容易。”他说，“不过我会帮你的。”

“可能你是对的，”她说。她松手放下睡衣，望着他，而后，她脱掉了睡衣。

他们讨论了节食的方法，讨论了蛋白质节食法、蔬菜节食法、柚子汁节食法。不过发现他们没钱买蛋白质节食法所需要的牛排。多琳说她不喜欢吃太多的蔬菜。而且，由于她并不怎么喜欢柚子汁，她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种节食法。

“好了，算了吧，”他说。

“不，你是对的，”她说，“我要想点办法。”

“运动怎么样？”他说。

“我在那儿运动得够多的了。”她说。

“那就别吃东西，”厄尔说，“好在就几天。”

“好吧，”她说，“我试试看吧。如果就几天的话我可以试一试。你说服了我。”

“我是个成事者，”厄尔说。

他算了算他们活期账户上的余额，然后开车去了减价商店，买了一台在卫生间用的秤。女店员算账时，他看了她一眼。

回家后，他让多琳脱光衣服站到秤上。看见那些血管时，他皱了皱眉头，用手指划过她露在大腿上的一根血管。

“干什么？”她说。

“没干什么。”他说。

他看看秤，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个数字。

“好了，”厄尔说，“就这样吧。”

第二天，他几乎整个下午都在面试。雇主是个大块头，他一瘸一拐地领着厄尔去库房看那些卫生间设备。他问厄尔可不可以经常出差。

“当然可以，”厄尔说。

那人点点头。

厄尔笑了。

开门之前他就听见了电视的声音，当他穿过客厅时，孩子们连头都没抬。多琳在厨房里，穿着工作服，正在吃炒鸡蛋和咸肉。

“你在干什么？”厄尔说。

第三部分 8.学生的妻子（8）

第三部分 8.学生的妻子（8）

她鼓着两腮，继续嚼着食物。不过，她马上又把所有东西都吐到餐巾纸里。

“我忍不住了，”她说。

“蠢货，”厄尔说，“吃吧，继续吃吧！继续吃啊！”他走进卧室，关上房门，躺在被子上。他还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他把手垫在头底下，看着天花板。

她打开门。

“我再试一次吧，”多琳说。

“好吧，”他说。

第三天早晨，她把他叫进浴室。“看，”她说。

他看了看秤上的数字。然后拉开抽屉，拿出那张纸，在她的笑声里他又看了一遍秤。

“减了四分之三磅，”她说。

“有进步，”他说，拍了拍她的屁股。

读完分类广告，他就去了州职业介绍所。每隔三四天，他就得开车去某个地方面试，晚上回来后，他数着她的小费。把一元的票子放在桌子上抹平，然后把五分、一角和两角五分的硬币一元一元地码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让她过过秤。

两周内，她的体重就减了三磅半。

“我吃得很少，”她说，“我一整天都饿着自己，上班时也一样，积少成多。”

但一周以后，她竟一下子掉了五磅。再一周后，九磅半。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宽松了。她只好动用留着准备租房的钱，买了一套新制服。

“上班时，大家都在议论，”她说。

“都说什么？”厄尔说。

“说我的脸色太苍白了，”她说，“说我都不像我了。他们担心我体重掉得太多了。”

“掉多了有什么不好？”他说，“你不必理他们。让他们少管别人的闲事。他们不是你的丈夫，你又不是非得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可。”

“可我得和他们在一块儿工作，”多琳说。

“这没错，”厄尔说，“但他们不是你的丈夫。”

每天早晨，他都跟着她进浴室，等她站到秤上去。他跪着，手里拿着铅笔和纸。纸上写满了日期、星期几、数字。他读完秤，就对照纸片看看，要么点点头，要么嘬嘬嘴。

多琳现在待在床上的时间多了起来。孩子们上学后，她又回床上睡觉。下午上班之前要先睡一会儿。厄尔帮着做家务，自己看电视，让她睡觉。所有采购的事他都包了，还得不时外出面试工作。

一天晚上，把孩子们弄上床后，他关了电视，决定出去喝几杯。酒吧打烊后，他开车去了咖啡店。

他坐在柜台前等着。她看见了他，说：“孩子都没事？”

厄尔点点头。

第三部分 9.学生的妻子（9）

第三部分 9.学生的妻子（9）

他不慌不忙地点着菜。看着她在柜台后面转来转去。最后，他要了份乳酪汉堡包。她把单子递给厨子，又去招呼别的顾客。

另一名女招待提着咖啡壶过来，给厄尔的杯子倒满。

“你的朋友叫什么？”他说，并朝自己的老婆点了下头。

“她叫多琳，”女招待说。

“她看上去跟我上次来这儿时大不一样了，”他说。

“我不知道，”女招待说。

他吃着汉堡包，喝着咖啡。不时地有人在柜台前坐下，又有人离去。柜台前的客人大部分由多琳招待，其他女招待偶尔也过来开单子。厄尔看着他老婆，非常留心听着。有两次，他因为要去洗手间，不得不离开座位。每次他都怀疑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第二次回来，他发现他的杯子被收走了，位子也被另一个人占了。他端了张凳子，坐在了柜台的一端，靠着一位穿条纹衬衣、年龄稍长的人。

“你要什么？”多琳又见到厄尔时说。“还不回家？”

“给我来点咖啡，”他说。

厄尔身旁的人正在看报纸。他抬起头来，看着多琳给厄尔倒咖啡。多琳走开时，他瞥了她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厄尔呷着咖啡，等那男人开口。他用眼角瞟着他。那人吃完以后，把盘子推到一边，点上一支烟，把报纸对折起来，继续往下看。

多琳走过来，撤走了脏盘子，给那人添了点咖啡。

“你觉得她怎么样？”多琳走到柜台那边时，厄尔用下巴点着她问那男人。“你不觉得她有点儿特殊吗？”

那人抬起头。他先看了眼多琳，又看了眼厄尔，然后低头接着看他的报纸。

“嘿，你觉得怎样？”厄尔说，“我问你呢。看着好还是不好？告诉我。”

那人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当多琳又朝柜台走过来时，厄尔拍拍那人的肩说道，“让我来告诉你，听着。看着她的屁股，瞧我的。我能来一杯巧克力圣代吗？”厄尔朝多琳叫道。

她在他面前站定，呼出一口气。而后她转过身，拿了个盘子和冰淇淋勺。她靠着冰柜的边，弯下腰，用勺子去挖冰淇淋。厄尔看了看那男人，多琳的裙子爬上她的大腿时，他朝他眨眨眼，不过那人正看着另一位女招待。然后他把报纸夹在胳膊下，伸手去掏口袋。

另一位女招待径直朝多琳走过来。“这个怪物是谁？”

“哪个？”多琳四处张望着，手里还端着盛着冰淇淋的盘子。

“他呀，”那女招待说，并冲厄尔点了下头，“这个蠢货究竟是谁？”

厄尔堆上他最绝妙的微笑，并把这个笑容保持着，直到他觉得自己的脸都变了形。

那位女招待盯着他看，多琳开始慢慢地摇头。那男人在他杯子旁边放了些零钱，站起身来，不过他也在等着答案。他们都盯着厄尔。

第三部分 10.学生的妻子（10）

第三部分 10.学生的妻子（10）

“他是个推销员。他是我丈夫。”多琳终于耸耸肩说道。她随后把没盛完的巧克力圣代推到他面前，转身给他结账去了。

你在旧金山做什么？

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它和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有关，去年初夏他们搬进了我那条投递线上的一栋房子。当我拿起上星期天的报纸，看到一个因用棒球棍杀死他妻子和她的男友而在旧金山被捕的年轻人的照片时，才又想到了他们。当然，这不是同一个人，虽然他们的胡子让他俩看上去很像。不过，情况非常的相似，足以让我想了很多。

我叫亨利·罗宾逊，是一名邮递员，联邦政府的公务员，一九四七年起就干这份工作。除了战时在军队待过的三年外，我这辈子都住在西部。我离婚已经二十年了，有两个孩子，也几乎有二十年没见着了。我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依我看，也不是个很严肃的人。我的看法是现在的男人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具备一点。我还相信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好。不工作的人有太多的时间来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之中。

我确信，住在这儿的这个年轻人的部分麻烦是——他不工作。不过我认为她也有责任，那个女人，她纵容了他。

垮掉的一代，我猜你们见了他们准会这样叫。那男的下巴上长着向外支棱着的褐色胡须，看上去像是急需坐下来好好吃顿正餐，再抽上根雪茄。那女的挺迷人，一头长长的黑发，容貌姣好，这是实话实说。不过记住我说的，她可不是个贤妻良母。她是个画

家。那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可能也是这一行吧。他们两个人都不工作，但他们付得起房租，勉强过着日子——至少在那个夏天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大约在十一点到十一点一刻之间。我已经跑完我那条线路的三分之二，转到他们那一片时，我发现一辆五六年的福特轿车在院子里停着，后面是一辆敞着门的大邮货 uhaul 是美国专门出租搬家车辆的公司，它出租带车厢的卡车和拖车。这里音译成“邮货”。拖车。松树街上只有三家住户，他们是最后一户，另外还有默契森一家——他们来阿卡塔快一年了，格兰特一家——他们住这儿约有两年了。默契森在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工作，吉恩·格兰特是邓尼餐馆的早班厨师。这两栋房子，往前一点是块空地，最里头就是曾属于科尔的那栋房子。

那年轻人已从车里出来，站在拖车的后面。女人正打开车子的前门走出来，嘴上叼着烟，穿一条紧身白色牛仔裤和一件男式白汗衫。她看见我后就停了下来，站在那儿看着我，我从便道上走过来。我走到他们信箱跟前时放慢了脚步，朝她点了点头。

“都收拾妥当了？”我问。

“得花点时间，”她说，一边抽着烟一边把额前的一缕头发撩开。

“很好，”我说，“欢迎你们来阿卡塔。”

说完这话，我感到有些窘迫。不知道为什么，在和这女人仅有的几次相逢里，我发现自己每次都很窘迫。这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对她有点反感的原因之一。

她冲我淡淡一笑，我正要离开时，那年轻人——他叫马斯顿——手里抱着一个装着玩具的大纸箱，从拖车后面走了过来。现在，阿卡塔已不是个小镇了，但也不是什么大

城市，尽管我想你可能得说它更接近于小镇。但不管怎么说，阿卡塔不是世界的末端，住在这儿的大多数人不是在锯木场干活，就是和渔业打交道，再不然就是在市区的某家商店里工作。这儿的人看不惯留胡子的男人，或换句话说——不上班的男人。

“你好，”我说。他把纸箱子放在前挡泥板上后，我伸出了手。“我叫亨利·罗宾逊。你们刚到这里吗？”

“昨天下午，”他说。

“这趟跑的！从旧金山到这儿就花了十四个小时，”那女人在门廊那儿说道。“拉着那辆该死的拖车。”

“够呛，真够呛，”我边说边摇头。“旧金山？我刚去了趟旧金山。让我想想，是去年四月还是三月的事。”

“是吗？”她说，“你在旧金山做了什么？”

第三部分 11.学生的妻子 (11)

第三部分 11.学生的妻子 (11)

“噢，没什么，真的。每年我都要去一两趟。到渔夫码头转转，或去看巨人队打球。就这些。”

出现了片刻的停顿。马斯顿用脚尖在草地里查看着什么。我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孩子们从前门飞跑出来，吵吵嚷嚷地奔到走廊尽头。当那扇屏风门哐的一声打开时，我觉得马斯顿吓了一跳，而她只是抱着胳膊站在那儿，异常的冷静，眼睛都没眨一下。马斯顿看上去很糟糕。每次准备做点儿什么时，总先快速地痉挛一下。他的眼睛一会儿看着你，一会儿滑向一边，一会儿又看着你。

一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四五岁左右的髻发的小姑娘，后面跟着个小一点的男孩。

“孩子真讨人喜欢，”我说，“好吧，我得接着干活去了。你们也许该把这信箱上的名字换掉了。”

“当然，”他说，“当然。一两天内我就换过来。不过近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信。”

“别这么说，”我说，“你不知道这只老邮袋里会钻出个什么来。有备无患嘛。”我转身要走。“对了，如果你想到木工厂找活儿干，我可以告诉你到辛普森·瑞德伍德公司找谁。我的一个朋友是那儿的领班。他可能有……”发现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把话慢慢地收住了。

“不必了，谢谢。”他说。

“他没在找工作，”她插话道。

“那好吧。再见。”

“再见，”马斯顿说。

她没再说话。

我说过，那天是星期六，阵亡烈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接下来的星期一是节假日，直到星期二我才又去了那儿。看见那辆拖车还停在前院，我倒是不怎么吃惊。不过，车还没卸完却让我吃了一惊。我得说有四分之一的东西已经搬到前廊上——一张堆满东西的椅子，一张镀铬的餐椅以及一个装着衣服的大纸箱，纸箱上面的盖子已被撕掉。另有四分之一的东西肯定已经搬进屋了，其余的都还在拖车里。孩子们正拿着小木棍，敲打拖车的车帮，还从拖车后门那儿爬上爬下。他们的妈妈和父亲却连影子也看不见。

星期四我又在院子里看见他，提醒他别忘了换信箱的名字。

“我得把这事给做了，”他说。

“要花点时间，”我说，“搬到一个新地方，总有许多事要操心。原来住这儿的人，科尔一家，你来的两天前才搬出去。他去了尤里卡工作。在捕鱼和狩猎部门。”

马斯顿摸摸胡子，眼睛看着别处，像在想着别的什么事情。

“那就回头见，”我说。

“再见。”

总之，他还是没换信箱上的名字。不久我又来过，带来一封写着那个地址的信，他会这样说，“马斯顿？是的，是我们的，马斯顿……这几天我就把信箱上的名字换掉。我得找一桶油漆，把那个名字……科尔，把科尔涂掉。”其间他的眼睛一直东张西望。他用眼角瞥我一眼，下巴颤抖了两下。但他从没更换信箱上的名字。过了一阵，我也就耸耸肩，把这事给忘了。

有一些谣传。我不止一次听说他是个被假释的囚犯，到阿卡塔来是为了摆脱旧金山不健康的环境。根据这个传言说，那女人是他妻子，但那几个孩子却没一个是他的。另一个谣传说他犯了罪，在这儿躲着。不过没多少人相信这个故事。他看上去实在不像那种会犯什么重罪的人。大多数人看来都相信那个至少是传得最广，也是最为可怕的谣言。据那个故事说，那女人有毒瘾，她丈夫把她带到这儿来，是要帮她戒掉恶习。作为佐证，迎新小组原文是“welcomewagon”。如直译的话是“欢迎马车”。美国有些居住区有这样的组织或个人。当新住户搬来时，他们会带着自己烤的糕点，上门来问候，提供一些诸如学校等方面的信息。他们被称作“welcomewagon”。的萨莉·威尔逊的造访总是被提起。一天下午，她顺道拜访了他们。后来她说，绝不是瞎说，他们确实有些古怪——尤其那女人。刚刚还坐在那儿听萨莉说个不停——似乎是全神贯注地——不久就站起身，尽管萨莉还在说话，她竟开始画上她的画了，好像萨莉根本就不在那儿一样。同样地，她刚刚还在抚摩亲吻着孩子们，突然就无缘无故地对他们大喊大叫。喔，如果你离她近点，从她的眼神里你就能看出来，萨莉说。不过，萨莉·威尔逊这些年来在迎新小组招牌的掩护下，打探了不少他人的闲事和秘密。

第三部分 12.学生的妻子（12）

第三部分 12.学生的妻子（12）

“你不了解情况，”碰上谁提这事我就会说，“如果他现在就去工作的话，谁还能说什么呢？”

依我看这都差不多，他们在旧金山惹了点麻烦，不管那是什么样的麻烦，他们想从那些麻烦中解脱出来。不过他们为什么挑上阿卡塔来安家，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找工作。

最初的几个星期，谈不上有什么邮件，只有几张广告，希尔斯和西部汽车修理这一类的。后来开始有些信，大概一周一两封的样子。我路过时，有时能看见他们中的一个在屋外散步，有时则见不着。不过孩子们倒是总在那儿，屋里屋外的跑出跑进，或在旁边的那块空地上玩耍。当然，这本来就谈不上是个模范家庭，可他们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野草开始疯长，草坪上的草却又枯又黄。谁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杰西老头来过一两次让他们浇水，而他们却说买不到水管子。于是他给他们留了一根。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拿着那根管子在草坪上玩，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有两次我看见一辆白色小跑车停在房前，那不是辆本地的车。

我和那女人只打过一次直接的交道。有一封信欠资，我就带着它去敲门。两个女孩中的一个让我进了家，然后跑去找她妈妈。屋里堆满了零零散散的旧家具，衣服也扔得到处都是，不过还不至于说很脏。可能只算是不够整齐，但不算脏。起居室里，一张旧沙发和一把扶手椅沿着一面墙摆着。窗户下有一个用砖和木板搭成的书柜，里面塞满了平装书。墙角堆着许多画，都反扣着，另一侧有一幅画还搁在画架上，上面盖着布。

我移了移肩上的邮包，在原地站着，不过我开始后悔自己没把那笔钱给付了。我一边等着一边看着那画架，正想侧身过去掀掉盖布看看，就听见了脚步声。

“有事吗？”她说，人出现在门厅里，一点儿也不友好。

我碰了碰帽檐，说道：“这儿有封欠资的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让我看看。谁来的？噢，是杰瑞的！这个傻瓜。给我们寄了封没贴邮票的信。李！”她叫道。“杰瑞来信了！”马斯顿走进来，不过他看上去不是很高兴。我两条腿轮换地站着，等着。

“我来付钱，”她说，“既然是老杰瑞来的信。给。再见。”

这就是他们待人接物的样子——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我不能说这儿的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他们不是那种你真的能适应的人。不过过了一阵，人们似乎也就不再在意他们了。要是在塞夫韦超市碰上那男人推着购货车，你可能会瞧上一眼他的胡子，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别的故事了。

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后来我发现她一星期前就和一个人——一个男人——先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带着孩子们去了瑞汀，他母亲家。从星期四到下一周的星期三的六天里，他们的邮件就待在信箱里。窗帘全拉着，没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永远地逃离此地了。但那个星期三，我又看见那辆福特车停在院子里了，窗帘仍拉着，但邮件已被取走了。

从第二天起，他每天都待在信箱边等着我把信递给他，要不他就坐在前廊上抽烟，很显然，他在等着。他一看见我来，就站起身来掸掸裤子，朝信箱这边走来。如果哪天

正好有他的邮件，我发现还没把信递给他，他就开始扫视发信人的地址。我们很少交谈，如果目光恰巧相遇，也只是彼此点点头，可连这种机会都不多。他很痛苦——这谁都看得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帮帮这孩子，但我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大约是他回来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晨，我看见他双手插在后兜里，在信箱前走来走去，我下决心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我还没想好，但我肯定会说点什么。我走上便道时他正背对着我。我走近他时，他猛然转过身，脸上的表情使我要说的话给卡住了。我手中拿着他的邮件站在那儿。他朝我跑了两步，我看也没看就把它递了过去。他盯着邮件看着，非常吃惊的样子。

“住户，”他说。

那是洛杉矶寄来的一份医疗保险计划的广告单，那天上午我至少送出了七十五张。他把它对折起来，走回屋去。

第二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外面等着。脸上是他惯有的表情，好像比前一天自制多了。这一次我有种预感，我带来了他正盼着的东西。那天早晨在邮站装邮袋的时候，我见过那封信。那是个普通的白信封，地址是一个女人手写的花体字，占去了大半个封皮。邮戳是波特兰的，发信人地址上有姓名的缩写 jd 和波特兰街区的地址。

“早上好，”我说，把信递过去。

第三部分 13.学生的妻子 (13)

第三部分 13.学生的妻子 (13)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刷地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朝屋里走去，冲着光举着那封信。

我大叫道：“孩子，她不是好人。我一见到她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忘掉她？你为什么不去工作而忘掉她？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喜欢工作？当年我处在你这种境地时，是工作，白天黑夜的工作，让我忘掉一切的，那会儿正打仗，我在……”

打那以后，他不再在外面等我了，他在那儿也多待了五天。每天，我都能瞅见他仍在等我，不过是站在窗后，透过窗帘向我张望。我走以后他才出来，我能听见屏风门的响声。如果我回头看，他就摆出不紧不慢的样子，朝信箱走去。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站在窗户边，神情平静、安然。窗帘都放了下来，百叶窗收了起来，我看出他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不过，从他的脸色我能看出来他这次没在等我。他的目光越过我，甚至可以说越过了南边的房顶和树木。当我来到房子跟前，沿着便道走过时，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回头望了望。我能看见他仍待在窗边。那种感觉是那么强烈，我不得不转过身去，顺着他的目光朝那个方向望过去。不过，正像你可能猜到的，除了那片老样子的森林、山峦、天空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第二天他走了，没留下任何转投的地址。时而还会有些邮件，是给他或他妻子或他俩的。如果是甲级邮件，我们就保留一天，然后退还寄信人。不是特别多，我也不在意。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工作，我总是庆幸自己有份事做

第四部分 1.肥 (1)

第四部分 1.肥 (1)

我坐在朋友丽塔家里，抽烟，喝咖啡，我在和她说这件事。

下面是我跟她讲的。

那是个清闲的星期三，荷伯把这个肥胖的男人带到我的服务区时已经不早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胖的人，尽管这样，他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穿着也得体。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巨大的。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手指。我停下来照料他邻桌一对老夫妇时，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手指。它们看上去有常人手指的三倍那么大——又长、又粗，全是脂肪。

我还得照料其他的桌子，一桌四个做生意的，非常的难伺候。另一桌，三男一女，再加上这对老夫妇。利安得已给胖子倒好水，我过去前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来拿主意。

晚上好，我说。可以为您服务吗？我说。

丽塔，他块头那叫个大，我是说巨大。

晚上好，他说。你好，可以，他说。我想咱们可以点了，他说。

他的这种说话方式——很奇怪。你也这么觉得吧。他还经常发出些喘息声。

我想咱们先来个凯撒沙拉，他说。然后来碗汤外加额外的面包和黄油，如果可以的话。羊排，我想不会错，他说。烤土豆加上酸奶油。我们待会再考虑甜食。非常感谢，他说，递给我菜单。

天哪，丽塔，那些手指头啊。

我快步走进厨房，把单子递给鲁迪，他接过时做了个鬼脸。你知道鲁迪，他上班时就那么个德行。

从厨房出来时，玛格——我和你提到过玛格吗？就是追鲁迪的那一个？玛格对我说，你的胖子朋友是谁？他可真是肥得可以。

这只是一部分，我觉得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是在他的桌上做的凯撒沙拉，他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同时给面包片抹黄油，再把抹好的放在一侧，在这期间他一直发出一种咝咝的声音。结果，我不知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搞的，一下子打翻了他的水杯。

真对不起，我说。当你匆忙时事情往往会这样。真的很抱歉，我说。您没事吧？我马上让服务生过来收拾干净，我说。

没事，他说。没关系的，他说，喘口气。别担心。我们不介意，他说。我去找利安得时他还冲我微笑并挥挥手，回来给他上沙拉时，我发现胖子把面包和黄油都吃光了。

过了一会儿，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而他已把沙拉吃完了。你知道这些凯撒沙拉的分量有多大吗？

你真好，他说。面包太好吃了，他说。

第四部分 2.肥 (2)

第四部分 2.肥 (2)

谢谢您，我说。

嗯，太好了，他说，咱们说的是实话。咱们并不总是这么爱吃面包的，他说。

您是从哪儿来的？我问他。我好像从来没见过您，我说。

他不是那种你会轻易忘掉的人，丽塔窃笑着插了一句。

丹佛，他说。

尽管有点好奇，但我没再说什么。

先生，您的汤一会儿就好，我说，离开他去四个生意人那桌做点扫尾工作，非常的难伺候。

给他上汤的时候，我发现面包又没了。他正把最后一块往嘴里送。

相信我，他说，咱们不是每次都这么个吃法的。喘气。您请见谅咱们，他说。

请千万别这么想，我说。我就喜欢看男人享受自己的食物，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想可以这么说吧。喘气。他理了理餐巾，然后拿起调羹。

天啦，他可真够肥的！利安得说。

他也没办法，我说，闭上你的嘴吧。

我又放了一篮面包和一些黄油。汤怎么样？我说。

谢谢。很好，他说。非常的好，他说。他用餐巾擦干净嘴唇，又轻轻抹了抹下巴。
是这儿本来就热还是我的原因？他说。

不是啦，这儿本来就热，我说。

也许咱们应该把外套脱了，他说。

请随便，我说。舒服最要紧，我说。

说得对，他说，说得非常对，他说。

但过了一会儿我见他仍然穿着外套。

我的两大桌客人已经离开了，那对老夫妇也走了。地方一下子空了出来。等我给胖子送上羊排、烤土豆和更多的面包黄油时，他是惟一留下来的客人了。

我在土豆上放了很多的酸奶油。在酸奶油上撒了些咸肉末和细香葱。我给他拿来了更多的面包和黄油。

一切都还好吧？我说。

好，他说，喘气。棒极了，谢谢你，他说，又喘了几口。

请慢用，我说。我打开糖罐的盖子看了看。他点着头，在我离开前不停地看着我。

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我是在找什么。但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

那个大肚皮怎样了？他会跑断你的腿的，哈里特说。你知道哈里特。

甜食，我对胖子说，我们有特制的绿灯笼，就是加了调味的布丁蛋糕，有乳酪蛋糕，还有巧克力或香草冰淇淋，还有菠萝果汁。

咱们没耽搁你吧，有没有？他说，喘气，看上去有点担忧。

没有没有，我说。当然没有，我说。慢慢来，我说。趁您拿主意的时候我去给您添点咖啡。

第四部分 3.肥 (3)

第四部分 3.肥 (3)

咱们就照直跟你说吧，他说。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体。咱们想要这个特制甜食，但咱们也还想要一碟香草冰淇淋。上面加一滴巧克力糖浆，如果可以的话。咱们跟你说过咱们很饿，他说。

我去厨房查看他的甜食，鲁迪说，哈里特说你从马戏团弄来个胖子，是真的吗？

鲁迪已把他的围裙和帽子脱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

鲁迪，他是很胖，我说，但还有别的。

鲁迪只顾哈哈大笑。

听上去她对肥的玩意感兴趣，他说。

小心点，鲁迪，乔安妮说，她刚走进厨房。

我有点吃醋了，鲁迪对乔安妮说。

我在胖子的面前放上特制甜食和一碗香草冰淇淋，把巧克力糖浆放在一边。

谢谢你，他说。

别客气，我说——我突然有点感动。

信不信由你，他说，咱们不是每天都这么个吃法的。

我，我吃呀吃呀还是吃不胖，我说。我倒是想增加点重量，我说。

千万别，他说，如果咱们有其他选择的话，没有。没有选择。

然后他拿起调羹吃了起来。

完了吗？丽塔说，点着一根我的香烟，把椅子往桌子那儿拉近了点。故事变得有趣了，丽塔说。

完了。没别的了。他吃完甜食就走了，然后我俩就回家了，鲁迪和我。

真是头肥猪，鲁迪说，像他平时累了那样伸了个懒腰。然后他只是笑了笑，就接着看他的电视。

我在炉子上烧上水后就去冲澡。我把手放在肚子那儿，想着如果我有了孩子，其中的一个变得那么胖，那会怎样。

我把水倒进壶里，摆好杯子、糖罐和奶，端着托盘去了鲁迪那儿。他好像一直在想这件事，鲁迪说，我小时候认识一个胖子，是两个，非常胖的家伙。天哪，他们是胖墩。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肥猪，这是其中一个惟一的名称。我们都叫他肥猪，那个小孩就住在我隔壁，是我邻居。另一个孩子来得晚一点，他的名字就叫“站不稳”。除了老师以外大家都叫他“站不稳”。“站不稳”和“肥猪”。我要是有他们的照片就好了，鲁迪说。

我想不出来能说点什么，我们坐着喝茶，很快我就起身去睡觉了。鲁迪也站了起来，关了电视，锁上前门，开始解衣扣。

我一上床就移到床的边上，面朝下地趴在那儿。但鲁迪关灯上床后，马上就动作起来。虽然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但我还是翻过身来，并稍稍放松了点。但奇怪的事儿就在这儿。当他爬到我身上后，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的胖。觉得自己巨胖无比，胖到鲁迪就像个小不点一样，几乎从那儿消失了。

第四部分 4.肥（4）

第四部分 4.肥（4）

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丽塔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感到沮丧，但我不想和她说这个。我已经跟她说得太多了。

她坐在那儿等着，优美的手指拨弄着头发

等什么？我想知道。

现在是八月。

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觉到了。

阿拉斯加有什么？

杰克三点下了班。他离开修车站，开车去了离他公寓不远的一家鞋店。他把脚放在一个小凳子上，让店员把工作靴的鞋带松开。

“来双舒服点的，”杰克说，“平时穿的。”

“我们有一些，”店员说。

店员拿来了三双鞋，杰克选了那双柔软的米色鞋。鞋不挤脚，他感到脚下很轻快。付完钱，他夹着那个装着旧靴子的鞋盒，边走边看着脚上的新鞋。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觉着脚可以在踏板间很随意地移来移去。

“买了双新鞋子，”玛丽说，“让我瞧瞧。”

“喜欢吗？”杰克问道。

“我不喜欢这种颜色，但我敢打赌穿着肯定很舒服。你是需要双新鞋了。”

他又看了一眼鞋子。“我得洗个澡，”他说。

“今天我们早点吃晚饭，”她说，“海伦和卡尔叫我们晚上过去。海伦买了个水管子，水管子和后面提到的管子，是一种吸大麻的工具，很像中国的水烟枪。是给卡尔的生日礼物，他们急着想试试。”玛丽看了他一眼，“你没别的事吧？”

“几点？”

“七点左右。”

“可以。”

第四部分 5.肥 (5)

第四部分 5.肥 (5)

她又看了一眼他的鞋子，吸了下腮帮子。“你去洗澡吧，”她说。

杰克打开水龙头，把衣服和鞋都脱了，他在澡盆里躺了一会儿，就开始用刷子来清指甲盖下面的机油油垢。他把手在澡盆里泡了泡，再举到眼前看看。

她打开浴室的门，“我给你拿了瓶啤酒。”蒸汽立刻罩住了她，并向客厅漫去。

“我一会儿就好。”他喝了口啤酒，说。

她坐在浴盆边上，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内侧。“从战场上回来了，”她说。

“从战场上回来了，”他说。

她的手在他湿漉漉的腿毛上慢慢滑动。突然，她拍了拍手。“嗨，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今天有个面试，我想他们会给我个工作——在费尔班克斯费尔班克斯，阿拉斯加州第二大城市……”

“阿拉斯加？”他问道。

她点了点头，“你觉得怎样？”

“我一直想去阿拉斯加，把握大吗？”

她点了点头，“他们喜欢我，说下周就有消息。”

“太好了，把毛巾递给我，可以吗？我起来了。”

“我去把饭菜端上桌。”她说。

他的手指头和脚趾头都泡得有点发白发皱了。他慢慢把自己擦干，穿上干净的衣服和那双新鞋，梳了梳头，然后进了厨房。她把饭菜端上桌时，他又喝了瓶啤酒。

“我们该带些零食和香草汽水去，”她说，“我们得去趟商店。”

“汽水和零食，好主意。”

吃完饭，他帮着她收拾桌子。然后他们去了超市，买了香草汽水、薯片、玉米片和带洋葱味的脆饼干。在收银台前，他又抓了一大把“哟喏”巧克力棒放进选中的食品里。

“哎，太好啦。”她看见后说。

他们开车回家，停了车，走路去了海伦和卡尔家。

海伦开了门，杰克把袋子放在餐厅的桌子上，玛丽往摇椅上一坐，嗅了嗅鼻子。

“我们来迟了，”她说，“杰克，他们没等我们来就开始了。”

第四部分 6.肥 (6)

第四部分 6.肥 (6)

海伦笑了，“卡尔回来后我们抽了一根，我们在等你们，还没有点那水管子。”她站在屋子中间，看着他们，咧着嘴笑。“让我瞧瞧袋子里面都有什么，”她说，“哦，哇！我现在就想来片玉米片，你们也来点？”

“我们刚吃了晚饭，”杰克说，“待会儿再说吧。”水声停了下来，杰克听见卡尔在浴室里吹口哨。

“我们有一些冰棍和 mm

一种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糖豆。”海伦说。她站在桌边，手伸进装薯片的袋子里。“等卡尔一把澡洗完，他就去准备那个水管子的。”她打开装饼干的盒子，往嘴里放了片。“嗯，好吃。”

“我不知道艾米丽·波斯特会怎么说你，”玛丽说。

海伦摇了摇头，只管笑。

卡尔从浴室里出来。“你们好。嗨，杰克，有什么好笑的？”他笑着说，“我刚才听见你在笑。”

“我们在笑海伦，”玛丽说。

“海伦一直笑个不停，”杰克说。

“她很搞笑的。”卡尔说，“这么多好吃的！嗨，你们想来杯汽水吗？我去把管子准备好。”

“我要来一杯，”玛丽说，“你怎么样，杰克？”

“我也来点。”杰克说。

“杰克今晚不太痛快。”

“你为什么这么说话？”杰克问道。他看着她说，“这倒是个让我不痛快的好办法。”

“我逗你玩呢，”玛丽说。她走过来，坐到他身边。“我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宝贝。”

“嗨，杰克，别不开心，”卡尔说，“给你看看我的生日礼物。海伦，你去开瓶汽水，我得去准备那个管子了，我口渴得要命。”

海伦把薯片和汽水放在茶几上，她开了瓶汽水，拿出四个杯子。

“看来我们今天可以狂欢一番了，”玛丽说。

“我今天已经饿了自己一天了，不然的话，我一周下来非长个十磅不可，”海伦说。

“这我太知道啦，”玛丽说。

卡尔拿着水管子从卧室里走出来。

“怎么样？”他一边问杰克，一边把管子放在茶几上。

“像这么回事，”杰克说。他把它拿起来，看了看。

第四部分 7.肥 (7)

第四部分 7.肥 (7)

“这玩意叫水烟枪，”海伦说，“卖这个的人是这么说的。这是个小的，但很管用。”

她笑了笑说。

“哪儿买的？”玛丽问道。

“什么？第四街上的那个小店，你知道的那个，”海伦说。

“知道了，”玛丽说，“改天我得去一趟，”玛丽说。她抱着胳膊，看着卡尔。

“这玩意怎么个用法？”杰克问道。

“你把烟放在这里，”卡尔说，“把它点着，再从这头吸，烟从水里滤过。这样一来，味道好，有劲。”

“我也想给杰克买一个，作圣诞礼物，”玛丽说。她笑着看了一眼杰克，并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我想要一个，”杰克说。他伸直了腿，在灯光下看着自己的鞋子。

“来，试一下。”卡尔细细地吐了口烟，把烟枪递给杰克。“看看怎么样。”

杰克就着管子吸了一口，屏住烟，把烟枪传给海伦。

“玛丽你先来，”海伦说，“我排在玛丽后面，你们得快点赶上来。”

“这我同意，”玛丽说。她把管子塞到嘴里，快速地狠吸了两口。杰克看着她弄出来的水泡。

“真不错，”玛丽说，她把烟枪传给了海伦。

“我们昨晚刚开始用它，”海伦一边说，一边大声地笑着。

“她早上和孩子起来时还在那儿飘飘欲仙呢，”卡尔说，他大笑不止地看着海伦抽烟。

“孩子们怎样？”玛丽问道。

“他们很好，”卡尔把烟枪塞进嘴里说。杰克一边呷着汽水，一边看着管子里面的水泡。这让他想起了潜水员头盔冒出来的水泡，他还想起了珊瑚礁和一些奇形怪状的鱼。

卡尔把烟枪传了过去。

杰克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你要去哪儿，宝贝？”玛丽问道。

“哪儿也不去，”杰克说。他坐了下来，摇了摇头，笑着说，“天哪。”

海伦在笑。

“有什么好笑的？”等了好一会后，杰克问道。

“天知道，”海伦说。她一边笑一边用手擦眼睛，玛丽和卡尔也开始大笑。

过了一会儿，卡尔拧开烟枪上部的盖子，对着一根管子使劲吹气。“有时它会堵住。”

“你说我不痛快是什么意思？”杰克问玛丽道。

“什么？”玛丽说。

杰克看着她，眨了眨眼，“你刚才说我不太痛快，为什么那么说？”

“我不记得了，不过你要是一不高兴，我马上就会知道，”她说，“请别说让人不高兴的事了，可以吗？”

“可以，”杰克说，“我只是想说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说。如果在你说之前我好好的，你这么一说，倒正好让我不高兴了。”

“如果你觉得鞋子合脚的话，”玛丽说。她靠着沙发的扶手狂笑起来，把眼泪都笑了出来。

“你们在说什么？”卡尔问道。他看了眼杰克，又看了眼玛丽。“我刚才没听见，”卡尔说。

“我忘了做一点蘸玉米片的沙司了，”海伦说。

第四部分 8.肥 (8)

第四部分 8.肥 (8)

“不是还有一瓶香草汽水吗？”卡尔说。

“我们带了两瓶来，”杰克说。

“两瓶都给喝完了？”卡尔说。

“我们喝了吗？”海伦大笑着说。“没喝完，我只开了一瓶，我想我只开了一瓶，我不记得我开过一瓶以上的汽水，”海伦说，还在不停地大笑。

杰克把烟枪递给玛丽，她抓住他拿烟枪的手，把烟枪塞进嘴里。过了很长的时间，他看见烟从她的嘴里冒了出来。

“来点汽水怎么样？”卡尔说。

玛丽和海伦在笑。

“为什么？”玛丽问。

“这个嘛，我以为我们要喝一杯，”卡尔说。他看着玛丽，咧嘴笑了笑。

玛丽和海伦还在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卡尔说，他看了眼海伦，又看了眼玛丽。他摇了摇头，“我真闹不懂你们，”他说。

“我们有可能会去阿拉斯加，”杰克说。

“阿拉斯加？”卡尔说，“阿拉斯加有什么？你们去那儿干什么？”

“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去个什么地方，”海伦说。

“这儿有什么不好？”卡尔说。“你们去阿拉斯加干什么？我很认真，我想知道。”

杰克放了片薯片在嘴里，嚼着汽水。“我不知道，你说呢？”

过了一会儿，卡尔说：“阿拉斯加有什么？”

“我不知道，”杰克说，“问玛丽，玛丽知道。玛丽，我去了那儿干点什么？也许，我可以去种你读到过的那种超大卷心菜。”

“或者南瓜，”海伦说，“种南瓜。”

“你们会赚大钱的，”卡尔说，“过鬼节时把南瓜运到这儿来，我来做你们的批发商。”

“卡尔将是你们的批发商，”海伦说。

“就是，”卡尔说，“我们都赚它一大笔。”

“发大财，”玛丽说。

过了会儿，卡尔站了起来，“我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香草汽水。”卡尔说。

玛丽和海伦在大笑。

“你们就笑个够吧，”卡尔说，自己也笑了一下。“谁要来一点？”

“来点什么？”玛丽问。

“来点汽水，”卡尔说。

“你站起来的样子就像是要发表演讲一样，”玛丽说。

第四部分 9.肥 (9)

第四部分 9.肥 (9)

“我倒是没往那儿想，”卡尔说，摇了摇头，也开始大笑。他坐了下来，“这玩意不错，”他说。

“我们应该多弄点儿，”海伦说。

“多弄点什么？”玛丽问。

“多弄点钱，”卡尔说。

“没钱，”杰克说。

“纸袋里面装的是‘哟喏’棒吗？”海伦说。

“我买了些，”杰克说，“我要出超市时才看见它们。”

“巧克力棒好呀，”卡尔说。

“它们又香又酥，”玛丽说，“入口即化。”

“如果有人想吃的话，我们有一些 mm 和冰棍，”卡尔说。

玛丽说：“我来根冰棍，你去厨房吗？”

“是的，我还要去拿汽水，”卡尔说，“刚刚想起来，你们要来一杯吗？”

“都拿来，我们再做决定，”海伦说，“还有 mm。”

“看来把厨房搬过来要容易些，”卡尔说。

“我们住在城里的时候，”玛丽说，“听别人说，只要在早上看看厨房，就知道谁家前一天晚上疯狂过。我们住在城里时，只有个很小的厨房，”她说。

“我们现在的厨房也不大，”杰克说。

“我去看看能找出些什么，”卡尔说。

“我和你一起去，”玛丽说。

杰克看着他们向厨房走去。他把背靠在沙发的垫子上，看着他们。然后他慢慢地向前倾了倾身子，眯着眼看。他看见卡尔伸手去够碗柜架子上的东西，玛丽的身子贴在卡尔的后面，用手臂搂住了他的腰。

“你们俩是认真的吧？”海伦说。

“非常认真，”杰克说。

“去阿拉斯加，”海伦说。

杰克望着她。

“我记得你说过，”海伦说。

卡尔和玛丽回到客厅。卡尔拿了一大袋 mm 和一瓶汽水，玛丽在吮一根桔子味的冰棍。

“谁想吃三明治？”海伦说，“我们有做三明治的东西。”

“真有意思，”玛丽说，“先吃甜食，再吃正餐。”

第四部分 10.肥 (10)

第四部分 10.肥 (10)

“是有意思，”杰克说。

“你是在挖苦人吧，宝贝？”玛丽说。

“谁想要汽水？”卡尔说，“汽水马上就到。”

杰克把杯子递了过去，卡尔把杯子倒满。杰克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但在他伸手去够的时候，碰翻了它，汽水倒在了他的一只鞋子上。

“真该死，”杰克说，“你们看见了吧？我把自己的鞋给浇湿了。”

“海伦，我们有纸巾吗？给杰克拿点来，”卡尔说。

“这是双新鞋，”玛丽说，“他刚买的。”

“看上去很舒服，”海伦说，等了好一会儿，才递了一卷纸巾给杰克。

“我正是这么跟他说的，”玛丽说。

杰克脱下那只鞋，用纸巾擦着皮鞋。

“完了，”杰克说，“汽水肯定擦不掉了。”

玛丽、卡尔和海伦在哈哈大笑。

“这倒是让我想起报上看到的一件事，”海伦说，她眯着眼，用手指压着自己的鼻尖。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她说。

杰克把那只鞋穿上，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台灯下面，看看两只鞋有什么不同。

“你读到过什么？”卡尔说。

“什么？”海伦说。

“你说你在报上读到过什么？”卡尔说。

海伦笑了一会儿，“我刚才在想阿拉斯加，这让我想起了什么，我记得他们发现了一个包在冰块里的史前人。”

“那不在阿拉斯加，”卡尔说。

“也许吧，但它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海伦说。

“你们俩，阿拉斯加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尔说。

“阿拉斯加什么都没有，”杰克说。

“他情绪不太好，”玛丽说。

“你们在阿拉斯加能干些什么呢？”卡尔说。

“在阿拉斯加什么都干不了，”杰克说。他把脚放到茶几下面，又把它们再次移到灯光下面。“谁想要一双新鞋子？”杰克说。

“什么声音？”海伦说。

他们听见有个东西在抓门。

第四部分 11.肥 (11)

第四部分 11.肥 (11)

“听上去像是辛蒂，”卡尔说，“最好让它进来。”

“你起身时，顺便给我拿根冰棍，”海伦说，她把头向后仰着，大笑。

“我也来一根，宝贝，”玛丽说。“我在说什么？我是想说卡尔，”玛丽说，“对不起，我以为我是在和杰克说话呢。”

“每人都来根冰棍，”卡尔说。“你要根冰棍吗，杰克？”

“什么？”

“你要一根桔子冰棍吗？”

“来根桔子的，”杰克说。

“四根冰棍马上就到，”卡尔说。

过了一会儿，卡尔拿来四根冰棍，分给了大家。他坐下后，他们又听见了抓门声。

“我就知道我忘记了什么，”卡尔说，他站起身，把门打开。

“老天爷，”他说，“如果这也不算是什么的话。我猜辛蒂今晚外出吃正餐去了。嗨，你们大家，快来看这个。”

猫叼着一只老鼠进了客厅，它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然后叼着老鼠沿着走廊跑去。

“你们都看见我刚看见的了吗？”玛丽说，“说到让人不愉快的东西。”

卡尔打开走廊里的灯，猫叼着那只老鼠，从走廊跑出来，一头钻进了卫生间。

“它在吃老鼠，”卡尔说。

“我不想让它在卫生间吃老鼠，”海伦说，“把它弄出去，里面有孩子们的东西。”

“它不会出来的，”卡尔说。

“那老鼠呢？”玛丽说。

“管它呢，”卡尔说，“如果我们要去阿拉斯加的话，辛蒂必须学会狩猎。”

“阿拉斯加？”海伦说，“这和阿拉斯加有什么关系？”

“别问我，”卡尔说，他靠着卫生间的门，看着猫。“玛丽和杰克说他们要去阿拉斯加，辛蒂应该学会狩猎。”

玛丽用手托住下巴，看着走廊。

“它在吃老鼠，”卡尔说。

海伦吃掉了最后一块玉米片。“我说了我不要辛蒂在卫生间里吃老鼠，卡尔？”海伦说。

“什么？”

“我说了，把它从卫生间弄出去，”海伦说。

“看在老天的分上，”卡尔说。

第四部分 12.肥 (12)

第四部分 12.肥 (12)

“看，”玛丽说，“呃，这该死的猫过来了。”

“它要干什么？”杰克说。

猫把老鼠拖到茶几的下面，它趴在茶几下，舔着老鼠。它用爪子摀住老鼠，从头到尾，慢慢地舔着它。

“这猫很兴奋，”卡尔说。

“它让你打哆嗦，”玛丽说。

“这是天性，”卡尔说。

“看它的眼睛，”玛丽说，“看它看我们的眼神，它确实很兴奋。”

卡尔来到沙发这边，在玛丽身旁坐了下来。玛丽往杰克那边挪了挪，给卡尔腾了点地方。她把手放在杰克的膝盖上。

他们看着猫在那里吃老鼠。

“你们从来不喂这只猫？”玛丽对海伦说。

海伦只管笑。

“再抽一根怎么样？”卡尔说。

“我们得走了，”杰克说。

“你们着什么急？”卡尔说。

“再待一会儿，”海伦说，“你们不用着急走的。”

杰克盯着玛丽，玛丽凝视着卡尔，卡尔却盯着脚边的地毯看。

海伦挑着手上的 mm。

“我最喜欢绿色的，”海伦说。

“我得早起上班，”杰克说。

“瞧他不开心的样子，”玛丽说，“你们如果想见识一个不痛快的，伙计们，这儿就有一个。”

“你走不走？”杰克说。

“谁想来杯牛奶？”卡尔说，“我们还有点牛奶。”

“我汽水喝得太饱了，”玛丽说。

“汽水一点都没剩下，”卡尔说。

海伦在笑，她合上眼睛，再睁开来，又开始大笑。

“我们该回家了，”杰克说。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我们穿外套来了吗？我不觉得我们穿了。”

“什么？我不觉得我们穿了，”玛丽说。她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最好是走了吧，”杰克说。

第四部分 13.肥 (13)

第四部分 13.肥 (13)

“他们不得不走了，”海伦说。

杰克把手伸到玛丽的腋窝下面，把她拉了起来。

“再见了，伙计们，”玛丽说。她拥着杰克，“我太饱了，动都动不了，”玛丽说。

海伦只是笑。

“海伦总能找到好笑的事情，”卡尔说。他咧嘴一笑，“你在笑什么，海伦？”

“我不知道，玛丽说过的什么，”海伦说。

“我说什么啦？”玛丽说。

“我不记得了，”海伦说。

“我们该走了，”杰克说。

“再见，”卡尔说，“回头见。”

玛丽想挤出点笑容。

“走吧，”杰克说。

“晚安，各位，”卡尔说，“晚安，杰克。”杰克听见卡尔的声音非常非常缓慢地传了过来。

到了外面，玛丽低着头，拖着杰克的胳膊往前走。他们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他听着她的鞋子在地上蹭出的声音，还听见一些断续刺耳的狗叫声，以及浮在这些声音上面的、远处车辆发出的微弱的呼啸声。

玛丽抬起头来，“到家后，杰克，我要你干我，跟我说话，让我高兴。我要换换脑子，杰克，今晚我不想想别的。”她抱紧了他的胳膊。

他能感觉到那只鞋子上的潮湿。他打开门，拨了一下灯开关。

“上床来，”玛丽说。

“这就来，”他说。

他进了厨房，一口气喝了两杯水。关了客厅的灯，他摸黑走进了卧室。

“杰克！”她大叫，“杰克！”

“老天爷，是我！”他说，“我在开灯。”

他找到了台灯。她坐在床上，眼睛发亮。他上上闹钟，开始脱衣服。他的膝盖有点发抖。

“还有可以抽的东西吗？”她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他说。

“那就给我弄杯喝的来，我们有喝的东西，别跟我说我们什么喝的都没有，”她说。

“只有些啤酒。”

他们瞪着眼，互相看着。

“我要杯啤酒，”她说。

第四部分 14.肥 (14)

第四部分 14.肥 (14)

“你真的要喝？”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拿来啤酒，她坐在床上，大腿上放着他的枕头。他把啤酒递给她，自己爬到床上，把被子拉上来。

“我忘了吃避孕药了，”她说。

“什么？”

“忘了我的避孕药了。”

他从床上爬起来，取来她的药。她睁开眼，他把药丢在她伸出的舌头上。她就着啤酒把药咽了下去，他回到了床上。

“把这个拿走，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她说。

他把啤酒听放在地上，躺在他那一侧的床上，瞪着漆黑的走廊。她把手放在他的肋骨上，用手指在他的胸口慢慢地划着。

“阿拉斯加有什么？”她说。

他翻过身来，躺在床上，小心地挪到自己那一边。不一会儿，她就打起了呼噜。

他正准备把台灯关掉，就觉得在走廊里看见了什么。他紧盯着那儿看了会儿，好像又看见了，是一双小眼睛。他的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他眨了眨眼，仍然盯着那儿看。他弯下身来想找个可以扔的东西，捡起了他的一只鞋子。他坐直了身子，双手举着鞋。他咬着牙，听着她的呼噜声。他在等着，等着它再动一下，等着它发出最细微的响动。

第五部分 1.邻居 (1)

第五部分 1.邻居 (1)

比尔和阿琳·米勒是对快乐的夫妻。但有时他们觉得他们被他们所属圈子里的人超过了，留下比尔做他的簿记员，阿琳忙她例行的秘书事务。他们有时谈起这个，主要是和他们的邻居哈里特和吉姆·斯通的生活作比较。在米勒两口子看来，斯通家的日子更充实，更有希望。斯通家总是外出吃晚饭，要么在家里招待客人，要么借着吉姆工作的机会到全国各地旅行。

斯通家就住在米勒家的对门。吉姆是个机器配件公司的销售，他常把公差和私人度假结合起来。这次，他们要外出十天，先去切叶尼，再去圣路易斯访问亲友。他们不在时，米勒夫妇会帮他们照看公寓、喂猫和给花草浇水。

比尔和吉姆在车旁握手。哈里特和阿琳托着对方的手臂，在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

“好好玩，”比尔对哈里特说。

“我们会的，”哈里特说。“你们也过得愉快。”

阿琳点点头。

吉姆冲她眨了下眼。“再见，阿琳。照顾好老头子。”

“我会的，”阿琳说。

“玩好，”比尔说。

“那还用说，”吉姆说，轻轻捶了一下比尔的胳膊。“再谢一次，你们俩。”

斯通两口子开车走时挥了挥手，米勒夫妇也挥了挥手。

“嗯，真希望是我们，”比尔说。

“天晓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度个假了，”阿琳说。她拉过他的手臂，放在她的腰上，一起上楼回他们的公寓。

晚饭后阿琳说：“别忘了。猫咪今晚吃肝味食物。”她站在门口，叠着哈里特去年从圣达菲带给她的手工桌布。

进入斯通的公寓时，比尔深吸了口气。空气已经有点滞浊，似乎带着点甜味。电视上方日出型的座钟指向八点半。他记得哈里特带着这台钟回家时，是怎样走过来给阿琳看，她搂着黄铜的底座，隔着包装纸和它说话，好像这个钟是个婴孩似的。

猫咪在他的拖鞋上蹭着它的脸，然后侧身躺下。当比尔走进厨房，从闪亮的滴水板上堆着的罐头里选出一听时，它“噌”的一声跳了起来。猫咪在那儿挑吃食物的当口，他去了卫生间。在镜子里看了眼自己，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打开药柜，发现一瓶药，看了看标签——哈里特·斯通，每天一片，遵医嘱——顺手塞进了口袋。他回到厨房，提了一大壶水去了客厅。浇完植物后，他把水壶放在垫子上，打开了酒柜。他从后面拿出瓶芝华士威士忌，就着瓶子喝了两口，用袖子擦了擦嘴，把酒瓶放回了原处。

猫咪在沙发上睡觉。他关了灯，慢慢地关上门，确认是关好了。他觉得自己落下了什么。

“怎么这么长时间？”阿琳说。她正跪坐在那儿看电视。

“没事。逗了一会儿猫咪。”他说，蹭到她身边，摸着她的胸脯。

“我们上床吧，宝贝，”他说。

第五部分 2.邻居 (2)

第五部分 2.邻居 (2)

第二天，比尔只用了下午二十分钟休息时间里的十分钟，五点差一刻就离开了。阿琳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正在停车。他等她进楼后才冲上楼梯，好在她从电梯里出来时和她碰个正着。

“比尔！老天，你吓我一跳。你回来早了，”她说。他耸耸肩。“工作那边没什么事做，”他说。

阿琳让比尔用她的钥匙开了门，他瞟了眼对面的门，跟着她进到里面。

“我们上床吧，”他说。

“现在？”她笑了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把衣服脱了。”他笨拙地去搂她，她说，“我的天哪，比尔。”

他解掉他的皮带。

后来他们叫了中国餐外卖，饭送来后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听着唱片，一句话也不说。

“别忘了喂猫咪，”她说。

“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他说。“我马上过去。”

他为猫选了听鱼味的食物，然后给水壶加满水去浇花。他回到厨房时，猫在它的沙盒子这里的沙盒子（littlebox）是给猫大便用的。里扒着。它盯着他看了会儿，又回到沙盒子里。他打开所有的碗柜，查看罐头食品、麦片、包装好的食品，各种酒杯、盘子、罐子和锅。他打开冰箱，闻了闻芹菜，咬了两口奶酪，啃着一个苹果走进了卧室。床显得巨大无比，盖着蓬松的白色床罩，一直拖到地板上。他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看见半包香烟，把它塞进了口袋，他向壁橱走去，正要打开它时，听见了敲门声。

他去开门时路过卫生间，冲了一下抽水马桶。

“怎么这么长时间？”阿琳说。“你在这儿都一个多钟头了。”

“真的吗？”他说。

“当然是了，”她说。

“我急着上厕所，”他说。

“你自己家里有厕所，”她说。

“等不及了，”他说。

那晚他们又做了爱。

早晨他让阿琳打电话替他请假。他冲完澡，穿上衣服，做了点清淡的早餐。他想看书。他出去走了一圈，感觉好了不少。过了一会儿他就回到公寓，双手还在裤兜里插着。他在斯通家门口停了停，期望能听见猫的走动声。然后他走进自己家门，去厨房取钥匙。

屋里似乎比他的公寓要凉快些，也暗一点。他怀疑植物是否对温度有影响。他向窗外看了看，然后慢慢地穿过每个房间，琢磨着见到的每样东西，非常仔细地，一件一件地看过来。烟灰缸、各式家具、厨房用具和灯等，什么都看了一遍。最后他走进卧室，猫出现在他脚下。他摸了它一下，把它抱进卫生间，关上了门。

第五部分 3.邻居 (3)

第五部分 3.邻居 (3)

他在床上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他闭着眼躺了会儿，然后动起了伸进裤带下面的手。他试图回想今天是几月几号，回想斯通两口子回来的日子，然后他琢磨起他们是否还回来。他已想不起他们的长相、穿着和说话的样子了。他叹了口气，艰难地翻身下床，趴在穿衣柜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打开壁橱，选了件夏威夷衬衫。他又翻了半天，找到一条

烫得平平的，挂在一条棕色斜纹布裤子外面的

百慕大短裤，烫得平平的挂在一条棕色斜纹布裤子的外面。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穿上短裤和衬衫，又照了照镜子。他去客厅倒了杯酒，呷着酒往回走。他穿上蓝衬衫，深色西装，戴上条蓝白相间的领带，黑色的尖皮鞋。酒杯空了，他又去倒了一杯。

再次回到卧室，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跷着腿，微笑着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电话响了两下，没再响下去。他喝完酒，脱掉西装外套。在上面的抽屉里乱翻了一通，找到一条女内裤和一个胸罩。他穿上那条内裤，系紧胸罩，又在壁橱里找外面穿的。他上一条有黑白格子的裙子，想把拉链给拉上。他套上那件前面扣着扣子的紫红色上衣。琢磨了好一会儿她的鞋，但断定它们实在是不合脚。他站在客厅的窗前，隔着窗帘向外看了很久。然后回到卧室，把衣服都脱了。

他一点都不饿。她吃得也不多。他们有点尴尬地看着对方，微笑着。她从桌旁站起身来，看了眼架子上的钥匙，然后很快地把碗洗了。

他站在厨房门口，吸着烟，看着她拿起钥匙。

“我去对门时你好好歇着，”她说。“看看报什么的。”她攥紧钥匙。他看上去，据她说，有点疲劳。

他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上面，看了一会儿报纸，又打开电视。最后，他去了对门。门是锁着的。

“是我，你还在里面吗，宝贝？”他叫道。

过了一会锁才打开，阿琳走出来，顺手带上门。“我走了很久了吗？”她说。

“嗯，是的，”他说。

“是吗？”她说。“我猜我肯定是逗猫咪玩来着。”

他琢磨着她，她把头转向一侧，她的手还握着门把手。

“真奇怪，”她说。“我是说——像这样进到别人家里。”

他点点头，把她的手从把手上拿开，拉着她往自己家走。他打开公寓的门。

“是很奇怪，”他说。

他注意到她的毛衣背上沾着的白色线头，她的脸通红。他开始吻她的脖子和头发，她也回身吻他。

第五部分 4.邻居 (4)

第五部分 4.邻居 (4)

“哦，该死，”她说。“该死，该死，”她像小女孩一样拍着手唱道。“我刚想起来。我彻底忘掉了我要去做的事情。我没喂猫咪，也没给植物浇水。”她看着他。“是不是很蠢？”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等会儿。我拿上烟，和你一起过去。”

她等着他锁上门，然后拉着他满是肌肉的胳膊，说：“我想我该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些照片。”

他在走廊中间停了下来。“什么样的照片？”

“你自己看吧，”她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真的？”他咧嘴一笑。“在哪？”

“在一个抽屉里，”她说。

“还真的是，”他说。

稍后她说，“也许他们不会回来了，”说完就对自己的话感到很吃惊。

“有可能，”他说。“什么都可能发生。”

“或者也许他们会回来，并……”但她没把话说完。

他们拉着手走过不长的过道。他说话时她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

“钥匙，”他说。“把它给我。”

“什么？”她说，瞪着那扇门。

“钥匙，”他说。“钥匙在你那儿。”

“我的天哪，”她说，“我把它忘在里面了。”

他试了试门把手。锁着的。她跟着试了试，转都转不动。她张着嘴，呼吸加重，期待着。他张开手臂，她扑了进去。

“没关系的，”他对着她的耳朵说。“看在老天的分上，放松点。”

他们站在那儿。他们抱着对方。他们靠着大门，像是在抵挡一阵大风，极力保持着平衡。

把你的脚放在我鞋里试试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整所公寓都已经吸得差不多了，他正在客厅里忙着，用吸管清理沙发坐垫间的猫毛。他停了下来，听了听，然后关掉吸尘器，过去接电话。

“喂，”他说，“我是马尔斯。”

“马尔斯，”她说。“你怎么样？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他说，“嗨，保拉。”

“今天下午办公室里有个聚会，”她说，“你被邀请了，迪克邀请了你。”

“我来不了，”马尔斯说。

“迪克刚对我说了，给你家老头子打电话，叫他过来喝一杯，把他从他的象牙塔里拖出来，拖到现实世界里来待一会儿。迪克喝了酒后很搞笑，马尔斯？”

“我在听，”马尔斯说。

第五部分 5.邻居 (5)

第五部分 5.邻居 (5)

马尔斯原来是迪克的下属。迪克总说他要去巴黎写一部小说，当马尔斯辞职去写小说时，迪克说他会畅销书排行榜上找马尔斯的名字。

“我现在来不了，”马尔斯说。

“今天早上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保拉接着说道，就像是没听见他说的。“你记得拉里·古汀纳斯吗？你来工作时他还在。他在科学书籍处帮了一阵儿忙，后来被派出去工作，再后来就被解雇了。今天早上听说他自杀了，他冲自己嘴里开了一枪，你想象得出来吗？马尔斯？”

“听见了，”马尔斯说。他试图回想古汀纳斯的样子，想起一个高个儿、有点驼背的男人，他戴一副金丝眼镜，有着鲜艳的领带和后退的发线。他能想象得出那一震，头猛地向后一甩。“天哪，”马尔斯说道，“咳，听了真让人难过。”

“宝贝，来办公室坐坐吧，可以吗？”保拉说。“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喝点酒，听听圣诞音乐。过来吧。”她说。

马尔斯能在电话里听见那些嘈杂声。“我不想过来，”他说。“保拉？”窗外的几片雪花从他眼前飘过。在等待回答时，他用手指刮了刮玻璃，并开始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

“什么？知道啦，”她说。“好吧，”保拉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在奥也莱斯碰个面，一起喝一杯？马尔斯？”

“好吧，”他说，“奥也莱斯，就这样。”

“你不来大家都会失望的，”她说。“特别是迪克，迪克对你很钦佩，你是知道的，他真的是这样，他对我说过。他很佩服你的魄力，他说他要是有你这样的魄力的话，早就辞职不干了。迪克说像你这样做，没有勇气肯定是不行的，马尔斯？”

“我在这儿，”马尔斯说。“我觉得我可以把车子发动起来。不行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

“就这样，”她说。“奥也莱斯见。如果五分钟里你不来电话，我就从这儿出发。”

“替我问迪克好，”马尔斯说。

“我会的，”保拉说，“他正说着你呢。”

马尔斯把吸尘器放到一边。他下了两层楼梯，走到停在最末一个车位被雪覆盖着的车旁。他钻进车子里，踩了好几脚油门，试着发动。车发动起来了。他踩住油门。

开车途中，他看着人行道上提着购物袋匆匆来去的行人。他扫了一眼飘着雪花的灰色天空和墙缝与窗台上都积着雪的高楼。他试图把所有的东西都尽收眼底，以备后用。他目前写不出故事来，有点鄙视自己。他找到奥也莱斯，一个在街角、紧靠一家男装店的小酒吧。他在后面停了车，走了进去。他在吧台前坐了一会儿，然后，端着杯酒，来到靠门的一张小桌子旁。

保拉进来时，说了声，“圣诞快乐，”他站起来，吻了她一下。他帮她把椅子拉开。

他说：“威士忌？”

“威士忌，”她说。“威士忌加冰，”她对过来开单子的女孩说。

保拉端起他的酒杯，一口把酒干了。

“我也再来一杯，”马尔斯对女孩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女孩离开后他说。

“这地方哪儿不好？”保拉说，“我们总来这儿的呀。”

第五部分 6.邻居 (6)

第五部分 6.邻居 (6)

“我就是不太喜欢，”他说，“我们喝完这杯就去别的地方。”

“随你的便，”她说。

女招待端来了酒，马尔斯付了账，他和保拉碰了一下杯。

马尔斯看着她。

“迪克向你问好，”她说。

马尔斯点点头。

保拉呷着她的酒。“今天过得怎样？”

马尔斯耸了耸肩。

“都干了些什么？”她说。

“没干什么，”他说，“我吸尘了。”

她碰了一下他的手，“所有人都让我代问你好。”

他们把酒喝完。

“我有个主意，”她说。“干吗我们不去摩根家拜访一下。我们还从来没见过他们，看在老天的分上，他们已经回来好几个月了。我们可以路过一下，说我们是马尔斯夫妇，

向他们问个好。而且，他们给我们寄了张卡，让我们在节日期间过去坐坐。他们邀请了我们。我不想回家，”她终于把话说完，伸手去包里找烟。

马尔斯回想起他出门前封了炉子，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而后，他想起了窗前飘过的雪花。

“他们上次寄来的那封说他们听说我们在房里养猫的侮辱信，这事怎么讲？”他说。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忘掉了，”她说。“也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哦，我们去吧，马尔斯，我们路过一下嘛。”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应该先去个电话，”他说。

“别打，”她说。“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打电话，直接去敲门问好，我们曾在那儿住过嘛。好不好？马尔斯？”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去个电话，”他说。

“正过节呢，”她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吧，宝贝。”

她拉住他的胳膊，他们出门走进雪里。她建议开她的车，过后再来取他的车。他为她打开车门，再绕到乘客那一边。

当看到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屋顶上的积雪和车道上停着的旅行轿车时，他愣住了。窗帘开着，圣诞树上的小灯泡透过窗户冲着他们眨眼。

他们从车里钻出来。他们跨过一堆积雪，向屋前走去时，他扶着她的肘。刚走了几步，就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从车库的拐角处冲出，径直朝他们奔来。

“哦，天哪，”他说道，弯着腰往后退，双手不由得举了起来。他在走道上滑了一下，外套掀了起来，他摔倒在冰冻的草地上，心想这狗肯定会上来咬断他的咽喉。狗咆哮了一阵后，开始嗅马尔斯的外套。

保拉抓起一大把雪，向狗扔去。门廊的灯亮了，门打开了，一个男人喊道，“巴滋！”马尔斯爬起来，掸了掸身上。

“怎么回事？”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是谁呀？巴滋，过来，伙计，这儿来！”

“我们是马尔斯夫妇，”保拉说。“我们是来祝你们圣诞快乐的。”

“马尔斯？”站在门口的男人说。“滚出去！滚到车库去，巴滋。滚，滚！是马尔斯他们，”男人对站在他身后、正探头往外看的女人说道。

“是马尔斯两口子，”她说。“哦，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走到门廊前，说，“请进，真冷。我是希尔达·摩根，这是埃德加。很高兴见到你们。请进来吧。”

他们在门廊处很快地握了握手。马尔斯和保拉进了屋子，埃德加·摩根关上了门。

“把你们的外套给我，把外套脱了吧，”埃德加·摩根说。“你没事吧？”他对马尔斯说，仔细地看了看他，马尔斯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条狗有点疯狂，但它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我看见了。事情发生时我正好看着窗外。”

这段表白让马尔斯觉得很奇怪，他看了看这个男人。埃德加·摩根四十来岁，头几乎全秃了，穿着休闲裤和毛衣，脚上穿着双皮拖鞋。

第五部分 7.邻居 (7)

第五部分 7.邻居 (7)

“它叫巴滋，”希尔达·摩根宣布道，并做了个鬼脸。“是埃德加的狗。我不能在家里养宠物，但埃德加买了这条狗，他保证不让它进家。”

“它睡在车库里，”埃德加·摩根说。“它乞求进屋来，但是，要知道，我们是不能答应的。”摩根吃吃地笑了起来。“坐下，坐下，如果你们能在这堆得乱七八糟的地方找到个座位的话。希尔达，亲爱的，把沙发上的东西挪开，好让马尔斯他们坐下来。”

希尔达清了清沙发上的盒子、包装纸、剪刀、一盒缎带和纸花，她把这些都放到了地上。

马尔斯注意到埃德加在盯着他看，脸上没了笑容。

保拉说：“马尔斯，最亲爱的，你头发上粘了个什么。”

马尔斯用手在头后面摸了一下，发现一根细树枝，就把它放进了口袋。

“那条狗，”摩根说着，又吃吃地笑了起来。“我们正在喝热饮和包装那些拖到最后一刻的礼物。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为节日喝一杯吗？你们想来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保拉说。

“随便什么，”马尔斯说。“但愿我们没有打扰你们。”

“别胡说，”摩根说。“我们一直……一直都对马尔斯家很好奇。老兄，你来杯热的？”

“好的，”马尔斯说。

“马尔斯太太？”埃德加说。

保拉点了点头。

“两杯热饮马上就到，”摩根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了，是不是？”他对他的妻子说。“这的确是个机会。”

他拿过她的杯子，去了厨房。马尔斯听见碗碟橱的门“蹦”的一声响，还听见一句像是诅咒的低声嘀咕。马尔斯眨了眨眼。他看了一眼希尔达·摩根，她正在沙发一端的一张椅子上稳稳地坐着。

“往这边坐，你们俩，”希尔达·摩根说。她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往这边一点，靠着壁炉。等摩根先生回来后，让他把柴火重新架一下。”他们坐了下来。希尔达·摩根把手放在大腿间，身体略向前倾，端详着马尔斯的脸。

除了希尔达·摩根椅子背后墙上的三张带镜框的小照片外，客厅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其中的一张照片里，一个穿着马甲和双排扣礼服的男子正在向两个打着阳伞的妇人脱帽致敬。背景是跑着马车的中央广场。

“德国待得怎样？”保拉说。她坐在坐垫的边上，抓着膝盖上的包。

“我们很喜欢德国，”埃德加·摩根说，他端着个放着四个大杯子的托盘从厨房出来。马尔斯认出了这些杯子。

“马尔斯太太，你去过德国吗？”摩根问道。

“我们很想去，”保拉说。“是不是啊，马尔斯？也许明年吧，明年夏天。要不就是后年。一旦我们有了钱。也许等马尔斯卖掉点什么以后。马尔斯在写作。”

“我觉得一趟欧洲之行对一个作家来说将会是十分有益的，”埃德加·摩根说。他把杯子放在垫子上。“请自己动手。”他在他妻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注视着马尔斯。“你在信中说你辞了职专事写作。”

第五部分 8.邻居 (8)

第五部分 8.邻居 (8)

“是这样的，”马尔斯呷着他的饮料说。

“他几乎每天都要写点什么，”保拉说。

“是这样吗？”摩根说。“那真了不起。我可以问一问，你今天都写了些什么吗？”

“什么都没写，”马尔斯说。

“现在是节日期间，”保拉说。

“你一定为他感到骄傲，马尔斯太太，”希尔达·摩根说。

“是的，”保拉说。

“我为你高兴，”希尔达·摩根说。

“你们或许会对我那天听说的事情感兴趣，”埃德加·摩根说。他取出些烟丝，往烟斗里塞。马尔斯点着了根烟，四下找着烟缸，最后把火柴丢到了沙发背后。

“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你也许可以用它做素材，马尔斯先生。”摩根划着火柴，吸着烟斗。“这对你有益，是不是，这类的事情，”摩根一边说，一边笑，一边把火柴晃灭。“这老兄和我差不多大，和我同过几年事，我们有一点熟，有些共同的朋友。后来他搬走了，在一所大学接受了一份职务。唉，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模式——这老兄和他的一个学生搞上了。”

摩根太太的舌头示意了一声不满。她弯腰捡起一个包着绿纸的小盒子，往上面粘一朵红色的纸花。

“根据各方面所说，这是一段持续了好几个月的风流韵事，”摩根继续说道。“直到不久前，事实上，准确地说，是一周前。那天——是在晚上——他向他的妻子宣布——他们已结婚二十年了，他向他的妻子宣布他要离婚。你不难想象那个傻女人会怎么反应。可以说是突然的就来了这么一下子。这一通好闹，全家都给卷进来了。他妻子命令他立刻就从家里出去。但就在这老兄往外走的当口，他儿子朝他扔了一个西红柿汤罐头，正好砸在他的前额上。把他砸成了脑震荡，住进了医院。他的情况很严重。”

摩根吸着烟斗，盯着马尔斯。

“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摩根太太说。“埃德加，真让人恶心。”

“太恐怖了，”保拉说。

马尔斯咧嘴一笑。

“现在，有个为你而准备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迎着那一笑眯起眼睛。“想想如果你能钻进那个男人的脑袋瓜里，你会有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她的脑袋瓜里，”摩根太太说。“妻子的。想想她的故事。二十年后就这样地被别人背叛了。想想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想象一下那可怜的男孩所承受的，”保拉说。“想想看吧，他几乎把他父亲给杀死了。”

“是的，说得都对，”摩根说。“但我觉得你们都没往这儿想。想一想这个，马尔斯先生，你在听吗？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脚放在那个爱上了一个已婚男人的十八岁女学生的鞋里，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你故事可能的写法了。”

摩根点了下头，带着得意的神情往后靠在椅背上。

“恐怕我对她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摩根太太说。“我能想象她是哪一种人。我们都知道她是什么样的，那种专门勾引老男人的。我对他也没有一点同情——这个男人，这个追逐者，没有，我没有。在这件事上，我不得不说我的同情心全在妻子和儿子身上。”

“这得靠一个托尔斯泰来写和写好这个故事，”摩根说。“比托尔斯泰差半点都不行。马尔斯先生，水还热着呢。”

“该走了，”马尔斯说。

他站起来，把烟扔进炉火里。

第五部分 9.邻居 (9)

第五部分 9.邻居 (9)

“待一会儿，”摩根太太说。“我们还没有彼此熟悉呢。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猜测你们来着呢。我们现在总算见面了，再待一会儿吧。这真是个惊喜。”

“谢谢你们的卡片和短信，”保拉说。

“卡片？”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坐了下来。

“我们决定今年一张卡片都不寄，”保拉说。“我忙不过来，似乎在最后一刻再来做这个也没什么用了。”

“你再来一杯吗，马尔斯太太？”摩根站在她前面，手放在她的杯子上，说。“给你丈夫做个榜样。”

“很好喝，”保拉说。“喝了暖和。”

“对，”摩根说。“喝了暖和。就是。亲爱的，你听见马尔斯太太说的了吗？喝了暖和。这非常好。马尔斯先生？”摩根说完等着。“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吗？”

“好吧，”马尔斯说，让摩根拿走了杯子。

狗发出呜呜的叫声并开始用爪子抓门。

“那条狗，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摩根说。他进了厨房，这一次，马尔斯清楚地听见他在把水壶摔到炉子上时诅咒了一声。

摩根太太哼起了小调。她拿起一个包了一半的礼品盒，剪了一条胶带，开始封贴包装纸。

马尔斯点了根烟。他把火柴搁在杯垫上。他看了看表。

摩根太太抬起头来。“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唱歌，”她说。她听了听。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的窗子跟前。“有人在唱歌。埃德加！”她喊道。

马尔斯和保拉走到窗前。

“我好多年没见过沿街唱圣诞颂歌的人了，”摩根太太说。

“怎么了？”摩根说。他端着托盘和杯子出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亲爱的。是唱圣诞歌的人。他们在那边，街对面，”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太太，”摩根递过托盘，说。“马尔斯先生。亲爱的。”

“谢谢你，”保拉说。

“非常感谢原文为西班牙文。

，”马尔斯说。

摩根放下托盘，端着杯子走到窗前。年轻人聚集在对面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和女孩和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围巾的年龄稍大个头稍高的男孩。马尔斯能看见对面窗

户里面人的面孔——阿特里夫妇。圣歌唱完后，杰克·阿特里来到门口，给了那个大男孩些什么。这群人沿着人行道往前走，手电筒的灯光晃来晃去的，他们在另一座房子前停了下来。

“他们不会来这儿了，”摩根太太等了一会儿后说。

“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摩根说，朝他妻子转过身去。“说的是什么蠢话！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

“我就是知道他们不会，”摩根太太说。

第五部分 10.邻居 (10)

第五部分 10.邻居 (10)

“我说他们会，”摩根说。“马尔斯太太，这些唱圣诞颂歌的人会不会来这儿？你怎么认为？他们会回来祝福这个家吗？我们让你来下结论。”

保拉贴近窗户，但唱圣诞颂歌的人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她没有回答。

“好啦，大家的兴奋劲都过去了，”摩根说，他回到他的椅子旁。他坐下，皱了皱眉头，开始往烟斗里面填烟丝。

马尔斯和保拉回到沙发上。摩根太太终于离开了窗户。她坐下来。她一边微笑一边盯着自己的杯子。然后，她放下杯子哭了起来。

摩根把手帕递给他的妻子。他看着马尔斯。不久，摩根开始用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马尔斯动了动他的脚。保拉在钱包里找香烟。“你看你搞的？”摩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离马尔斯脚不远的地毯上的什么。

马尔斯准备站起来。

“埃德加，给他们再来杯饮料，”摩根太太边说边擦眼睛。她用手帕擦了擦鼻子。“我想让他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马尔斯先生写东西，我想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用。我们等你回来后再讲这个故事。”

摩根收起杯子，把它们端到厨房里。马尔斯听见盘子的哗啦声和碗柜门的乒乒乓乓声。摩根太太看着马尔斯，无力地微笑着。

“我们得走了，”马尔斯说。“我们得走了。保拉，拿上你的外套。”

“别，别走，请留下，马尔斯先生，”摩根太太说。“我们想让你们听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可怜阿滕伯勒太太。马尔斯太太，你也会感谢这个故事的。那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丈夫的大脑是怎样来处理素材的。”

摩根回到客厅并把热饮递给大家。他飞快地坐了下来。

“告诉他们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亲爱的，”摩根太太说。

“那条狗差点没把我的腿给扯下来，”马尔斯说完后，马上对自己的话感到吃惊。他放下杯子。

“哎，我说，没那么严重吧，”摩根说。“我看到的。”

“你知道作家们，”摩根太太对保拉说。“他们总喜欢夸张。”

“所谓笔的威力，”摩根说。

“就这样，”摩根太太说。“把你的笔弯成犁头这里摩根太太是想说句俏皮话，让马尔斯做好写小说的准备。

，马尔斯先生。”

“让摩根太太来讲阿滕伯勒太太的故事，”摩根说，不理睬正起身站立的马尔斯。“摩根太太和这件事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已经给你们讲了那个被汤罐头砸昏了的老兄。”摩根吃吃地笑了起来。“让摩根太太来讲这一个。”

“你来讲，亲爱的。马尔斯先生，你注意听着，”摩根太太说。

“我们得走了，”马尔斯说。“保拉，我们走吧。”

“说到诚实，”摩根太太说。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马尔斯说。他然后说，“保拉，你走不走？”

第五部分 11.邻居 (11)

第五部分 11.邻居 (11)

“我要求你们听这个故事，”摩根提高了嗓音说。“你们如果不听这个故事的话，那就是在侮辱摩根太太，侮辱我们俩。”摩根握紧了他的烟斗。

“马尔斯，别这样，”保拉不安地说。“我想听这个，听完我们就走。马尔斯？求你了，亲爱的，再坐一分钟。”马尔斯看着她。她动了下手指头，像是对他做了个暗号。他犹豫了一下，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摩根太太开始讲了。“在慕尼黑的一个下午，埃德加和我去了多特蒙德博物馆。秋天那里有个包豪斯

包豪斯 (bauhaus)，建筑学的一个流派，始于德国。展，埃德加说管它呢，歇上一天——要知道，他正在做研究——管它呢，歇上一天。我们坐上有轨电车，穿过慕尼黑来到博物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看展览，为了向我们喜欢的几位过去的大师表示敬意，还重访了几个画廊。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我去了趟厕所。我把钱包丢在那儿了。钱包里有埃德加的月工资支票，那是昨天刚从国内寄来的，还有一百二十元的现金，我准备把它和支票一起存进银行。钱包里还有我的身份证。我到家后才发现钱包丢了。埃德加立刻给博物馆负责人打电话。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看见门前停下一辆出租车。一位穿着讲究的白发妇人从车里出来。她是个结实的妇人，挎着两个钱包。我招呼了声埃德加，就去开门。妇人自我介绍她叫阿滕伯勒太太，她递给我我的钱包，解释说她也下午参观了博物馆，在厕所发现垃圾箱里有个钱包。为了找到失主，她当然得打开钱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从而知道了我们的地址。为了亲自把钱包送来，她立刻离开了博物馆，乘了辆出租车过来。埃德加的支票还在里面，但是现金，那一百二十块钱不见了。

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感激，其他东西都还在。快四点了，我们挽留那个妇人和我们一起用茶。她坐了下来，没过一会儿就给我们说起她的经历来了。她出生在澳大利亚，并在那儿长大，婚结得早，有三个孩子，全是男孩，现在守了寡，和她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澳大利亚。他们牧羊为生，有两万多英亩的地让羊儿走动，而且，在一年中的某些季节里，会有很多的牧羊人和剪羊毛工人来给他们打工。来我们慕尼黑家的时候，她正在从英国去澳大利亚的途中。她在英国看望她做律师的小儿子后，在回澳大利亚时遇见了我们。”摩根太太说。“她一路上玩了不少地方。她的行程上还有好几个要看的。”

“说到点子上，亲爱的，”摩根说。

“好的。这是事情的经过，下面，马尔斯先生，我就直奔故事的高潮，就像你们作家说的那样。突然，在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个女人讲完她的经历和她在澳洲的历险后，她起身准备离开。她在把杯子递给我时，张开了嘴，杯子掉到了地上，她一头倒在我们的沙发上死了。死了。就在我们的客厅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震惊的一刻。”

摩根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天哪，”保拉说。

“命运让她死我们在德国的客厅里的沙发上，”摩根太太说。

马尔斯开始大笑。“命运……让……她……死……在……你的……客……厅？”他边喘气边说。

“这好笑吗？老兄，”摩根说。“你觉得这很好笑？”

马尔斯点点头，他笑个不停。他用衣袖擦了擦眼睛。“实在对不起，”他说。“我控制不住。那句‘命运让她死我们在德国的客厅里的沙发上’。对不起。后来怎样了？”他好不容易把话说完。“我想知道后来怎样了。”

“马尔斯先生，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摩根太太说。“太震惊了。埃德加试了试她的脉搏，但她一点活着的迹象都没有。她已经开始变色了。她的脸和手都在变灰。埃德加走到电话旁想打个电话。他说，‘打开她的包，看看能不能查到她在哪儿住。’我把目光从沙发上躺着的那个可怜的人身上移开，拿起她的钱包。当我在钱包里看见的第一样东西竟是我的一百二十块钱，上面还夹着回形针呢，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惊奇和困惑吧。一种彻底的困惑。我从来没有这么吃惊过。”

“还有失望，”摩根说。“别忘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失望。”

第五部分 12.邻居 (12)

第五部分 12.邻居 (12)

马尔斯咯咯地笑着。

“如果你真的是个作家，像你自己说的那样，马尔斯先生，你不会笑的，”摩根站起身来说。“你根本不敢这么笑！你会努力去理解它。你会扎到那个可怜的人的灵魂里去设法理解她。但你根本不是个作家，老兄！”

马尔斯咯咯地笑个不停。

摩根把他的拳头砸在茶几上，杯子在桌垫上丁当作响。“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在这间客厅里，现在是说出它来的时候了！真实的故事在这儿，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在摊在地毯上的鲜亮的包装纸上走来走去。他停下来盯着马尔斯看，后者正用手托着前额，笑得前俯后仰。

“设想一下这种可能性，马尔斯先生！”摩根尖叫道。“设想一下！一个朋友——让我们称他为 x 先生——是 y 先生和 y 太太的……朋友，也是 z 先生和 z 太太的朋友。不幸的是，y 先生 y 太太和 z 先生 z 太太互相并不认识。我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假如他们互相认识，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现在，x 听说 y 先生和 y 太太要去德国一年，需要有人在他们不在时住那栋房子。z 先生 z 太太正在找合适的住处，x 先生告诉他们他知道个好住处。但没等 x 先生把 z 先生 z 太太介绍给 y 先生 y 太太，y 他们不得不提前离开。作为朋友的 x 先生，被委托根据自己的判断把房子租给他人，这包括 y 先生和 y 太太——我是想说 z。这样，那位……那位 z 先生和 z 太太就搬了进来，并带来一只猫，y 先生和 y 太太后来是在 x 先生给他们的一封信里得

知这件事的。尽管租约里明确说明不能养猫和其他动物，因为 y 太太有哮喘病，z 先生和 z 太太还是带了只猫进来。真实的故事，马尔斯先生，就在我刚才描述的情况里面。如果说出事实来的话，z 先生和 z 太太——我是说 y 先生和 y 太太搬到 z 家后，侵犯了 z 的家。在 z 的床上睡觉是一回事，但打开 z 的私用壁橱，使用他们的床单被套，故意损坏里面的东西，这是不道德和违背租约的。上述的这对夫妻，z 他们，打开上面标着‘请勿打开’的装厨房用具的箱子。打碎盘子，虽然明文规定，在上述的租约里明文规定他们不得使用房主的，也就是 z 的私人物件。我强调是私人的，财产。”

这段独白里，摩根先生好几次把“y 先生 y 太太”与“z 先生 z 太太”搞混。卡佛借此来表现摩根语无伦次的愤怒心情。

摩根的嘴唇发白，他继续在纸上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来看马尔斯一眼，嘴巴里喷着呼呼的细喘。

“还有卫生间的东西，亲爱的，别忘了卫生间的东西，”摩根太太说。“用 z 的毯子和床单已经是很不对的了，但他们还用了卫生间的东西，翻动储存在阁楼里的私人物件，这就太过分了。”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马尔斯先生，”摩根说。他试图填他的烟斗。但他的手在发抖，烟丝散落到地毯上面。“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正等着有人来写呢。”

“而且这并不需要个托尔斯泰来写它，”摩根太太说。

“根本就不需要个托尔斯泰，”摩根说。

马尔斯大笑。他和保拉同时从沙发上站起身，向大门走去。“晚安，”马尔斯开心地说。

摩根跟在他的身后。“如果你是个真正的作家，先生，你会把那个故事变成文字，而不是踮着脚尖绕着它走。”

马尔斯只是在笑。他触到了门把手。

“还有件事，”摩根说。“我本来不想提的，但鉴于你今晚的所作所为，我想告诉你我的两张一套的‘爵士音乐会’不见了。这些唱片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一九五五年买的它们。现在，我强烈要求你告诉我它们去了哪里！”

“凭良心说，埃德加，”摩根太太在帮保拉穿外套时说，“清点完唱片后，你承认你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这些唱片的了。”

第五部分 13.邻居 (13)

第五部分 13.邻居 (13)

“但我现在很确定，”摩根说。“我肯定我们离开前见过这些唱片，现在，我现在想让这位作家确切地告诉我们这些唱片的去处。马尔斯先生？”

但马尔斯已到了门外，拉着他太太的手，他急匆匆地沿过道向车走去。巴滋被他们吓住了。狗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跳到了一旁。

“我要求知道！”摩根叫道。“我等着呢，老兄！”

马尔斯和保拉钻进车里，发动了引擎。他又看了一眼站在门廊里的那对夫妻。摩根太太挥了挥手，而后，她和埃德加·摩根进到屋里，关上了门。马尔斯把车开上了路。

“这些人都疯了，”保拉说。

马尔斯拍了拍她的手。

“他们真恐怖，”她说。

他没有回答。她的声音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他继续往前开着。雪花扑打在挡风玻璃上。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前方的路。他正处在一个故事的结尾处

第六部分 1.收藏家（1）

第六部分 1.收藏家（1）

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起身子，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他停顿了一下，就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小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会直接上门找你谈谈，尤其是你若没有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无论在那儿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下到地上。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他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某种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开嘴笑了笑，放下那个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开始说道。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掉帽子，很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是在说就这样了，一切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得给你示范，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你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然后脱掉雨衣，外面抖了抖，把雨衣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双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奥登，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是继 t . s . 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并再次把门关上。

第六部分 2.收藏家（2）

第六部分 2.收藏家（2）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他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了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有热度的样子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你有阿斯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出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斯匹林。

这儿，我说。完了你就该离开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他“嘘”了一声。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他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惊讶的样子。他用一种神圣的声调从容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个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我绝对不会去买一个吸尘器的。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个免费的吸尘和地毯清洗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是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下来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每一天，每一个夜晚，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要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送你去那儿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个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坐椅。当你发

现在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的东西，以及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东西时，你会大吃一惊的。

第六部分 3.收藏家 (3)

第六部分 3.收藏家 (3)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吧。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的顶端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声音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里尔克，奥地利诗人。成年的时候，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伏尔泰（1694—178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是文化史家，被尊称为“文化史之父”。晚年为躲避法国政府，曾在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堡居住了十五年……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并用眼角的余光瞄了我一下。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计，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了一下一个把手，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沾了一撮上面的灰尘。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拿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成的。便宜得很。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了枕头，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吭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的边上。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面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老鼠药。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躺在靠近前门地毯上的那封面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面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第六部分 4.收藏家（4）

第六部分 4.收藏家（4）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种在花盆里的植物这类的东西？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在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外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他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像是知道我要去干吗似的，可以这么说，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筒。

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把它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是什么都付不起的，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块钱来。你只能算是为我白干了，就到这里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在前头，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着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零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零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地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轻松了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黑下来。他关掉吸尘器。他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然后他捡起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他说，咖啡我就不喝了。我最好不要从地毯上走过去。我刚清洗过它。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道，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天还在下雨。他把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了，我说，我想算了吧。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

第六部分 5.收藏家（5）

第六部分 5.收藏家（5）

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尊敬的先生：

我非常吃惊地收到您询问我儿子的来信，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多年前，当事情刚露出点征兆后我就搬过来了。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但我担心其实都一样。我害怕的正是他。看报时我一边摇头一边纳闷。我读着有关他的报道扪心自问，那个男人真的是我儿子？他真的在做这些事情吗？

除了爱发火和不说真话外，他是个好孩子。我找不出任何原因来。那始于某个夏天的国庆节期间，他差不多有十五了吧。我们那只叫特鲁迪的猫不见了，整整一晚和第二天都没回来。第二天晚上，住在我们后面的库珀太太告诉我，说特鲁迪那个下午爬到她家后院死了。特鲁迪被弄得遍体鳞伤，但她还是认出它来了。库珀先生把尸体埋了。

遍体鳞伤？我说。你说的遍体鳞伤是什么意思？

库珀先生在地里看见两个男孩把炮仗塞进特鲁迪的耳朵和它那个你知道的地方。他想制止他们，但他们跑了。

谁，谁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看清是谁了吗？

他不认识另一个男孩，但他们中的一个往这边跑。库珀先生觉得他是你儿子。

我摇头。不，这绝对不可能，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喜欢特鲁迪，特鲁迪在我家好多年了，不会，不会是我儿子。

那天晚上，我告诉了他特鲁迪的遭遇，他做出非常震惊的样子，说我们应该悬个赏。他写了个东西并答应把它贴在学校里。但当晚就在回他房间之前，他说别太难过了，妈，它老了，按猫年算的话它已经六十五或七十岁了，它活得够长的了。

他每天下午和周六在哈特利做搬货工。我一个在那儿工作的朋友，贝蒂·威尔克斯，告诉我这个工作机会，并说会帮他说话。那天晚上我向他提了一下，他说好呀，年轻人的工作不好找。

他第一次拿到薪水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他最喜欢吃的晚餐，他进门时所有东西都上了桌。当家的回来啦，我说，抱了抱他。我太为他骄傲了，你挣了多少，宝贝？八十块，他说。我大吃一惊。太棒了，宝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饿死了，他说，吃饭吧。

我很高兴，但我弄不懂，这比我挣得还多。

洗衣服时，我在他口袋里发现了哈特利的工资单，二十八块， he说是八十。他为什么不说真话？我弄不明白。

我会问他昨晚去哪儿了，亲爱的？他会回答说看戏去了。过后我会发现他去了学校的舞会，或者和什么人开车兜风去了。我就在想这又有什么不同，他为什么不诚实点，没有理由对他妈说谎呀。

我记得有一次他应该去郊游，我就问他你们郊游时都见到了什么，亲爱的？他耸耸肩，说陆地的形成、火山岩、灰层，我们参观了一个一百万年前曾是个大湖的地方，现

在那里是一片沙漠。他看着我的眼睛接着往下讲。第二天我收到学校的条子，说他们需要得到家长的郊游许可，问是否允许他去。

高中最后一年快结束时，他买了辆车，总不回家。我很担心他的成绩，但他只是笑笑。要知道他是个很优秀的学生，如果您对他有点了解的话肯定会知道这个。后来，他买了杆猎枪和一把猎刀。

第六部分 6.收藏家（6）

第六部分 6.收藏家（6）

我很不愿意在家里见到这些东西，就对他说了。他笑笑。他总是用笑来应付你。他说他会把它们放在他车子的行李箱里，他说那样的话拿起来反而方便些。

周六的一个晚上他没回家。我急得要死。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他回来了，让我给他做早饭，他说外出打猎把他的胃口给弄大了，他说他抱歉昨晚没回家，他说他们开了很远的车才赶到那里。他说的听上去很奇怪。他神色慌张。

你们去哪儿了？

去了威纳斯，我们在那儿打了一会儿猎。

你和谁去的，宝贝？

佛瑞德。

佛瑞德？

他瞪着眼，我没再说什么。

就在那个礼拜天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房间去取他的车钥匙。他昨天曾答应晚上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买点做早饭的东西，我以为他可能把它们忘在车里了。我看见他床下露出半截的新鞋子上沾满了泥沙。他睁开眼睛。

亲爱的，你的鞋子是怎么了？看看你的鞋子。

汽油用完了，我只好走着去找油。他坐起来。你管这干吗？

我是你母亲。

他洗澡时，我拿了钥匙到外面他停车的地方。我打开行李箱，没找到食品。我看见猎枪在一床棉被上放着，刀也在那里，我看见他的一件被卷成一团的衬衫，我抖开它来，上面全是血。衬衫是湿的。我丢下了它。我关上行李箱往回走，见他正在窗前注视着这边，他打开门。

我忘了对你说了，他说，我鼻子流了很多血，我不知道那件衬衫还洗不洗得干净，还是扔掉算了。他微微一笑。

过了几天我问他工作怎样。很好，他说，他的工资涨了。但我在街上碰到贝蒂·威尔克斯，她说他们都为他不在哈特利干了感到可惜，大家都那么喜欢他，贝蒂·威尔克斯说。

两天后的晚上我在床上躺着，但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看。我听见他的车在房前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把钥匙插进锁里，听见他穿过厨房，沿着过道进了他的房间并随即关上了门。我爬起来。我可以看见他们缝底下漏出的光，我敲了敲又推了一下门，说想喝杯热茶吗，宝贝，我睡不着。他正在衣柜那儿弯腰站着，砰的一下关上抽屉并冲我发火，出去，他尖叫道，滚出去，我讨厌你监视我，他尖叫道。我回到我的房间一直哭到睡着。那天晚上他伤透了我的心。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见着他他就起身出门了，但我无所谓。从现在起我就只把他当成个房客，除非他改改自己的作为，我已经忍到极限了。如果 he 不想我们变成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的话，他得道歉。

那天晚上我回来时，他已把晚饭做好了。你怎么样？他说，接过我的外套。今天过得如何？

我说我昨晚没睡，亲爱的。我答应自己要把这件事说出来，我不是想让你觉得内疚，但我不习惯自己的儿子这样和我说话

第六部分 7.收藏家（7）

第六部分 7.收藏家（7）

我想给你看个东西，他说，给我看了他正在为他的公民学课程撰写的文章。我确信那是关于国会与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的（这就是那篇为他在毕业典礼上赢得奖状的文章！）。我试图读它，稍后决定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亲爱的，我想和你谈一谈，这年头把孩子带大不容易，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父亲的就更难了，需要男人帮助时我们找不到人。你几乎长成大人了，但我对你还是有责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一些尊重和体谅，对你我尽量做到平等和公正。我要听实话，亲爱的，我对你的惟一要求就是，说实话。亲爱的。我喘了口气，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孩子，当你问他一件事情时，任何一件事情，他去了哪儿或者他要去哪儿，他自己一人时都做了些什么，任何事情，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一次对你说真话？你若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回答会是没有，天很好阳光明媚，我猜他肯定暗自发笑，觉得你已经老到或者糊涂到看不见他的衣服是湿的。他为什么要说谎，你问你自己，我不明白这样做他能得到什么，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但我没有答案。亲爱的，这是为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一直瞪着眼，他走到我身旁说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跪下，跪下是我要说的，他说，这是为什么的第一个理由。

我跑进我的房间，锁上门。他当晚就走了，带上他的东西，他想要的东西，走了。信不信由你，我再也没见过他。我在他的毕业典礼上见过他，但那是和很多人一起。我在观众席上坐着，看他领他的毕业证书和他文章所得的奖状。我听他发言并和大家一起鼓掌。

后来我就回家了。

我再也没见过他。哦当然喽我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

我知道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又听说他退出了，回东部上大学，然后和那个女孩结了婚并且从了政。我开始在报纸上见到他的名字，我找到他的地址，给他去了信，我每隔几个月就给他去封信，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竞选州长，给选上了，现在很有名了。这时我开始担心了。

我的恐惧在增加，我开始担惊受怕，我当然不再给他写信了，希望他会认为我死了。我搬到这里来，要了个不公开的电话号码。后来我不得不把名字改了。如果你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并想找到某个人，你能找到他们，这不会太难的。

我应该骄傲才对，但我反而害怕。上周我看见街上有辆车，里面坐着个我知道是在监视我的人，我径直走回家，锁上门。几天前我正躺着呢，电话铃响了又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老了。我是他的母亲。按说我应该是天底下最骄傲的母亲，但我反而只是害怕。

谢谢您的来信。我想让别人知道，我非常的羞愧。

我还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的，我一直在祈祷没人会知道。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知道？请告诉我为什么。

你真诚的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实际的情况是那辆车必须尽快脱手，利奥让托妮去办这件事。托妮精明而且有个性。她过去曾挨家挨户推销儿童百科全书。尽管利奥那时没孩子，托妮还是让他签了订单。后来，利奥和托妮约会，约会的结果导致了现在的状况。这必须是一笔现金交易，而且，今晚就得成交。明天，他们的一个债主就可能把这辆车拿去作抵押。下周一，他们就得上法庭，并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昨天，当他们的律师寄来几封说明意图的信后，有关他们的闲言碎语就传开了。律师说，星期一的听证会没什么可顾忌的，是会问他们些问题，再让他们签几份文件，仅此而已。但是，卖了那辆敞篷车，他说，就今天，今天晚上。他们可以留下利奥的那辆小车，这没问题。但如果他们开着那辆大敞篷车去法庭的话，法庭一定会把它给没收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托妮在穿着打扮。已经下午四点了，利奥担心卖车的地方会关门，可托妮还是不慌不忙地打扮着。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新衬衣，宽花边袖口，新西服套装，新高跟鞋。她把草编钱包中的东西放进新黑漆皮手提包里。她检查了一下那只蜥蜴皮的化妆袋，把它也装了进去。托妮在头发和脸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利奥站在卧室的走道里，用指关节敲着嘴唇，看着她。

“你弄得我很紧张，”她说，“别老那么站着，”她说，“告诉我我看上去怎么样。”

“你看上去很不错，”他说，“你看上去非常棒。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从你那儿买辆车。”

“但你没钱，”她边说边瞟了眼镜子，压压头发，皱了一下眉头。“你的信用极差，你一无所有，”她说。“逗你玩呢，”她从镜子里看着他，“别当真，”她说，“这事得办，我会去办的。如果让你去，能弄个三四百块就算你走运了，我俩都知道这个。宝贝，其实只要你不倒找钱给他们，就算是走了大运了。”她最后一次拍了拍头发，抿了下嘴唇，再用一张薄棉纸把多余的唇膏擦掉。她从镜子前转过身来，拿起她的包。“我得和他们

吃顿饭什么的 ,我告诉过你 ,这是他们的规矩 ,我了解他们。不过别担心 ,我会脱身的 ,”

她说 ,“我能应付这些。 ”

第六部分 8.收藏家（8）

第六部分 8.收藏家（8）

“天哪，”利奥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祝我好运气，”她说。

“好运气，”他说。“带上那张粉色单子了吗？”他说。

她点点头。他跟着她穿过房子。她是个高个子女人，小而挺立的乳房，宽厚的臀部和腿。他挠了一下脖子上的疙瘩，“你肯定吗？”他说，“再看一下，没那张粉色单子不行。”

“带上了，”她说。

“再看看。”

她张嘴想说点什么，结果只是在面前那扇窗子上看了眼自己，然后摇了摇头。

“至少打个电话回来，”他说，“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

“我会打的，”她说，“亲亲我，亲亲。这儿，”她说，指着嘴角。“小心点，”她说。

他为她打开门。“你先从哪儿开始？”他说。她从他身边走过，来到了前廊。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在马路对面向这边张望。穿着百慕大短裤，肚皮耷拉着，他一边给秋海棠浇水，一边看着利奥和托妮。有一次，在去年冬天的假日里，托妮带孩子去了她母亲家，利奥带了一个女人回家。第二天，一个寒冷的雾很大的星期六，利奥早晨

九点送那个女人上车，让手里拿着份报纸站在路边的威廉姆斯吃了一惊。雾散开了，厄内斯特·威廉姆斯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随后用报纸在自己的腿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利奥想起了那一拍，耸起肩，说道，“你想好先去哪家了吗？”

“我就顺着往前走，”她说，“先去第一家，然后接着一路往下走。”

“从九百块开始要价，”他说，“然后往下降。即使是现金交易，九百已经是蓝皮书蓝皮书是指美国二手车参考价格的小册子。每年出一本，列出各种型号和年代的旧车应售价。的低价了。”

“我知道该怎么开价，”她说。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把水管转向他们这边。他在水雾后面瞧着他们。利奥有了股忏悔的冲动。

“一定要敲定，”他说。

“好的，知道了，”她说，“我走了。”

这是托妮的车，他们都称它为她的车子，这让一切更加糟糕。三年前的夏天，他们买了这辆全新的车。孩子们上学以后，托妮想做点事，就又回去跑销售。利奥在纤维玻璃工厂上班，一周干六天。有一段时间，他们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后来，他们就在这轿车上先付了一千元，然后每月都以分期付款数目的两到三倍来付款归还贷款时，多出应付款的钱会算成本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缩短还款时间和少付利息。，一年内，他们就把贷款全付清了。刚才，在她穿着打扮时，利奥把备用胎和千斤顶从车的后行李

箱里取出来，又把乘客座前放铅笔、火柴和邮票的箱子腾空，先把车的外面洗了一遍，再用洗尘器把里面吸干净。汽车的红色前盖和挡泥板闪闪发亮。

第六部分 9.收藏家（9）

第六部分 9.收藏家（9）

“祝你好运，”他说，碰碰她的胳膊肘。

她点点头。看得出来她的脑子已经不在这儿，已经在讨价还价了。

“一切都将会不同！”她走上自家车道时，他朝她喊道。“下星期一起，我们从头来。我说话算话。”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望着他们，转过头，吐了一口唾沫。她坐进汽车，点燃一支烟。

“下星期的这时候！”利奥又叫喊道，“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她把车倒上马路，他挥了挥手。她换了挡，向前开去。加速时，轮胎发出一声低低的尖叫。

利奥在厨房倒了些司考奇一种威士忌酒。，然后端着酒杯来到后院。孩子们都在他母亲家。三天前来过一封信，他的名字被铅笔写在脏兮兮的信封上。那是整个夏天惟一一封不是催债的信。信上说，我们很快乐。我们喜欢奶奶。我们有了一条新狗，它叫六先生。它很可爱。我们爱它。再见。

他又去倒了一杯酒。加了些冰，看见自己的一只手在颤抖。他把那只手放在水池上。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放下酒杯，又伸出另一只手。然后他抓起酒杯，回到屋外，坐在台阶上。他想起小的时候，他父亲指着一栋漂亮房子，一栋很高的白房子，四周种满了苹果树，还围着白栅栏。“那是芬奇家，”他父亲羡慕地说，“他少说也破过两次产。瞧那

房子。”但破产应该是一家企业彻底垮台，高层主管割腕、跳楼，成百上千的人无家可归才对呀。

利奥和托妮还有家具。他们的家具还在，托妮和孩子们的衣服还在。这些东西不会被没收掉。除此以外，还剩下什么？孩子们的自行车，但为保险起见，他已把它们送到他母亲家了。几星期前来了辆卡车，把便携式空调、电器用具、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拉走了。他们还剩下什么呢？零零散散，没什么值钱的了，剩下的只是些早已破烂不堪的东西。但过去有过大型的聚会，美妙的旅游。去里诺和塔荷里诺是美国在内华达州西部的一个城市，靠近加州。它是美国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塔荷在这里是指靠近里诺的塔荷湖。它是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州交接处的一个高山湖。，八十迈的速度，车篷敞着，收音机开着。食物是一项很大的开支。他们吃起来简直就是狼吞虎咽。他算了一下，光是为了那些奢侈品就花了好几千块。托妮进了商店，见到什么拿什么。“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没有的东西，”她说，“不能让我的孩子们也没有这些，”就像是他一直都不让他们有这些东西似的。她还参加了各种读书俱乐部。“小时候，我们家里根本就没有书，”她边说，边撕开厚厚的包装纸。他们为了能在新音响上放音乐，又参加了唱片俱乐部。他们什么都参加，甚至还买了一条名叫金泽尔的纯种小猎狗。为买这条狗，他花了两百块，但一星期后就发现它被撞死在街上。他们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如果付不起，就用信用卡，就签字记账。

他的衬衣湿了，他能感觉到汗从腋下流出来。他手持空杯坐在楼梯上，看着阴影盖满整个院子。他伸伸腰，抹了把脸。他听着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声。想着他是否应该走到地下室，站在水池上，用根皮带把自己吊死。他知道自己真的很愿意去死。

回到屋里，他又调了一大杯酒。打开电视，给自己做了点吃的。他拿着伽里一种墨西哥食品，用一种大个的红豆、牛肉末、辣椒等原料炖制而成。和脆饼干，坐在桌前，

看着电视里一个盲人侦探的故事。他收拾好桌子，洗了锅和碗，并把它们擦干、收好，然后才让自己朝钟看了一眼。

九点多了。她已走了快五个小时了。

他倒上司考奇，加了点水。端着杯子进到客厅。他坐在长沙发上，发现自己肩膀太僵硬，不能往后靠。他盯着屏幕，呷着酒，很快就又去倒了一杯。他重新坐下来。一个新节目开始了——十点整——他说，“天啦，天晓得到底哪儿出了差错？”而后，他走进厨房，回来时，杯子里又倒上了司考奇。他坐下，闭上眼睛，听到电话铃响，他立即睁开眼睛。

“我想打电话来着的，”托妮说。

“你在哪儿？”他说，听见钢琴的声音，他的心跳了一下。

第六部分 10.收藏家 (10)

第六部分 10.收藏家 (10)

“我不知道，”她说，“某个地方。我们正在喝酒，然后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吃饭。我和销售经理在一块儿，他很粗鲁。不过还行，他已把车买下了。我得走了。我在去厕所途中看见这个电话的。”

“车卖掉了吗？”利奥问。他透过厨房的窗户望着自家的车道，托妮过去总是把车停在那儿。

“我告诉你了，”她说，“现在我得走了。”

“等等，等一会儿，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车到底卖出去了没有？”

“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把支票本拿出来了，”她说，“我现在必须走了。我得去洗手间。”

“等等！”他喊道。那头的电话已经挂掉了，他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老天爷，”他手里拿着听筒站在那儿，说道。

他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又走向客厅。他坐下，又站起来。他在浴室里非常仔细地刷了牙，又用了牙线。他洗了脸，又回到厨房。他看了看钟，从每只都画着一副扑克牌的套杯中取出一只干净的。他在杯子里装满冰，然后盯着丢在水池中的那只杯子看了一会儿。

他靠着长沙发的一头坐下，把腿跷在沙发的另一头。他看着屏幕，发现自己不明白那些人在说什么。他转着手上的空杯子，想把杯子的边咬下来。他打了一阵寒战，想上床去，可是他知道，他会梦见一个一头灰发的壮女人。他总在梦里弯腰系鞋带，当他直起身子时，她正看着他，他弯下身来再系一次。他看着自己的手，在他的注视下它握成了拳头。电话铃响了。

“你在哪儿，亲爱的？”他和蔼地慢慢说道。

“我们在这家饭馆，”她说，她的嗓门又响又亮。

“亲爱的，哪家饭馆？”他问道。用手掌抵住眼睛，揉了揉。

“市区的一家，”她说，“我想是‘新吉米’。劳驾，”她在电话那端对什么人说道，“这是‘新吉米’吗？这里是‘新吉米’，利奥，”她对他说。“都妥了，我们就快完事了，然后他会把我送回家的。”

“亲爱的？”他说。他把听筒靠在耳朵上，闭着眼，前后摇晃着。“亲爱的？”

“我得走了，”她说，“我一直想打电话给你。好啦，猜猜多少钱？”

“亲爱的，”他说。

“六百二十五，”她说。“已经在我的包里了。他说敞篷车不太好卖。我想我们生来就走运。”她说笑着笑了起来。“我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我想我只能这样。”

“亲爱的。”利奥说。

“什么？”她说。

“求你了，亲爱的，”利奥说。

“他说他很同情，”她说，“不过他说什么都有可能，”她又笑起来，“他说，如果是他，他宁愿自己是个强盗或强奸犯，也不愿意是个破了产的。不过他还算客气，”她说。

“回家吧，”利奥说，“叫辆车回家来吧。”

“不行。”她说，“我告诉你了，我们正吃着饭呢。”

“我去接你，”他说。

“不行，”她说，“我说了，我们马上就结束了。我告诉过你，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他们总想多得到点什么。不过别担心，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一会儿我就到家了。”她挂上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他打电话到“新吉米”。一个男人的声音。“‘新吉米’已经打烊了。”那个男人说。

“我想跟我妻子说话。”利奥说。

“她在这儿上班吗？”那人问。“她是谁？”

“她是个顾客，”利奥说，“她和一个人在一起。一个生意人。”

第六部分 11.收藏家 (11)

第六部分 11.收藏家 (11)

“我认识她吗？”那男的说，“她叫什么？”

“我想你不认识她，”利奥说。

“没事了，”利奥说，“没事了，我看见她了。”

“谢谢你打电话到‘新吉米’来，”那人说。

利奥快速跑到窗前。一辆他没见过的车在房前减了速，然后又突然加快了速度。他等着。两三个小时后，电话又响起来。等他拿起听筒，那边已经没人了，只剩下忙音。

“我就在这里！”利奥冲着听筒大叫。

天快亮时，他听见前廊上的脚步声。他从沙发上爬起来。电视还在嗡嗡叫，屏幕闪着白光。他打开门，她磕磕碰碰地走了进来。她咧嘴笑着。她的脸有点浮肿，好像是在镇静剂的作用下一直睡觉来着。她动了动嘴唇。当他举起拳头时，她费力地闪开身体，躲到一边。

“来啊，”她口齿不清地说。她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儿。突然，她发了一声喊，向前一跃，抓住他的衬衣，把前襟一把扯开。“破产！”她尖叫道。她挣脱身子，抓住他汗衫领口，使劲扯。“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用手挠他。

他捏紧她的手腕，然后放开它，后退了一步，想找个重家伙。她跌跌撞撞地朝卧室走去。“破产了，”她嘟囔着。他听见她呻吟着，摔倒在床上。

他等了一会儿，朝自己脸上撩了些水，才走进卧室。打开灯，看看她，动手把她的衣服脱了下来。脱她衣服时他把她翻过来倒过去。她在睡梦中嘀咕了些什么，晃了晃手。他脱下她的内裤，凑到灯下仔细查看，然后把它扔到角落里。他掀起床单，把她赤裸的身体裹起来，然后打开她的包。他正看着那张支票，就听见一辆车开上了车道。

他透过前门的窗帘望出去，看见了车道上的敞篷车，马达平稳地运转着，车前的大灯亮着。他眨了眨眼，看见一个高个儿男子从车前绕过来，来到前廊。他在那儿放了点什么后，又朝车子走回去。他穿了一身白色亚麻布西装。

利奥打开前廊上的灯，小心地打开门。最上面那级台阶上放着她的化妆包。那男子隔着车头看着利奥，然后坐进车里，松开手刹。

“慢着！”利奥喊着走下台阶。当他走进车灯的光线里时，那人刹住了车。车子在刹车的作用下发出嘎吱声。利奥想把他衬衣的两片前襟拢在一起，塞进裤子里。

“你想干什么？”那人说。“你看，”那人说，“我得走了。不是想冒犯你，我是个卖车的，是不是？那女士落下了她的化妆包。她是个好女人，非常文雅。怎么回事？”

利奥靠在车门上看着那人。那人的手从方向盘上挪开，又放了回去。他挂上倒挡，汽车朝后倒了一点。

“我想告诉你，”利奥说，润了润嘴唇。

厄内斯特·威廉姆斯卧室的灯亮了，窗帘卷了起来。

利奥摇摇头，又塞了塞他的衬衣。他往后退了退。“星期一，”他说。

“星期一，”那人说着，防范着突然的举动。

利奥慢慢点点头。

“那好，晚安，”那人边咳边说。“别往心里去，听见没有？星期一，很好。那好，就这样吧。”他的脚从刹车上挪开，车往后倒了两三英尺后，他又踩住刹车。“嗨，有个问题。朋友间的，它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那人等着，而后清了清喉咙，“好吧，算了吧，是不是都没关系，”他说，“我得走了，别往心里去。”他倒上公路，迅速地开走了，转弯时都没停一下。

利奥一边往里塞着衬衣，一边往回走。他锁上了前门，又检查了一下。然后他走进卧室，锁上门，掀开床单。关灯前，他又看了看她。他脱了衣服，在地上仔细地把它们叠好，钻进去躺在了她身边。他背朝下躺了一会儿，用手揪着肚皮上的毛，想着什么。他看看卧室的门，在外面黯淡的光线下，只能看见轮廓。隔了一会儿，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屁股。她没动。他侧过身，把手放在她屁股上。他的手指在她的屁股上滑动，感觉着上面的褶痕。它们像是道路。他追踪着她肉体上的这些道路，手指在上面划过来划过去，一条，又一条。路在她的身体上纵横交错着，一打，也许有上百条。他记起他们刚买下车的那天早晨醒来，看见了它，就在车道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第七部分 1.凉亭（1）

第七部分 1.凉亭（1）

那天早晨，她把提切尔提切尔，一种威士忌酒的牌子。浇在我的肚皮上又舔掉。到了下午她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说，“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必须了结了。”

我们坐在楼上一个套间的沙发上。这里有很多空房间。但我们需要一个套间，一个可以边走动边说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给汽车旅馆办公室上了锁，去了楼上的一个套间。

她说：“杜安，这真要了我的命。”

我们在喝加了冰块和水的提切尔。上下午之间曾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她下了床，只穿了内衣，威胁说要从窗户那里爬出去。我只好搂着她，虽然只有两层楼高。但还是……

“我受够了，”她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用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她的头前后晃动，同时“哼哼”地呻吟着。

见她这样我难受得要死。

“受不了什么？”我说，尽管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不必对你再说了，”她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也丢尽了。我曾是个那么要强的女人。”

她刚过三十，是个有魅力的女人。高个子，有着长长的黑发和绿色的眼睛，是我认识的惟一个绿眼睛的女人。过去我常说到她的绿眼睛，她告诉我说正是这双眼睛让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

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它一整天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叫着。甚至我在打盹时都能听得见。我会睁开眼，凝视着天花板，听着铃声，琢磨我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也许我该看看地板。

“我的心碎了，”她说。“成了一块石头。我不行了，最糟糕的是我再也没用了。”

“霍莉，”我说。

刚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时，我们觉得总算熬出头了。不用付房租和水电费，外加一个月三百块。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

霍莉负责账目。她算得清楚，客房大多都是她租出去的。她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家也喜欢她。我负责庭院里的事，修整草坪剪杂草，维持游泳池的清洁，还做些小的维修。

第一年可以说是万事如意。我晚上做着另一份工作，我们的状况在改善，有了自己的计划。某一天的早晨，我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墨西哥女仆进来做清洁时，我刚给一个客房的卫生间铺好瓷砖。是霍莉雇的她。我实在说不上以前曾注意过这个小东西，尽管彼此碰面时说过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称呼我先生。

第七部分 2.凉亭（2）

第七部分 2.凉亭（2）

总之，事情就这样接踵而至。

从那个早晨起我开始留意她。她是个长着洁白牙齿的极好的小东西，我习惯了看她的嘴。

她开始用名字来称呼我。

一天早晨，我正在修一个卫生间的水龙头垫圈，她走了进来，像其他女仆一样打开电视机。就是说，她们在打扫时都这样。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出卫生间。看见我她有点意外。她轻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

她刚说完我们就倒在了床上。

“霍莉，你仍然是个自信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棒的。别这样，霍莉。”

她摇摇头。

“我心里的东西死了，”她说。“虽然它坚持了很久，但还是死了。是你杀死了它，就像是你劈了它一斧子。现在一切都龌龊不堪了。”

她喝完了酒，然后放声大哭。我试着搂住她，但没用。

我给我俩添了点酒，留神着窗外。

办公室前面停了两辆挂着外州牌照的车子，开车的站在门口说话。其中的一个刚对另一个说完什么，他托着下巴，打量着客房。那儿还有个女人，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用手遮住眼睛，向里面张望。她又推了推门。

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

“甚至我们刚才干那件事时你还想着她，”霍莉说。“杜安，这太让人伤心了。”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酒。

“霍莉，”我说。

“这是事实，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她手里拿着酒，穿着内裤和奶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霍莉说：“你背叛了婚约。你毁掉的是信任。”

我跪下来乞求。但我脑子里却在想胡安妮塔。这太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也不知道世界上其他的人会怎样。

我说：“霍莉，宝贝，我爱你。”

有人在停车场按喇叭，停了一下，又接着按。

霍莉擦了擦眼睛。她说，“给我弄杯酒。这杯水太多。让他们去按他们的臭喇叭。我不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

“别到内华达去，”我说。“你在说疯话，”我说。

“我没说疯话，”她说。“去内华达一点都不疯狂。你可以和你那个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到内华达去。去那儿或者自杀。”

“霍莉，”我说。

“霍莉个屁！”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收起腿，用膝盖顶住下巴。

第七部分 3.凉亭 (3)

第七部分 3.凉亭 (3)

“给我再倒一杯汽水，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操这帮按喇叭的，让他们去糟蹋那个‘游客客栈’，你的清洁女工现在在那儿做清洁吧？给我再弄一杯来，你这个婊子养的！”

她抿着嘴唇，做了个脸色给我看。

喝酒是件滑稽的事。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时做出的。甚至在讨论必须少喝点酒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餐桌，或者是外面的野餐桌旁，喝着半打啤酒或者威士忌。当我们拿定主意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我们花了两个晚上，边喝酒边掂量此事的坏处和好处。

我把剩下的提切尔倒进了我俩的杯子里，又加了点冰块和水。

霍莉从沙发上起身，在床上伸展开身躯。

她说：“你和她在这张床上干过？”

我无话可说。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杯子递给她，在椅子上坐下。我边喝边想，一切都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了。

“杜安？”她说。

“霍莉？”

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我等着。

霍莉是我的真爱。

和胡安妮塔之间的事是一周五次，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她在哪个房间打扫就在哪个房间里。我会直接走进她正在做清洁的房间，关上门。

但多数时候是在十一号，十一号是我们的幸运房间。

我们彼此缠绵，但动作迅速。感觉很不错。

我想霍莉也许能够熬过去。她要做的是试着干点什么。

至于我，我还保留着那份晚间的工作。那是份连猴子都可以做的工作。但这里是每况愈下。我们真的是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再清理游泳池，里面长满了绿苔，客人们不再使用它了。我也不去修理水龙头、铺瓷砖和给墙壁补漆。唉，实际上我俩都喝得很凶。想喝好酒是要花点时间和精力。

霍莉登记客人时也常出错。她要么多收钱，要么就根本忘记了收钱。有时她把三个客人放进只有一张床的房间，或让一个客人住有一个特大床的房间。我跟你讲，客人在抱怨，有时会吵起来。他们把东西装上车，去了别的地方。

接下来，管理部门的人来了封信，接着又来了一封，是挂了号的。

打来了电话，有人要从城里下来。

但我们不在乎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我们被生活罚出了场，正在为从头再来作准备。

第七部分 4.凉亭（4）

第七部分 4.凉亭（4）

霍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起初就知道了。

星期六早晨，我们经过一晚的旧事重提后醒来。我们睁开眼睛，在床上转过身，好好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我们两个此刻都明白了，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要做的是寻找新的开始。

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喝咖啡，决定开始这次谈话。不受任何干扰。没有电话，没有客人。

我就是在这时拿出提切尔来的。我们锁上门，带着冰、杯子和酒瓶上了二楼。开始时，我们看着彩电，打闹了一会儿，让电话铃在楼下响着。想吃东西时，我们就从自动售货机里弄点脆奶酪条。

这真有意思，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它们已经发生了。

“我们没结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霍莉说。“我们有宏伟计划和梦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和酒。

“记得，霍莉。”

“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你是知道的。我的第一个是怀亚特。想象一下，怀亚特。你的名字是杜安。怀亚特和杜安。天晓得这些年来我错过了什么？你是我的一切，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说：“你是个出色的女人，霍莉，我知道你有各种机会。”

“但我没有利用它们！”她说。“我没办法背叛我们的婚约。”

“霍莉，别这样，”我说。“打住吧，宝贝。我们别再折磨自己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听着，”她说。“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去亚基马外面的农场吗？在泰瑞斯哈高地的另一边？我们在开车随便乱转？在一条土路上，天很热灰尘很大？我们一直往前开，到了那座老房子跟前，你去向人家要水喝？你觉得我们现在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吗？上一个人家要水喝？”

“现在那些老人肯定已经死掉了，”她说，“并排躺在某个墓地里。你还记得他们邀请我们进屋吃蛋糕吗？后来他们领着我们四处看？屋子后面有个凉亭？在后面大树的下面？它有个小尖顶，漆掉得差不多了，台阶上面长着野草。那个妇人说，多年前，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星期天人们会来这儿演奏乐器，大伙坐在这里听音乐。我以为我们很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和一个住处，人们会上我们的门。”

我仍然说不出话来。稍后我说：“霍莉，这些事情，我们会回过头来看的。我们会说，‘还记得那个游泳池里满是污垢的汽车旅馆吗？’”我说，“霍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但霍莉只是端着酒杯坐在床上。

我看出来她不明白。

我走到窗户跟前，从窗帘后面往外看。有人在下面说着什么，并使劲摇晃办公室的门。我待在那儿。祈求一个来自霍莉的信号，祈求霍莉示意给我。

我听见一辆车子发动起来，接着又是一辆。他们对着旅馆打开车灯，一辆跟着另一辆，驶离了这里并汇入公路上的车流。

“杜安，”霍莉说。

就连这，她也是对的。

第七部分 5.还有一件事 (1)

第七部分 5.还有一件事 (1)

l.d.的老婆玛克辛晚上下班回家后发现他又喝醉了，正对着他们十五岁的孩子雷骂咧咧的，她让他滚出去。l.d.和雷坐在厨房的桌旁争吵。玛克辛连放下包和脱外套的时间都没有。

雷说：“告诉他，妈，告诉他我们说的。”

l.d.转了转手中的杯子，但没有喝。玛克辛用愤怒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最好别把你的鼻子往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儿凑，”l.d.说，“我无法对整天坐在那儿读占星术杂志的人认真。”

“这和占星术无关，”雷说。“你没必要来侮辱我。”

说到雷，她已经有两周没去上学了。她说谁都不能强迫她去。玛克辛说这是低收入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你俩都给我闭嘴！”玛克辛说。“我的天哪，我的头已经大了。”

“告诉他，妈，”雷说。“告诉他是他脑子里的问题。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你问题在那儿！”

“那糖尿病呢？”l.d.说。“还有癫痫症？大脑能控制那个吗？”

他在玛克辛的眼皮底下举起杯子，喝干了它

“糖尿病也一样，”雷说。“癫痫症，随便什么！大脑是人体中最有威力的器官，顺便告诉你一声。”

她拿起他的烟，给自己点了一根。

“癌症。癌症怎么样？”l.d.说。

他觉得他可能把她给难住了。他看着玛克辛。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就扯上这个了，”l.d.对玛克辛说。

“癌症，”雷说，冲着他的愚蠢摇摇头。“癌症也一样，癌症也是从大脑开始的。”

“简直是疯了！”l.d.说。他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烟灰缸跳了起来。他的杯子倒了下来并滚到了地上。“你疯了，雷！你自己知道吗？”

“闭嘴！”玛克辛说。

她解开外套的纽扣，把包放在桌子上。她看着l.d.，说道，“l.d.，我受够了。雷也是。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一样。这事我想了很久了。我要你从这里搬出去。今晚。就现在。就这一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l.d.哪儿都没打算去。他把目光从玛克辛转到中午起就在桌上放着的那瓶酸黄瓜。他拿起瓶子，把它从厨房窗户扔了出去。

雷从椅子上跳起来。“天哪！他疯了！”

她走过去站在她母亲身边。她微微地用嘴吸了口气。

“打电话叫警察，”玛克辛说。“他有暴力倾向。快离开厨房，别让他伤着你。给警察打电话，”玛克辛说。

她们退出了厨房。

第七部分 6.还有一件事 (2)

第七部分 6.还有一件事 (2)

“我走，”I.d.说。“好，我现在就走，”他说。“这正合我意。反正你们都是一群疯子，这里是疯人院。外面有另一种生活。相信我，这里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疯人院。”

他的脸能感到从窗户上面的破洞吹来的风。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说。“外面，”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

“好极了，”玛克辛说。

“好吧，我走，”I.d.说。

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他把椅子猛地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I.d.说。

“你给了我足够多的来记住你，”玛克辛说。

“那就好，”I.d.说。

“走呀，滚出去，”玛克辛说。“我付这儿的房租，我要你走。就现在。”

“我在走，”他说。“别逼我，”他说。“我在走。”

“走呀，”玛克辛说

“我这就离开这个疯人院，”I.d.说。

他进到卧室，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她的行李箱。这是个旧的白色人造革箱子，其中的一个扣环已经坏掉了。他曾带着它去上大学，里面装满了毛衣。他也上过大学。他把箱子扔到床上，开始往里面放他的内衣、他的长裤、他的衬衣、他的毛衣、他的有铜带扣的旧皮带、他的袜子和他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从床头柜上拿了几本杂志供阅读用。他拿了烟灰缸。只要塞得进去，他把能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他扣好那个好的扣环，捆紧带子，然后他想起了卫生间的东西。他从壁橱架子上她帽子的后面找到这个塑料剃须袋。放进他的剃须刀、他的剃须膏、他的爽身粉、他的去味棒和他的牙刷。他也拿走了牙膏。然后他拿走了牙线。

他能听见她们在客厅里低声交谈。

他洗了把脸。把肥皂和毛巾放进了剃须袋。然后，他又放进了肥皂盒、杯子、指甲剪和她卷眼睫毛的夹子。

他无法合上剃须袋，但这没关系。他穿上外套，拎起行李箱。他走进了客厅。

看见他后，玛克辛用胳膊搂住雷的肩膀。

“就这样了，”l.d.说。“这就是再见了，”他说。“我估计除了说再也不想见到你以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也一样，雷，”l.d.对雷说。“你还有你那些疯狂的念头。”

“走呀，”玛克辛说。她抓住雷的手。“你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难道还不够多吗？别停下来呀，l.d.从这里滚出去，让我们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别忘了，”雷说。“它在你的脑子里。”

“我在走，我能说的就这些了，”I.d.说道。“随便去哪儿。远离这个疯人院，”他说。

“这是最关键的。”

他最后环视了一圈客厅，然后他把箱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又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我会保持联络的，雷。玛克辛，你自己最好也离开这个疯人院。”

“你把这里变成了疯人院，”玛克辛说。“如果这里是疯人院，那是你造成的。”

他放下箱子，把剃须袋放在箱子上面。他直起身来，面对着她们。

她们向后退了退。

“当心点，妈，”雷说。

“我不怕他，”玛克辛说。

I . d . 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第七部分 7.小事 (1)

第七部分 7.小事 (1)

那天早晨变了天，雪正在融化成污水。几片雪花从对着后院、齐肩高的小窗户上飘落下来。车子溅起街道上的污水，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屋里也越来越暗了。

她来到门口时他正往箱子里面塞衣服。

你走了真让我高兴！你走了真让我高兴！她说。听见没有？

他在不停地往箱子里放东西。

婊子养的！你走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哭了起来。你都不敢看着我的脸，敢吗？

她注意到床上放着的婴儿的照片，把它拿了起来。

他看着她，她擦了擦眼睛后也瞪着他，然后转身往客厅走去。

把那个拿回来，他说。

拿上你的东西滚出去，她说。

他没有回答。他捆好箱子，穿上外套，关灯前巡视了一下卧室，然后离开卧室走进了客厅。

她抱着婴儿，站在小厨房的门口。

我要孩子，他说。

你疯啦？

没有，我要孩子。我会让人来拿他的东西。

你别想碰这个孩子，她说。

婴孩哭了起来，她打开包住他头的毯子。

哦，哦，她说，看着婴孩。

他向她走过来。

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说。她向厨房后退了一步。

我要孩子。

滚出去！

她在炉子后面的一个角落转过身去，想护住婴孩。

但他走上前。他隔着炉子伸过手来，紧紧抓住婴孩。

第七部分 8.小事 (2)

第七部分 8.小事 (2)

放开他，他说。

滚开，滚开！她哭喊道。

婴孩的脸色通红，在尖叫。厮打过程中，炉子后面挂着的一个花盆被碰掉了下来。

他把她逼到墙角，试图掰开她握紧的手。他抱住婴孩，用尽全力推开她。

放开他，他说。

别这样，她说。你伤着孩子了，她说。

我没伤着孩子，他说。

厨房的窗户不透一点光。黑暗中，他用一只手掰开她紧握在一起的手指，另一只手抓住了正在尖叫的婴孩靠近腋窝的地方。

她感到她的手指被掰开了。她感到婴孩正在离开她。

不！她在手松开的那一霎尖叫道。

她要这个孩子。她去抓婴孩的另一条胳膊。她抓住婴孩的手腕往后靠。

但他不愿意放手。他感到婴孩正从他手中滑脱，他使劲往回拽。

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厨房里，他又给自己倒了杯酒，看着前院摆着的卧室家具。床垫上面罩着的床单已被扒了下来，条形图案的床单就放在梳妆橱上摆着的两个枕头的边上。除此以外，其他东西与在卧室时的摆放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他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想着这个。

梳妆橱立在离床脚几尺远的地方。那天早晨他已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都倒进了纸箱里，那几只纸箱在客厅里放着。梳妆橱边上摆着个便携式的取暖器。紧靠床脚的是一张上面放着装饰用枕头的藤椅。擦得亮晶晶的铝制炊具占据了车道的一部分。桌子上盖着一块黄色平纹细布桌布（一件礼品），桌布很大，从桌子的四边耷拉下来。桌子上放着一盆蕨草和一盒刀叉，还放着一个唱机（也是一件礼品）。一台落地式大电视机被放在茶几的上面，离它几尺远的地方放着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和一盏落地台灯。写字桌抵着车库门放着，上面有几件厨房用具、一台壁钟和两幅装了镜框的画。车道上还放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咖啡杯、玻璃杯和盘子，每个都用报纸包着。那天早晨，他清空了壁橱，除了客厅里放着的三个纸箱外，所有东西都从房子里搬了出来。他拖了根延长线出来，把所有电器都接通了。每件都能工作，跟在屋里时没两样。

不时会有辆车慢下来，有人往这儿瞧上一眼。但谁都没停下来。

第七部分 9.小事 (3)

第七部分 9.小事 (3)

他突然觉得，要是他也不会停下来的。

“肯定是在卖旧货，”女孩对男孩说。

女孩和男孩正在布置一个小公寓。

“看看床要多少钱，”女孩说。

“还有电视机，”男孩说。

男孩拐上车道，在餐桌前把车停住。

他们下车查看东西。女孩摸了摸平纹细布桌布，男孩插上搅拌机的插头，把旋钮转到“切碎”那一档，女孩拿起一个陶土罐，男孩打开电视，稍稍调了一下。

他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他点了根烟，四周看了看，把火柴弹到了草地里。

女孩坐在床上，她脱掉鞋子，躺了下来。她觉得她看见了一颗星星。

“过来，杰克，试试这个床。拿个枕头过来，”她说。

“怎样？”他说。

“过来试试，”她说。

他往四周看了看，房子里面漆黑一片的。

“我觉得有点怪，”他说。“最好看看家里有没有人。”

她在床上蹦了蹦。

“先试试看，”她说。

他在床上躺下，把枕头垫在头下。

“觉得怎样？”她说。

“挺结实的，”他说。

她侧过身来，把手放在他脸上。

“吻我，”她说。

“我们起来吧，”他说。

“吻我，”她说。

她闭上眼睛，抱住了他。

他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但他只是坐了起来并在原处待着，让人觉得他正在看电视。

街上左邻右舍的灯都亮了起来。

“会不会有点滑稽，要是……”女孩没说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男孩笑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打开了台灯。

第七部分 10.小事 (4)

第七部分 10.小事 (4)

女孩赶走一个蚊子，男孩随即站起身来，塞了塞他的衬衣。

“我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人，”他说。“不像有人的样子。但如果有的话，我问问价钱。”

“不管他们要多少，砍掉十块。这个主意没错，”她说，“此外，他们肯定很急迫或是什么。”

“很不错的一个电视机，”男孩说。

“问他们要多少，”女孩说。

男人拎着一个超市的购物袋沿着人行道走来。他买了三明治、啤酒和威士忌。他看见了车道上停着的车和床上的女孩。他看见了打开的电视机和阳台上的男孩。

“哎，”男人对女孩说。“你发现这张床了。很好。”

“哎，”女孩说，站了起来。“我刚才只是试了试。”她拍了拍床。“很好的一张床。”

“是张好床，”男人说，他放下袋子，拿出啤酒和威士忌。

“我们以为这里没人，”男孩说。“我们对这个床，或许还有这台电视机感兴趣。也许还有这张写字桌。这床你想卖多少钱？”

“我本想卖五十块，”男人说。

“四十块愿意吗？”女孩问道。

“四十就四十，”男人说。

他从纸箱里取出一个玻璃杯，去掉上面包着的报纸。他打开了威士忌酒瓶的封口。

“电视机呢？”男孩说。

“二十五。”

“十五块愿意吗？”

“十五块可以。十五块我愿意，”男人说。

女孩看着男孩。

“孩子们，你们要喝一杯的话，”男人说。“杯子在箱子里。我得坐下了。我就坐在沙发上。”

男人在沙发上坐下，往后一靠，盯着男孩和女孩看。

男孩找出两个玻璃杯，往里面倒威士忌。

“够了，”女孩说。“我想往我的里面掺点水。”

她拉出一把椅子，在餐桌旁边坐了下来。

“那边的水龙头有水，”男人说。“打开水龙头。”

男孩端着掺了水的威士忌回来。他咳了一声并在餐桌旁坐下。他咧开嘴笑了笑，但没有喝酒。

第七部分 11.小事 (5)

第七部分 11.小事 (5)

男人盯着电视机。喝完后他又倒了一杯。他伸手打开落地台灯。就在这时他的烟掉了进了沙发的垫子里。

女孩起身帮他找掉下来的烟。

“你到底要什么？”男孩对女孩说。

男孩取出支票本，把它放在嘴唇边上，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想要写字桌，”女孩说。“写字桌卖多少钱？”

男人冲这个荒谬的问题摆了摆手。

“你说个数吧，”他说。

他看着桌边坐着的他们。灯光下，他们的面孔看上去有点异样。是善是恶，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去把电视关了，然后放张唱片，”男人说。“这个唱机也卖。便宜。出个价吧。”

他倒了更多的威士忌并打开一瓶啤酒。

“每样东西都出手，”男人说。

女孩递过杯子，男人往里面倒了一点。

“谢谢，”她说。“你真好，”她说。

“它有点上头，”男孩说。“我头晕。”他举着玻璃杯，轻轻地晃了晃。

男人喝完酒后又倒了一杯。稍后他找到了装唱片的箱子。

“随便挑一张，”男人对女孩说，把装唱片的箱子递给她。男孩在写支票。

“这个，”女孩说，她并不认识唱片标签上的那些名字，就随便地拿了一张。她从桌旁站起来，又坐了下来。她不愿意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只写上金额，”男孩说。

“没问题，”男人说。

他们听着唱片，喝酒。然后男人换了张唱片。

孩子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他本想这么说来着，随后他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我不想跳，”男孩说。

“来吧，”男人说。“这是我的院子。你们想跳就跳。”

手臂互相搭着，身体靠在一起，男孩和女孩在车道上来回移动。他们在跳舞。曲子完后，他们又跳了一支曲子，跳完后，男孩说，“我喝醉了。”

女孩说：“你没醉。”

“嗯，醉了，”男孩说。

男人把唱片翻了个面，男孩说：“我醉了。”

“跟我跳舞，”女孩先对男孩，然后对男人说道，男人站起身来，她张开手臂向他走去。

“那边的那些人，他们在看，”她说。

“没什么，”男人说。“这是我的地方，”他说。

“让他们看去，”女孩说。

“就是，”男人说。“他们以为这里的什么都见过了。但他们没见过这个，见过吗？”他说。

第七部分 12.小事 (6)

第七部分 12.小事 (6)

他的脖子感到了她的呼吸。

“我希望你喜欢你的床，”他说。

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

“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她说。

几个星期后，她说道：“这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啦。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想看看这些破玩意吗？”

她不停地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后，她放弃了。

严肃的谈话

薇拉的车停在那里，边上没别的车，伯特觉得很庆幸。他拐上车道，在他昨晚掉在那儿的南瓜派边上停了车。派还在原地待着，铝盘底朝天扣着，南瓜泥在地上摊了一圈。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

他曾在圣诞节那天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薇拉在此之前就警告过他。她对他讲了实情。她说他六点前必须离开，因为她朋友和朋友的孩子要过来吃晚饭。

他们坐在客厅里，很隆重地打开伯特带来的礼物。他们只打开了他的礼物盒，而其他他包着彩色纸张的礼物盒都在树下堆着，等着六点以后打开。

他看着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等着薇拉解开她礼物盒上的丝带。他看着她撕开包装纸，打开盒盖，取出那件开司米羊毛衫。

“很好看，”她说。“谢谢你，伯特。”

“穿上试试，”他女儿说。

“穿起来，”他儿子说。

伯特看着他儿子，感激他对自己的支持。

她真的去试了。薇拉进了卧室，穿着它走了出来。

“很好看，”她说。

“你穿着很好看，”伯特说，感到胸口有东西在往外涌。

他打开了给他的礼物。薇拉送给他的是一张桑德海姆男装店的礼品券。配对的梳子和刷子是女儿送的。一支圆珠笔是儿子送的。

薇拉端来汽水，他们聊了一小会儿。但多数时间在看圣诞树。后来他女儿起身去摆放餐厅里的桌子，他儿子去了自己的房间。

但伯特喜欢他待着的地方。他喜欢待在壁炉前面，手里端着杯喝的，他的房子，他的家。

薇拉去了厨房。

他女儿不时拿着样什么东西走进餐厅。伯特看着她。他看着她把亚麻布餐巾叠起来，放进喝葡萄酒的杯子里。他看着她把一个细细的花瓶放在桌子中央。他看着她小心翼翼地把一朵花插进花瓶。

第七部分 13.小事 (7)

第七部分 13.小事 (7)

一小块带着锯末和树胶的木头在壁炉里燃烧着。炉边纸盒子里还放着五块备用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把它们统统塞进了壁炉。他看着它们都烧着了。然后他喝完汽水，朝院门走去。途中，他看见餐具柜上并排放着的派饼。他把它们叠起来放在他的手臂上，一共六个，每一个用来抵她的十次背叛。

车道上，他在黑暗中打开车门时掉了一块派饼。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钥匙断在锁里后，前门就永远地锁上了。他绕到后面，院门上挂着个花环。他轻轻地敲了敲玻璃。薇拉穿着浴袍。她从里面看着他，皱了皱眉头。她把门打开了一点。

伯特说：“我想就昨晚的事向你道歉。我也想向孩子们道歉。”

薇拉说：“他们不在。”

她站在过道里，他站在院子里的一株喜林芋喜林芋，一种攀缘植物。旁边。他摘掉衣袖上的一个线头。

她说：“我受够了。你曾想放把火把房子烧了。”

“我没有。”

“你就是，这儿所有的人都看见了。”

他说：“我能进屋里说话吗？”

她掖紧浴袍的领口，然后转身往里走。

她说：“我一个小时以后要去个地方。”

他往四处看了看，树上的灯泡在一明一灭地闪烁。沙发的一端有一堆彩色薄纸和鲜亮的盒子。一只盛着火鸡残骸的大盘子放在餐厅桌子的正中央，火鸡皮还残留在垫盘底的荷兰芹上，看上去像一个可怕的鸟巢。小山似的炉灰塞满了壁炉。那儿还有一些喝空了的可乐罐。一条烟痕沿着壁炉的砖墙向上走，到了壁炉架那里才停了下来，壁炉架的木头已被烟熏黑了。

他回身进了厨房。

他说：“你朋友昨晚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说：“如果你想吵架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他拉出一把椅子在厨房的桌旁坐下，正对着那个大烟灰缸。他闭上眼又睁开来。他把窗帘往边上拉了拉，看了看后院。他看见一辆没前轮的脚踏车头朝下地立在那里。他看见野草沿着红杉木的栅栏生长。

她往炖锅里倒着水。“你还记得感恩节？”她说。“那时我就说过这将是你要毁掉的最后一个节日。晚上十点钟不是在吃火鸡而是在吃咸肉和鸡蛋。”

“我知道，”他说。“我说过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是不够的。”

煤气炉的引火又熄灭了。她在炉子跟前，试着把放着锅的煤气炉点着。

“别烧着自己，”他说。“别把自己给烧着。”

他设想她的浴袍烧着了，他从桌旁跳起来，把她推倒在地，滚呀滚地，把她滚进客厅，再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她。也许他该先跑进卧室去拿一条被单？

“薇拉？”

第七部分 14.小事 (8)

第七部分 14.小事 (8)

她看着他。

“你这儿有喝的吗？我今天早晨需要来一点。”

“冰箱里有点伏特加。”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冰箱里存放伏特加了？”

“别问。”

“好的，”他说，“我不问。”

他拿出伏特加，往在柜台上找到的一个咖啡杯里倒了一点。

她说：“你就准备这样喝，就用这个咖啡杯？”她说，“天哪，伯特。你到底想谈点什么？我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我一点钟有堂长笛课。”

“你还在上长笛课？”

“我刚才说过了。怎么了？告诉我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要去做准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她说：“你说过了。”

他说：“如果你有果汁的话，我想搀点到伏特加里。”

她打开冰箱门，把里面的东西移动了一下。

“有蔓越橘苹果汁，”她说。

“可以。”他说。

“我要去浴室了，”她说。

他喝着杯中的蔓越橘苹果汁和伏特加。他点了根烟，把火柴扔进了那个总在桌子上放着的大烟灰缸里。他研究着里面的烟蒂。有些是薇拉抽的牌子，有些不是。有些甚至是淡紫色的。他站起身把烟缸里的东西都倒在了水池底下。

这个烟灰缸其实不是个烟灰缸。这是他们在圣塔克拉拉的一个商场里，从一个留胡子的陶艺人手里买来的大石头盘子。他用水把它冲了冲，再擦干了。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然后把他的烟在里面摁灭了。

电话铃响起时炉子上的水正好烧开了。

他听见她打开浴室的门隔着客厅冲他喊道。“接一下！我正要去洗澡。”

厨房里的电话放在柜台上的一个角落里，在烤盘的后面。他移开烤盘，拿起了话筒。

“查理在吗？”那个声音说。

“不在，”伯特说。

“那好，”那个声音说。

当他准备去煮咖啡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查理？”

“不在这里，”伯特说。

第七部分 15.小事 (9)

第七部分 15.小事 (9)

这次他没有把话筒放回去。

薇拉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擦着头发回到厨房。

他把速溶咖啡舀进盛着开水的杯子里，然后往他自己的那杯里滴了点伏特加。他端着杯子来到桌前。

她拿起话筒，听了听。她说：“怎么回事，谁打来的电话？”

“没有谁，”他说。“谁抽带颜色的香烟？”

“我抽。”

“我不知道你抽那种。”

“嗯，我抽。”

她坐在他的对面喝咖啡。他们抽着烟，用着这个烟灰缸。

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伤心的话，安慰的话，像这一类的话。

“我一天抽三包，”薇拉说。“我是说，如果你真想知道这里的情况的话。”

“我的老天爷，”伯特说。

薇拉点点头。

“我来这儿不是想听这个的，”他说。

“那你来是想听什么的呢？你想听房子烧掉了？”

“薇拉，”他说。“现在是圣诞节。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昨天是圣诞节，”她说。“圣诞节来了又走了，”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另一个了。”

“那我呢？”他说。“你以为我盼着过节吗？”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伯特拿起了话筒。

“有人要找查理吗？”他说。

“什么？”

“查理，”伯特说。

薇拉拿过话筒。她说话时背对着他。她转过身来说：“我要去卧室接这个电话。你能否等我在里面拿起话筒后把它挂了？我听得出来，所以我一说话你就挂了它。”

他接过话筒。她离开了厨房。他把话筒放在耳边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然后他听见一个男人清嗓子的声音。他听见薇拉拿起了另一个话筒。她高喊道：“好了，伯特！我接起来了，伯特！”

他放下话筒，站在那儿看着它。他打开放刀叉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他打开另一个抽屉。他看了看水池里。他去餐厅找到那把切肉刀。他把它放在热水下面冲着，直到

把上面的油污都冲掉。他把刀刃在衣袖上擦了擦。他来到电话跟前，把电话线对折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锯断了。他检查了一下断口，然后把电话推到烤盘后面的角落里。

她走进来，说：“电话断了。你有没有动电话？”她看了看电话，把话筒从柜台上拿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尖叫道。她尖叫道，“出去，去你该待的地方去！”她冲着他摇着手里的话筒。“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这就去弄一张限制令限制令，是来自法院的一种禁止令。它常用于家庭暴力、性侵犯等情况下，限制一方不得接近另一方。来，这就是我要去弄的东西。”

当她把话筒摔在台子上时，它发出“丁”的一声。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的话我就去隔壁给警察打电话。”

他拿起烟灰缸，抓住烟灰缸的边缘。他拿着它的姿势像是一个准备掷铁饼的人。

“别这样，”她说。“那是我们的烟灰缸。”

他是从院门那里离开的。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明了什么，但不是很确定。他希望他已经把某些东西表达清楚了。那就是，他们之间必须尽快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有些事情必需谈开来，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会再次交谈的。也许等过完节，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比如，他会告诉她说，那个该死的烟灰缸只是个该死的烟灰缸。

他绕过车道上的南瓜派，进到自己的车里。他发动起车子，把它放在倒挡上。直到放下烟灰缸后，他的行动才方便了一点。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购买正版。

